

稅藪談宗序

夫稅不有談孰子啓發而談無宗據吾誰
適從乃孔門惟商賜可言漢世獨匡衡善
說魏晉而降槩未有聞至於唐宋及元代
興評隲然而時不數輩人不數言我

明以重熙御宇右文日深著作之隆特超
前古洪永以後家梟夔而人稷契迄今談

秋之士實繁有徒如宋景濂王浚川何仲
默屠長卿王百穀則與同方簡書往復論
詩上下千古詮藻群品至當不易如高廷
禮李本寧朱太復則於詩序中寓矜賞評
隲之意如李文正麓堂詩話之精切簡當
徐昌穀談藝錄之綺靡工緻揚升庵談苑
醍醐之該博精詳王鳳洲藝苑卮言如老

吏斷案一定而不可移皇甫百泉解頤新
語如玉食八珍雋永有味其他如都玄敬
王麟洲焦漪園何元朗謝茂秦胡元瑞諸
君比自議論侃侃情實妥協均之各成一家
言足以流響一時取信千載者予特彙而
輯之使一披卷而摘詞之法具在目前游
藝者舍是無以臻其境而入其室實詞林

之關鍵述者之指南大可以施廟堂而資
制作小可以廣聞見而舒性情蓋不特集
群賢之大成亦庶幾鳴一代之盛治矣然
文以言傳亦以言隱既不可求之於象迹
又不當索之於音聲揣摩有不足以究其
精擬議亦不能以幾其似余竊謂夫近世
游藝之士講論宜資於尚友理道貴得於

窮經然後神識通明而構思周密政不必
牽合附會剽撮成篇纔髮鬚於古人一字
一句之間而遂自謂學富五車筆含萬類
也夫英雄欺人古或有之若斯者祇自欺
耳世有自號為山人者匏棄風塵資身乏
策家無鄴架之儲業鮮董帷之學乃自漫
然操筆強綴蕪詞投渴縉紳謬承延接便

有得色已復傲然自視白眼他人究其設
心不殊行劫幸而受知當路遂肆狡馬請
托夤緣無所不至甚者意有不厭則簧鼓
變亂貽害士人其爲世患有不可勝言者
吁若而人者豈不爲藝林之巨蠹耶夫論
藝於士或未必脩實造而山人又卑之無
甚高信立言者之難其人矣然立言之難

由知言之不易也知知言之不易蓋亦觀
於此編乎予固不善詩亦不能文而僂窺
斯藝不無一斑之見暇日捐資刻成命之
曰執藪談宗將以備時需益來彥詮品而
因及時弊非敢扼腕談他人之過吹毛求
君子之疵聊以慨世風云耳觀者倘毋哂
其不知而作斯厚幸矣

三吳雲望周子文自序於來雲閣



凡例

一此刻專取 國朝名公之譚而不錄漢唐宋諸家者蓋詩至我 明而盛說詩者亦自我 明而備不特昭一代之隆亦以見遵時之義 也

一此刻有錄其原帙而中或汰去一二者有摘 其短篇而刪其長語并旁及他事者大抵專 取論詩例不應他及故不得不嚴而覈也

一此刻有與人論詩者有說詩者有談藝者有

序詩者有自序者體裁各異總之皆屬譚詩
故兼收之

一此刻有甲科有孝廉有山人各攄才情皆中
窾竅雖隱顯殊迹而論詩之致則一故並輯
之

一此刻姓氏不能一一考其年輩而偶有前後
倒置者緣隨手校讐錄付剞劂而卷帙長短
欲其配合適均雖叅互不齊無論也

一此刻所載我明論詩雖未必盡於數公然
聞見有限據茲採輯皆當代宗匠名家亦已
十得八九縱搜摘有未逮亦不至遺其精而
掇其粗矣

和藪談宗目錄

一卷

宋

濂

字景濂號潛溪翰林學士承旨浙江金華人

荅章秀才論詩

高

棟

字廷禮號翰林典籍

唐詩品彙序

何景明

字仲默號大復陝西提學副使河南信陽人

與李空同先生

李東陽

字賓之號西涯大學士少師湖廣茶陵人

懷麓堂詩話

徐禎卿 字昌穀號大素國子博士直隸太倉人

談執錄

王廷相 字號浚川兵部尚書河南儀封人

與郭价夫論詩

二卷

楊慎 字用脩號升庵翰林脩撰四川新都人

譚苑醍醐

都穆 字玄敬號

南濠詩話

三卷

皇甫汈 字子循號百泉僉事蘇州人

解頤新語

四卷

王世貞 字元美號鳳洲刑部尚書直隸太倉人

藝苑卮言

五卷

王世貞

藝苑卮言

何良俊

字元朗號柘湖翰林孔目直隸華亭人

四友齋叢說

謝榛

字茂秦號

山人山東臨清人

詩說

六卷

王世懋

字敬美號麟洲太常少卿直隸太倉人

秬圃擷餘

胡應麟

字元瑞號

舉人浙江金華人

少室山房

王穉登

字

號百谷太學生直隸武進人

與方子服論詩

屠隆

字長卿號赤水禮部主事浙江鄞縣人

與友人論詩

焦竑

字弱侯號漪園翰林脩撰金陵人

焦氏筆乘

李維楨

字本寧號翼軒

詩論

和真詩序

朱長春

字太復號海瀛

部主事浙江烏程人

選杜詩序

詩自序



枕藪談宗卷之一

梁溪周子文岐陽父

同邑龔植惟成父校次

荅章秀才論詩

宋 濂

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
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
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
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武李
少卿陵非作者之首手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

惋寔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
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操植起而振之劉

公幹楨

王仲宣粲

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

康阮籍

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

而馳騁于風雅者也自時厥後二音衰微至太

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機雲則倣子建潘安仁

岳張茂先華

張景陽暢

則學仲宣左太冲思張

季鷹翰

則法公幹獨陶元亮潛

天分之高其先

雖出於太冲景陽元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

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飴不假鹽醢而至味

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靈運惠連朏

顏延年

鮑照為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

璞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

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

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

文約拘於聲韻王元長讚局于褊迫江文通淹

過於摹擬陰子堅銓涉於淺易何仲言遜流於

煩碎至於徐孝穆陵庾子山信一以婉麗為宗

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現

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

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

壽九齡蘇廷碩頰張道濟說相繼而興各以風

雅為師而盧昇之照隣王子安勃務欲凌跨三

謝劉希夷庭芝王少伯昌齡沈雲卿佺期宋少

連之問亦欲蹴駕江總薛道衡固無不可者奈

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

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子昂痛懲其

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

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甫

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

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

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白宗

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

不可羈有王摩詰維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

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

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

高逵夫適劉長卿孟浩然浩元次山結之屬咸

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起郎

士元遠師沈宋而苗發崔峒國輔盧綸象耿津

吉中孚李端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

道於是為最盛韓愈柳宗元起於元和之間韓

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

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詞窈眇清妍應

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稹白居易居易近於輕俗王

建張籍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

島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

而氣韻不足杜牧之牧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

孟東野郊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澁盧仝則又自

出新意而涉於恠詭至於李長吉賀温飛卿庭

筠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

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厠

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可久項子遷斯

李文山群玉鄭守愚谷杜彥之荀鶴吳子華融

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

天聖以來晏同叔

殊

錢希聖

惟演

劉子儀

筠揚

大年

億

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

垂古雅之風迨王元之

禹偁

以邁世之豪俯就

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

脩

痛矯西崑以退

之爲宗蘇子美

舜欽

梅聖俞

堯臣

介乎其間梅

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

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

珪

之踵微

之盛公量

度

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

甫

安石

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

元祐之間蘇軾黃庭堅

軾庭堅

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

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

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踈或煅煉精而性情遠

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

黃庭堅秦

觀晁補之張耒

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

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

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

之衰

之清婉楊廷秀

萬里

之深刻范至能

成大

之宏麗陸務觀

游

之數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

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
德藻趙師秀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
變又極矣由此觀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
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
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
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
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
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
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

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
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
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
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
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
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
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
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
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可勝嘆

哉

唐詩品彙序

高棟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往體近體長短篇
五七言律句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
於變而侈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
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
中唐晚唐之不同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
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
有閨幃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
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

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
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
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
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
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
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間曠錢
郎之清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
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
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

樂府得其故實元白

在分明與夫李賀

盧仝之鬼恠孟郊賈島之食此晚唐之變也
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
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
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將遇時流
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
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
謂五言長城或謂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
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之不

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
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奧矣今試以數十
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須要識得何者
爲初唐何者爲盛唐何者爲中唐爲晚唐又何
者爲王楊盧駱又何者爲沈宋又何者爲陳拾
遺又何爲李杜又何爲孟爲儲爲二王爲高岑
爲常劉韋柳爲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辨盡
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余夙耽於詩恒欲窺
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
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
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
室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哲採摭
群英芟夷繁蠹裒成一集以爲學唐詩者之門
徑誠使吟詠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
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
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游敦
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與空同先生

何大復

追昔爲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鏤而獨守尺
寸僕則欲富於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
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
愚也近詩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老而實踈鹵
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
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
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
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者焉均

謂之不至譬之爲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
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
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
詩爲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
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
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
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飭聽也試取丙寅作叩其
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返近
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

鞞鐸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
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
意數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閒緩寂寞以爲
柔澹重濁剌切以爲沉著艱詰晦塞以爲含蓄
野俚輳積以爲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其俊
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
朗孔子斯爲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
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
其善焉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

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卽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諸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溺于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

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求似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爲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脩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隉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卽曹劉卽阮陸卽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舍筏則

達岍矣達岍則舍筏矣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獲覩作述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下焉者已踐近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衆志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無有矣

懷麓堂詩話

李東陽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
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鈞簾宿鷺起丸藥
流鶯轉不通姓字粗豪甚指點銀鉞索酒嘗銜
泥點碗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李太白桃花
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王摩詰返景入
深林復照莓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王介
甫得之曰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虞伯生得
之曰不及清江轉柁鼓洗盃船頭沙鳥鳴曰繡
簾美人時共看堦前青草落花多楊廉夫得之

曰南高峰雲北高雨雲雨相隨惱殺儂可謂閉
門造車出門合轍者矣柳子厚回看天際下中
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坡翁欲削此二句論詩者
類不免矮人看場之病予謂若止用前四句則
與晚唐何異劉長卿白馬翩翩春草細邵陵西
去獵平原非但人不能道抑恐不能識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
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
聲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

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自和順委曲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早者坐於黏皮帶骨至於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

宋詩深却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却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脩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恒爲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歛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爲詩論也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淡而悠遠深厚自無

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揜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夫

作詩貴詞能達意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來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人但知其能道羈愁野况於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閒字止提掇出緊關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象具足始爲難得若強排硬疊不論其字面之清濁音韻之諧舛而云我能寫景用事豈可哉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有何深意却自是詩家語

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

爲角以此例之百家可知也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愷在野集專學杜宣德
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詩集其第一
首林子羽應制曰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
鳥銜來蓋非林最得意者則其他所選可知其
選袁愷白燕詩曰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
尚未歸曰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
亦佳若蘇李泣別圖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
吹上漢臣衣而選不及何也

作律詩對偶最難如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
邊身至有兩句三年得之句許用晦湘潭雲盡
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皆有感而後得者也
戴石屏夕陽山外山對春水渡邊渡亦然若晏
元獻對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尤
覺相稱耳

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
者皆託物寓情而爲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
於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寫反

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
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
思而輕事實也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
首最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
亦入妙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其
意豈不以李義山輩爲澁僻而反之而弊一至
是豈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
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
有含悲歎恨之意

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
諸家皆有評語簡意切別是一機軸諸人評詩
者皆不及及觀其所自作則堆疊餽餽殊乏興
調亦信乎創作之難也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季迪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
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但未見其
止耳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

和羹言宗 卷之一
最傳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
曰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
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能脫元詩氣習至簾
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幙怕朝東乃
艷詞耳今人類學揚而不學高者豈惟揚體易
識亦高差難學故耶

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其開合呼
喚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
不復可振亦當深戒

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
亦相依放命意託興則得之三百篇者爲多觀
所著詩傳簡當精密殆無遺憾是可見已感興
之作蓋以經史事理播之吟咏豈可以後世詩
家者流例論

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於法而爲
之則撐柱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
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間習之餘或溢而爲波或
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強致也若

并而廢之亦奚以律為哉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論者以為至妙予不能辯但恨其意象太著耳

唐律多於聯上著工夫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皆學究之高者至於起結即不成語矣如杜子美白鷹起句錢起湘靈鼓瑟結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豈易得哉

杜子美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韓退之亦有之揚廉夫十二首非近

代作也蓋廉夫深於樂府當所得意若有神助但恃才縱筆多率易而作不能一一合度

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新婚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

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槩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為正耳

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

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羈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若柳子厚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爲遷謫之音耶

詩太拙則近於文太巧則近於詞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詞也

胡文穆澹庵集載虞伯生滕王閣三詩其曰天寒高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曰燈火夜歸湖上雨隔籬呼酒說干將信非伯生不能作也今道園遺稿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錄所集固其所自選耶然亦有不能盡者何也

紅梅詩押牛字韻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蛺蝶詩押船字韻有曰跟箇賣花人上船皆前輩所傳不知爲何名氏也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均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餘不能悉記也

虞伯生畫竹曰古來篆籀法已絕祇有木葉雕蠶

蟲畫馬曰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風雨夜聞嘶
成都曰賴得郫筒酒易醉夜歸衝雨漢州城真
得少陵家法世人學杜未得其雄健而已失之
粗率未得其深厚而已失之壅腫如此者未易
多見也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於剗鉢無天真
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梲而無梁棟知
其非大道也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
不能解亦何故耶

張滄洲亨父陸靜逸昂儀皆有詩名亨父天才敏
絕而好為精練奇思硬語間見疊出人莫櫻其
鋒昂儀稍後作而意識超詣凌高徑趨擺落塵
俗筆力所至有不可形容之妙雖或矯枉過正
弗卹也

謝方石鳴治出自東南人始未之知為翰林庶吉
士時見其送人兄弟詩曰坐來風雨不知夜夢
入池塘都是春爭傳賞之及月課京都十景律

詩皆精鑿不苟

夏正夫虔州懷古詩曰宋家後葉如東晉南渡虔州益可哀母后撤簾行在所相臣開府濟時才虎頭城向江心起龍脉泉從地底來人代興亡今又古春風回首鬱孤臺若此者甚多然東南士夫猶不喜夏作至以爲頭巾詩不知何也人但知律詩起結之難而不知轉語之難第五第七句尤宜著力如許渾前聯是景後聯又說殊乏意致耳

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仙耳

秀才作詩不脫俗謂之頭巾氣和尚作詩不脫俗謂之酸餽氣閨閣過於華艷謂之脂粉氣能脫此等氣則不俗矣至於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 酸餽惡料

韓退之雪詩冠絕今古其取譬曰隨風翻縞帶逐馬散銀盃未爲奇特其模寫曰穿細時雙透乘

危忽半摧則意象超脫直到人不能道處耳
陳白沙詩極有聲韻如厓山大忠祠選者皆不及
餘詩亦有風致

莊定山孔暘詩苦思精練如江穩得秋天露冕春
亭江上樹往往爲人傳誦晚年益豪縱出入規
格如開闢以來元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之類
陳公甫有曰百鍊不如莊定山有以也

解學士縉紳才名絕世詩無全稿如采石弔李白
中秋不見月不過數篇其餘真偽相半頓令觀
者有楓落吳江冷之歎

楊文貞公亦學杜詩古樂府諸篇間有得魏晉遺
意

蒙翁才甚高爲文章俯視一世獨不屑爲詩云既
要平側又要對偶安得許多工夫然其所作如
公子行短短牀二曲綽有古調留侯圖四絕句
句意皆非時人所到也

五七言古詩側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
美多用側如玉華宮哀江頭諸作槩亦可見其

音調起伏頓挫獨為趨健似別出一格回視純用平字者便覺萎弱無生氣韓退之蘇子瞻有之故亦健於諸作此雖細故末節蓋舉世歷代而不之覺也

昔人論詩謂韓不如柳蘇不如黃雖黃亦云世有文章名一世而詩不逮古人者殆蘇之謂也是大不然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世間一切細事長語皆著不得其勢必久而漸窮賴杜詩一出乃稍為開擴庶幾可盡天下之情事韓一衍之蘇

再衍之於是情與事無不可盡而其為格亦漸粗矣然非其宏才博學逢原而泛應誰與開後學之路哉

歐陽永叔深於為詩高自許與觀其思致視格調為深然校之唐詩似與不似亦門牆藩籬之隔耳梅聖俞云永叔要做韓退之硬把我做孟郊今觀梅之於孟猶歐之於韓也或謂梅詩到人不愛處彼孟之詩亦曷嘗使人不愛哉

熊踏鷄肋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

利婁言宗 卷之一
之而不足以厭飫天下黃魯直詩大抵如此細咀嚼之可見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直率槩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陳無已詩綽有古意如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興致藹然不能皆然也無乃亦骨勝肉乎陳與義一涼思到骨四壁事多違世所傳誦然其支離亦過矣

輓詩始盛于唐然非無從而涕者壽詩始盛於宋漸施於官長故舊之間亦莫有未同而言者近世則不然矣

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蓋惟李杜能兼二者之妙若賈浪仙之山林則野矣白樂天之臺閣則近乎俗矣况其下者乎

天文惟雪詩最多花木惟梅詩最多雪詩自唐人作者已佳不可僂數梅詩尤多於雪惟林君復暗香疎影之句爲絕倡亦未見過之者恨不使

唐人專詠之耳杜子美纔出一聯曰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格力便別

王古直詩亦有思致題嚴陵詩曰天地此生惟故友江湖何處不漁翁遊西山曰舊時僧去竹房冷今日客來山路生述懷曰窮將入骨詩還拙事不縈心夢亦清餘不盡然

彭民望獨解得唐人家法如淵明圖詩又少一人曰齊地青山連魯衆彭城山色過淮稀幽花曰脉脉斜陽外微風助斷腸桔槔亭曰春風滿畦水不見野人勞皆佳句也

張東海汝弼草書名一世詩亦清健有風致如下第詩曰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送羅應魁曰百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假髻曲等篇皆爲時所傳誦嘗自評其書不如詩詩不如文又云大字勝小字予戲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

蘇子瞻才甚高子由稱之曰自有文章未有如子瞻者其辭雖夸然論其才氣實未有過之者也

獨其詩傷於快直少委曲沉著之意以此有不
逮古人之誚

潘南屏時用深於詩亦慎許可嘗與方石各評予
古樂府如明妃怨謂古人已說盡更出新意予
豈敢與古人角哉但欲求其新者見意義之無
窮耳及予所作腹劍辭方石評末句云添一恨
字卽精神十倍南屏乃漫爲過目新豐行南屏
評以爲無一字不合作而方石亦尋常視之不
知何也姑識之以俟知者腹劍辭曰腹中劍中

自操一日不試中怒號構仇結怨身馬逃一夜
十徙徒爲勞生無遺憂死餘恨恨不作七十二
塚藏山坳新豐行曰長安風土殊不惡太公但
念東歸樂漢皇真有縮地功能使新豐爲故豐
城郭不異山川同公不思歸樂關中漢家四海
一太公俎上之對何匆匆當時幸不烹若翁

韓蘇詩雖俱出入規格而蘇尤甚蓋韓得意時自
不失唐詩聲調如永貞行固有杜意而選者不
之及何也楊士弘乃獨以韓與李杜爲三大家

不敢選豈亦有所見耶

廣武城邊逢暮春。不如洛陽城裏見秋風。落葉滿空山。勝於落葉滿長安。庭皋木葉下。不如無邊落木蕭蕭下。若洞庭波兮木葉下。則又超出一等矣。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為哉。

作涼冷詩。易作炎熱詩。難作陰晦詩。易作晴霽詩。難作閒靜詩。易作繁擾詩。難作貧詩。易作富詩。難作詩。易作貴詩。難作非詩之難。詩之工者為難也。

族祖雲陽先生以詩名。其和王子讓明妃詩。他如諸葛有才。終復漢管寧無計。謾依遼。皆清激悲壯。可詠可嘆。元詩體要乃獨取五言二絕。蓋未見其全集也。

詩用倒字倒句法。乃覺勁健。如杜詩風簾自上鉤。風窓展書卷。風鴛藏近渚。風字皆倒用。至風江颭颭亂帆秋。尤為警策。予嘗效之曰風江捲地。

山蹴空誰復壯遊如兩翁論者曰非但得倒字
且得倒句予不敢應也論者乃舉西涯詩曰不
知城外春多少芳草晴烟已滿城以爲此倒句
非耶予於是印可之益不爲少矣

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不如千崖秋氣高野火
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如春入燒痕青謂其簡
而盡也

夢字詩中用者極多然說夢之妙者亦少如重城
不鎖還家夢一場春夢不分明夢裏還家不當

歸乃覺親切

邵文敬詩亦有新意如江流如白龍金焦雙角短
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人稱爲邵半
江

趙子昂書畫絕出詩律亦清麗其谿上詩曰錦纜
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意亦傷甚岳武
穆墓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句
雖佳而意已涉秦越至對元世祖曰往事已非
那可說且將忠赤報皇元則掃地盡矣其畫爲

人所題者有曰兩岍青山多少地豈無十畝種
瓜田至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則
亦幾乎罵矣然南渡中原之句若使他人爲之
則深厚簡切莫有過之者

近時作古樂府者惟謝方石最得古意如過河怨
曰過河過河不過河奈此中原何夜半檝曰國
威重空頭敕相權輕夜半檝皆警句也

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謫甘州時
有送蒙翁歸朝詩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
淚倚門親曰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
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
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今有聯珠集
行於世

集句詩蓋以律意相稱爲善如石曼卿王介甫所
爲要自不能多也後來繼作者貪博而忘精乃
或首尾銜決徒取字句對偶之工而已嘗觀夏
宏聯珠集有一絕句曰懸燈照清夜葉落堂下
雨客醉已無言秋蛩自相語下註高啓等四人

因訝之曰妙一至此乎時季迪詩未刻行既乃見其抄本則四句固全篇特以次三句捏寫三人名姓耳其妄誕乃爾

無邊落葉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景是何等景事是何等事宋人乃以九日藍田崔氏莊爲律詩絕唱何也

詩中有僧但取其幽寂雅澹可以裝點景致有仙但取其瀟灑超脫可以擺落塵滓若言僧而泥於空幻言仙而惑於恠誕遂以爲必不可無者乃癡人前說夢耳

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恠句好處自別若劉义冰柱雪車詩殆不成語不足言奇恠也如韓退之效玉川子之作斲去疵類摘其精華亦何嘗不奇不恠而無一字一句不佳者乃爲難耳風雨字最入詩唐詩最妙者曰風雨時時龍一吟曰江中風浪雨冥冥曰筆落驚風雨他如夜來風雨聲洗天風雨幾時來山雨欲來風滿樓山

頭日日風和雨。上界神仙隔風雨。未可俚數宋詩。惟滿城風雨近重陽。爲詩家所傳。餘不能記也。

維揚周岐鳳多藝能。坐事亡命。扁舟夜泊無錫錢擘。有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之句。岐鳳得詩爲之大慟。江南人至今傳之。

王介甫點景處自謂得意。然不脫宋人氣習。其詠史絕句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若商鞅詩乃發洩不平語。於理不覺有礙耳。

界畫有金碧。要不必同。只各成家數耳。劉須溪評杜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碁。曰淺絳色畫。正謂此耳。

張式之爲都御史在福建督軍務。作詩曰。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爲言者劾罷。詩體不可不慎也。

訶山中鳥喙方嘗膽。臺上蛾眉正捧心。空懷狗監知司馬。且喜龍門識李膺。生藏魚腹不見水。

龍鬚直上天皆得李義山遺意
空林木落長疑雨別浦風多欲上潮真唐
句也

談稅錄

徐禎卿

詩理宏玄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略而言卿雲江
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事
迹興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
以宣玄鬱之恩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
宮徵被之於簧弦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
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蓋以之可以格天地感
鬼神暢風教通庶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鴻
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

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
剗劂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爲雅頌之嗣也及
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
棄妻思婦嘆咏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
於閭巷亦十五國家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漢五
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采
七情雜遣並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
京詩法譬之伯仲埴篔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
氏文章馱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
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未
至故時與之闡化矣嗚呼世代推移理有必爾
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取
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爲圓鈎形爲
曲箸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雜出要
其格度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耳
至于衆工小技擅巧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可
強也姑陳其目第而爲言郊廟之詞莊以嚴戎

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雖公讌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瑕重累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疏采會易淫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靈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蓋觀於大者神越而心游中無植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欸欸贈言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眷戀之深情勗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挽死痛旨深長雜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迢遙苦辛各異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罅缺而未博氣或柔擴而未調格或莠亂而未叶咸爲病焉故知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斤污鼻能者得之若廼訪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以近則在千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於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爲咲啞憂則爲吁歔怒則爲叱

咤然引而成音氣寔爲佐引音成詞文寔與功
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
而定韻此詩之原也然情寔眇渺必因思以窮
其奧氣有麓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帖必
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
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
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
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弦或急
張如躍楛或始迅以中留或旣優而後從或慷

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
奇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迺因言求意其亦庶乎
有得與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
其機也而晉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于魏
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
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旣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
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
固魏詩之查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

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于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荆軻變徵壯士瞋目延年婉歌漢武慕嘆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瘁同樂相傾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聖人定經列國爲風固有以也若乃獻歎無涕行路必不爲之興哀愬難不膚聞者必不爲之變色故夫直慙之詞譬之無音之弦耳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陳采以眩目裁虛以蕩心抑又末矣夫

寺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
山歸歌聲雜

匠方巧獲其則此不

略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柝凡之
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橫參互恒度自若
此心之伏機不可彊能也

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
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
之約也頡頏累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

也明雋清圓詞之添也高才閒擬濡筆求工發
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於
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於草率命詞
慷慨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
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乃執家之恒論也昔
桓譚學賦於揚雄雄令讀千首武

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不訪魏漢古意猶存故藉
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
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甄

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唾井繾綣之辭也
子建言思何必衾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
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

賈確俠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
老辭玄氣沈賢良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
尊氣嚴閹僮壺女辭弱氣柔媚夫倖士辭靡氣

上聲

一豪

蕩荒才嬌麗辭淫氣傷

七言沿起咸曰柏梁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
矣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凋辭
與五言略異要而論之倉良曹士

宜鈞其玄

樂府往往叙事故與詩殊蓋叙事詳經見

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
視孤兒大緩弱不速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絕殊如塘

上行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
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管與蒯浮萍篇
則曰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
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雖佳不如塘上行

生年不滿百四語臣甲子年一十二
若相援耳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首尾
精美可二也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道深勁絕不若漢鏡歌樂府

詞

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
氣韻絕峻下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曹當內
手耳

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才
病殆寡已矣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
勰緒論亦略而未備况夫人懷赦帚自過千金

法言懿則遂見委靡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
有存者可足徵也故著此篇以標準的粗方大
義誠不越茲後之君子庶可以考

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息而

桓靈廢而禮樂

與郭价夫論詩

王廷相

比者蒙佳稿見教見其變化自然如秋雲颺空
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雅如



也曰俟我於茅

華乎而則壻不親迎可知不曰

曰行二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則已德之美不言而章

不曰已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以改措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則已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韞本良稟真之目也才之妙疑哲匠之

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
委曲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隨模肖形與造
化同工且有精於意者也構情古始侵風匹雅不

涉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比類攝故辭斷意屬如
貫珠累累者精於篇者也機理混會辭妙意多
不犯輕佻者精於句者也夫是四者
節度也一有

苑
卷
道
文

擅文囿之撰須參極古

度以爲我則所不能已也又焉純熟自帶
神情昭於肺腑靈境徹于視聽開
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闡由

遠古卽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屬生
靡不綜攝爲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
英三百之章及夫仙聖之靈山川之
協爲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
也故

執藪談宗卷之二

梁溪周子文岐陽父彙選

同邑龔植惟成父校次

楊慎

譚苑醍醐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卽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

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曰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卽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爲托言。而不以爲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爲思望之詞。則詩之寄興深。而唐人淺矣。

客有見予拈波漂菰米之句。而問曰杜詩此首中四句亦有所本乎。予曰有本。但變化之極。其妙耳。隋任希古昆明池應制詩曰。回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一變云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荒煙野草之悲。見于言外矣。西京雜記云。太液池有雕。或紫籜綠節。鳧雛鴈子。唼喋其間。三輔舊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爲巴人櫂歌。便見人物嬉遊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菰米不收。而任其沉蓮房不採。而任其墜兵戈亂離之狀。具見矣。杜詩之妙在

翻古語千家註無有引此者因悟杜詩之妙如此四句直上與三百篇羚羊躡首三星在鬪同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又因謝詩而行之也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傳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為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其未經選全篇如夢絲瀑云飞流透嵌隙噴灑如

絲琴含暈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却望瓊沙際逶迤見脉分樂府絕句云大編高帆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絃揚州市裏商人女來占西江明月天詠硯云烟嵐餘斐亶水墨兩氤氳好與陶貞白松牕寫紫文詠鷺雜體云鷺能語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疎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營中綠催短笛樓上欲定哀箏千門萬戶垂楊裏百轉如簧煙景晴五言摘句如桃花迷隱跡櫻葉慰忠

魂又殘兵疑鶴唳空壘辨鳥聲又路塵高出樹
山火遠連霞又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飈詠花
云香歸陶令宅艷入孝王家園景云傅粉琅玕
節薰香齒菖莖榴花裙色好桐子藥丸成妓席
云容華本南國粧束學西京月落方收鼓天寒
更炙笙七言如中國書流讓皇家北朝文士重
徐陵又桂嶺雨餘多鶴跡茗園晴望似龍鱗又
檣估客吹羌笛盪槳巴童歌竹枝又眼前名
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又野草芳菲紅錦

地遊絲撩亂碧羅天又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
朱樓隔柳條又三花秀色通春幌十字春波繞
宅墻又海嶠新辭永嘉守夷門重見信陵君又
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烟又外集有
觀舞一詩云山雞臨清鏡石燕赴遙津何如上
客會長袖入華裯體輕若無骨觀者皆聳神曲
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宛有六朝風致尤可喜
也劉全集今多不傳予舊選之爲句圖今錄其
尤者於茲云

或請予曰朱子感興詩比子昂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之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衺服之宮娥爭妍取憐埒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辭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契予言者

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既同體製復一其綺繪有餘而微乏韻度獨蘇頲東望望春春可憐一篇迴出群英矣予又見中宗

賞桃花應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一絕云源水叢花無數開丹柎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此詩一出群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惜不知作者名然宋元近時選唐詩者將百家無有選此者未之見耶不之識耶

五言律詩起句最難六朝人稱謝朓工於發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壓千古矣唐人多以對偶起雖森嚴而乏高古宋周伯弼選唐三

體詩取起句之工者二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江天清更愁風雨入江樓是也語誠工而氣衰颯余愛柳渾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吳均咸陽春草芳秦帝捲衣裳又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梁元帝山高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唐蘇頲北風吹早鴈日日渡河飛張柬之淮南有小山羸女隱其間王維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杜子美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大清雖律也而含古意皆起

句之妙可以爲法何必效晚唐哉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亦有數等如羅隱杜荀鶴晚唐之下者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下者望羅杜又不及矣其詩如一箇禰衡容不得又一領青衫消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餓猫窺鼠穴饑犬舐魚砧又如莫將閒話當閒話往往事從閒話生又如水牛浮鼻渡沙鳥點

禾妻言宗 卷之三
頭行此類皆下淨優人口中語而宋人方採以爲詩法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之一體也如今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羸氲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

或問余音韻之原余曰唐虞之世已有之矣舜典曰聲依永律和聲是也元首喜哉股肱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熙之叶喜起明之叶良康卽吳才老韻之祖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於我何力哉卽沈約韻之祖也大凡作古文賦頌當用吳才老古韻作近代詩詞當用沈約韻近世有倔強好異者旣不用古韻又不屑用今韻惟取口吻之便鄉音之叶而著之詩焉良爲後人一笑資爾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僊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

然且關山同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

靈山一峰秀岌然殊衆山盤根大江底挿影浮雲
間雷霆常間作風雨時往還象外懸清景千載
長躋攀此唐人韓垂題金山寺詩也當爲第一
張祐詩雖佳而結句終日醉醺醺已入張打油
胡釘鉸矣

余昔過岳陽樓見一詩云樓上元龍氣不除湖中
范蠡意何如西風萬里一黃鵠秋水半江雙白
魚鼓瑟至今悲二女沉沙何處弔三閭朗吟僊
子無人識騎鶴吹簫上碧虛乃視其姓名則元
人張翔字雄飛不知何地人也雄飛在元不著
詩名然此詩實可傳同時虞伯生范德機皆有
岳陽樓詩遠不及也故特表出之

謝靈運詩曉聞夕颺急晚見朝日暎此語殊有變
互凡風起必以夕此云曉聞夕颺卽杜子美之
喬木易高風也晚見朝日倒景反照也孟郊詩
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夕駐景深谷夜
先明皆自謝詩翻出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醲秀先驅枚馬而走僵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然論詞

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
謹嚴今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爲
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艷
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
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
李白之詩乎

盛弘之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
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

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然二公詩
語亦自有優劣試與詩流辨之

翠微二字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
崔嵬卽翠微詩傳授字各不同爾然崔嵬字不
及翠微之工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
曰翠微也左思蜀都賦鬱蓋蓋以翠微注翠微
山氣之輕縹也孟郊詩山明翠微淺又山近漸
無青東坡詩來看南山冷翠微皆有意態足以
發詩人及爾雅之妙詮杜牧之云與客携壺上

翠微則直致不及孟蘇矣

風裳水佩水經注垂隴鄭地有沙城左佩濟瀆又云鮑丘水北佩謙澤眇望無垠又云蘭渠川水出自北山帶佩衆谿南流注于渭水縈紆謂之佩自被山帶河字翻出而益奇唐李長吉詩風爲裳水爲佩又自水經注拈出語增奇矣

黏天二字庾闡揚都賦濤聲動地浪勢黏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漫汗黏天無壁張祐詩草色黏天鷓鴣恨黃山谷草色黏天吞釣舟秦

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黏衰草正用此黏字爲奇今俗本作天連非矣

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馬試辨之

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曰當年不嫁惜娉婷施朱傳粉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白樂天詩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

輕許人亦子美之意乎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襄峰萬壘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渡函谷賦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亦可喜也

謝皋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

於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讌一篇天雲屬地汙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鸚鵡淬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讌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於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皋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沒日如沒鷓白波搖空溼古濕字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脫木如脫髮

建業水云太白八月魚腦減武昌城頭鼓統統
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
明河篇云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
嫠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冢上無啼鳥俠客吳歌
云潮動西風吹杜荆離歌入夜斗西傾飲飛廟
下蛇含草青拭吳鈎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
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
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
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茆屋野雞啼苧蘿戍近風
鳴柝江空雨送船鄰浦燈下索鄉夢戍邊回柴
關當太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
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
寶之蕭牆而可以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

漢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
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
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後漢南匈奴傳
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總不若陳陶
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

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變而妙真奪胎換骨矣。

古樂府楊叛兒。曲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鵲。作沈水香。儂作博山鑪。李太白擬之。其詞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樂府二十字。太白行之。爲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鳥獲扛龍文之鼎。其精明似光弼領子儀之

軍矣。沈水博山之句。非太白以雙烟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因識古之詩人用前人語。有翻案法。有伐材法。有奪胎法。有換骨法。翻案者。反其意而用之。東坡特妙。此法伐材者。因其語而新之矣。益加瑩潔。奪胎換骨。則宋人詩話詳之矣。如梁元帝詩。郎今欲渡。畏風波。太白衍爲兩句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鮑照詩。春風復多情。而太白反之曰。春風復無情。是也。又如曹孟德詩。云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

玉佩仍當歌非杜子美一闡明之讀者皆以當
歌為當該之當矣杜子美詩黃門飛鞚不動塵
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之語益妙又
如杜子美石出倒聽楓葉下而包何云波影倒
江楓子美桃花亞水紅江總詩不悟倡園花暹同
云南浦桃花亞水紅江總詩不悟倡園花暹同
葱嶺雪而張說云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白
樂天詩人家半在船野水多於地而姚合云驛
路多臨水人家半在雲趙師秀曰野水多於地

春山半是雲徐鉉鄰舍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
井口子杓子馬子前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古
樂府云新人工織縑舊人工織素持縑來比素
新人不如故而無名氏效之云野雞毛羽好不
如家雞能報曉新人雖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
此皆所謂披朝華而啓夕秀有雙美而無兩傷
者也若夫宋人之生吞義山元人之活剝李賀
近日之拆洗杜陵者豈可同日而語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

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
萬縷金不分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
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
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
貶松唐入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
語意索然矣

邵文敬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然唐趙嘏詩半
江帆盡見分流宋米元章亦云六朝山色落尊
前已落前人第二義矣

東坡詩春事闌刪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趣韻非也
唐劉瑤詩瑤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真詩
燕折鶯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定山晚年詩入細有可並唐人者古詩如題竹及
養庵兩篇七言如題玉川畫五言律如野暝微
孤樹江青著數鷗與君真自厚不是兩相留七
言律如遊琅琊寺偶上蓬萊第一峯道人今夜
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羅
漢寺云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又

如狂搔短髮孤鴻外病卧高樓細雨中病眼如
殘書漢楚燈前壘草閣江山霧裏詩舟中云千
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岸岸同又秋燈小榻
留孤艇疎雨寒城打二更又北海風回帆腹飽
長河霜冷岸痕高和沈仲律原字韻云心無牛
口干秦穆跡繼龍頭愧邴原又云藜羹莫道無
菜婦蘭畹應誰負屈原寄劉東山云塵外有人
占紫氣鏡中疑我尚朱顏次東橋韻云電懸雙
眼疑秋水髻擁三花御野風又豈無湖水甘神

漢更有溪毛當紫芝書東山草堂扁云封題雲
卧東山扁歌詠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遺舊履
橘州歲月有殘碁石橫流潦潛蚪角梅迸垂羅
屈鍊枝自笑野人閒袖手雲烟濃淡忽交馳次
首云沙苑草非騏驎秣瀟湘竹是鳳凰枝紫虛
有約千回醉笑指僧趺亦坐馳又招隱誰甘同
寂寞著書不獨爲窮愁木昌道中云行客自知
無歲莫賓鴻不記有家歸寄鄧五羊云後時自
許甘丘壑前席將無問鬼神浮世虛名非得已

出山小草却悲人別時笑語風吹斷會處迷離
夢寫真四十餘年一回首乾旋坤轉有冬春此
數首若隱其姓名以示人觀者決不謂定山作
劉彥和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
宗鍾嶸云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雅便可多得
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云四言
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世
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辭巨伯輒
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

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韋孟諷諫云誰謂華
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爲使經聖
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予
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
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于天
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愆疇敢以渝繇
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如嵩不傾如江如
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或
曰唐山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直可以繼關

睢不當以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
嵇叔夜目送歸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
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宋賞花釣魚和詩徘徊無別押者優人有徘徊太
多之謔余思漢書相如傳有安翔徐徊昭帝廟
號從徊揚雄賦有徊徨徨唐松陵詩有遲徊
庾信文有徠徊當時諸公未之精思耳何可謂
無耶

王弼易畧例云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此執圃俊語
也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
何患乎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
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
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窟妙解也
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書殆將廢矣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
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
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

巖桂分叢王勃滕王閣序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啻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不全中有句云薄煙羃遠郊遙峯沒歸翼可謂奇絕蓋六朝人語唐人罕及也

劉禹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山谷須溪皆稱其可字之妙按佛祖統祖載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慈食至良久衆疑日過中僧律不當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乃

曰白日麗天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用可中字本此蓋卽以生公事詠生公堂非杜撰也彼言白日可中變言明月可中尤見其妙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歲暮愍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烏鵲朝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

沈意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而其全集不載僅見于坡詩注所引

南平王劉鑠過歷山湛長史草堂詩云茲山蘊靈詭憑覽趣亦瞻九峯相接連五渚逆迎浸層阿疲且引絕崑暢方禁溜泉夏更寒林交晝長陰伊予久淄涅復得味苦淡願逐安期生於焉愜高枕瞻音慎淡枕與浸蔭皆相叶爲韻蓋用古韻也又庾信喜晴應詔詩御辯誠膺籙維皇稱

有建栢梁駮四馬高陵馳六傳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王城水鬪息洛浦河圖獻伏泉還尋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圍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亦古韻也吳才老韻補自謂博極群書而不引此何耶按劉鑠字休玄文選載其擬古二首其別詩惟見此首耳湛長史名茂之其酬休玄詩云閉戶守玄漠無復車馬跡衰廢歸丘樊歲寒見松栢身慙淮陽老名忝梁園客習隱非市朝

和真詩宗 卷之三 三
追賞在山澤離離挿天樹磊磊間雲石將此恰
一生傷哉駒過隙六朝詩今罕傳併紀于此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戎馬倥傯筆硯
想無暇也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
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爛斑却是花馬渡急流
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管茅作屋幾家
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
詰輞川圖岳公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
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嗚呼二公
其可謂全才乎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
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
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然則東坡
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
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
亦相近余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
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
也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自是俊語梁戴嵩詩
長安樹如薺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
詩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
若薺江畔洲如月

詩話稱韋蘇州郡齋燕集詩首句兵衛森畫戟燕
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爲一代絕
倡余讀其全篇每恨其結句云吳中盛文史群
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乃類張打
油之語雖村教督亦不至是繆戾也後見宋人

麗澤編無後四句又閱韋集此詩止十六句附
顧况和篇亦止十六句乃知後四句爲吳中淺
學所增以美其風土而不知釋迦佛脚下不可
著糞也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
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厨禁籞云此詩舍不
盡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
絕句詩意頗相類按半山詩云山中十日雨雨
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來蔡正孫編

詩林廣記乃以若耶溪上踏莓苔一首當之謬矣

韋應物答徐秀才詩云清詩舞艷雪孤抱瑩玄冰極其工緻而艷雪二字尤新又五絃行云如伴流風縈艷雪更逐落花飄御園又樂燕行云艷雪凌空散舞羅起裴徊屢用艷雪字而不厭其複也或問予雪可言艷乎予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迴雪比美人之飄搖雪固自有艷也然雪之艷非韋不能道柳花之香非韋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景玉壺清酒就君家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杜工部題有秋日汎江就黃家亭子而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絲繫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濂溪集和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勤勞皆可息時清
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
可及也僧曇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云盡道
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
何取詩目前不雕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如
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
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裴徊思多抑其
次也近世知學六朝初唐而以餽飮生澀為工

漸流於不通有改鶯啼曰鶯呼易猿嘯曰猿啖
為士林傳笑安知此趣耶

尤延之詩話云會真記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本於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
風吹牕簾動疑是所歡來其調乃齊梁人語又
在益先矣近世刻李益集不見此詩惟曾慥詩
園載其全篇今錄於此微風警暮坐臨牖思悠
哉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沾
堦下苔幸當一入幌為拂綠琴埃題云竹牕聞

風寄苗發司空曙今南方所刻唐詩皆非全缺
先公在翰苑日裒集唐詩極為精備較近日所
傳大有不同緣吳人射利刻各家唐詩取其卷
帙齊均厚薄如一以便於售極為可惡如顧少
集其中遠寺吐朱閣春潮浮綠烟最為警策乃
在削去之卷張籍本十二卷乃削減為四卷而
弔韓昌黎一詩最奇亦在減數若楊炯詩不多
乃取楊巨源詩妄入之王維集又取王涯詩妄
入之陋者驟觀競相語以為新奇未見而爭市
之是重不幸也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每各精練奇麗遠出李義山
杜牧之上而散見於唐音及品彙漁隱叢語長
安古志中各載其一而已今並錄于此其一曰
門橫金鑠間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
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其二曰銀河漾漾月
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天似水滿空
霜霰不停飛其三曰障掩金雞蓄禍機翠華西
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

其四曰草遮回磴絕鳴鑿。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欄干。

松江陸公深語予杜詩麗人行云珠壓腰。袂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渠羅襪穿。鐙銀二句。今本無之。淮南蔡公昂聞之。擊節曰。非惟樂府鼓吹。兼是周昉美人畫譜也。

張仲舉踏莎行云芳草平沙。斜陽遠樹。無情桃葉江頭渡。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唐李端詩江上晴樓翠靄間。滿闌春水滿窓山。青

楓綠水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張詞全用李詩語。若不知其出處。亦不見其工緻也。

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余近見雜抄。唐詩冊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雪。孤標盡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

陳僧慧標詠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釣竿篇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詩春水

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雖用二字成句而壯麗倍之可謂得奪胎之妙矣

梅聖俞詩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山谷詩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來李若水詩近村得雨遠村同上圳波流下圳通其句法皆自杜子美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之句來

庾開府詩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鮑照詩二嶠虎口九折羊腸可謂工矣比之杜工部高鳳聚螢驥子鶯歌之句則杜覺偏枯矣

門外獨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轆下香堦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獨睡時此唐人小詩前輩言觀此可知詩法或以問子蒼曰只是轉摺多蓋八句而四轉摺也玉墀滴清露羅幌已依霜逢春每先絕爭秋欲幾芳袁伯文楚妃引也風闌晚翻靄月殿夜凝明願君早流盼無令春草生徐孝嗣白雪曲也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

遙張文收酺樂也羅敷初總髻蕙芳正嬌小月
落始歸船春眠恒著曉又別前花照露別後露
垂葉歌舞須及時如何坐悲妾李愬怨詩也數
詩少時愛而誦之然諸選皆不收何見耶

佛經有云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又見洞
山語錄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絕似唐人樂
府也

宋嚴滄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為唐人七言律第一
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一首

為第一二詩未易優劣也。以問予予曰崔詩賦
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
崔詩大斧劈皴也

新歲芳梅樹繁苞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
空小婦今如此長城恨不同莫將遼海雪來比
後庭中此劉方平梅花詩也既不用事又不拘
對偶而工緻天然雖太白未易先後也梅花詩
被宋人作壞令人見梅枝條可憎而香影無味
安得誦此詩及梁元帝徐陵陰鏗江總諸詠一

洗梅花之辱乎

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後人不解此句之妙晉安卽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卽諺云樹蠻不落葉也寧知鴻鴈飛卽諺云鴈飛不到處也樹不凋鴈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此王適梅花詩也又蜀中旅懷一首云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棄置如天外平生似夢中

別離同夜月愁思隔秋風老少悲顏駟盈虛悟翟公二詩俱非開元以後句法

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禹錫柳枝詞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

劉駕詩體近卑無可采者獨馬上續殘夢千古絕唱也東坡改之作瘦馬兀殘夢便見無味矣

嚴羽卿云馬戴之詩爲晚唐之冠信哉其薊門懷

古云荆卿此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時日莫
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雅有古調至如
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雖柳吳興無以過也
劉言史瀟湘舟中聽夷女唱暖迺歌云夷女采山
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粧粉紅閒歌暖迺深
峽裏暖迺知從何處生當年泣舜斷腸聲翠華
寂寞嬋娟沒綠篠空餘紅淚情青煙冥冥覆杉
桂崖壁凌天風雨細昔人怨恨此地遺碧杜絢
綈含怨姿清猿未盡鼯鼠切汨水流到湘妃祠
北人莫作瀟湘游九疑雪入蒼梧愁暖迺楚人
歌也元結集作款乃字不同而義一此詩世亦
罕傳且錄之

李益集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鬱重重藍花石
榴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愛如寒爐火棄
若秋風扇山嶽起面前相看不相見春至草亦
生誰能無別情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忘故遙望
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既爲隨陽鴈勿學西流水
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風唐人少及此者或云

非益詩乃無名氏代霍小玉寄益之詩也

郎士元盧秦卿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
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尤風打頭逆風也行舟
遇之則不行此詩意謂行舟遇逆風則住故人
置酒而以前期爲辭是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矣
語意甚工近吳人刻唐詩不解石尤風爲何語
遂改作古淳風可笑又可恨也

李太白論詩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
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偶哉故其贈杜甫詩
有飯顆之句蓋譏其拘束也余觀李太白七言
律絕少以此言之未窺六甲先制七言者視此
可省矣

合璧事類載杜工部詩云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
華只緣春欲盡留著伴梨花此詩舊集不載又
寒食少天氣春風多柳花又小桃知客意春盡
始開花則今之全集遺逸多矣梁簡文帝楓葉
詩云萎綠映葭青疏紅分浪白落葉灑行舟仍
持送遠客此詩情景婉麗本集亦不載

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詩長
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
意總不若王仲宣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
涵蓄蘊藉自然不可及也

杜詩江平不肯流意求工而語反拙所謂鑿混沌
而畫蛇足必天性命而失卮酒也不若李群玉
樂府云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也又不若巴
渝竹枝詞云大河水長漫悠悠小河水長似箭
流詞愈浴愈工意愈淺愈深

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稍惹碧
雲溫庭筠暖香惹蕙鶯鶯錦孫光憲六宮眉黛
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

李康成玉華僊子歌璇階電綺閣碧題霜羅幙蔡
孚打毬篇紅鬣錦鬟風驟驥黃駱絲鞭電紫騮
以電霜風電實字爲眼工不可言惟初唐有此
句法

李群玉人日梅花詩半落半開臨野岸團情團思
媚韶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亦

有思致玉鱗寂寂飛斜月真奇句也暗香浮動
恐未可比

杜審言早春遊望詩唐三體選為第一首是也首
句獨有宦遊人第七句忽聞歌古調妙在獨有
忽聞四虛字文選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審言
祖之蓋雖二字亦不苟也詩家言子美無一字
無來處其祖家法也

陸魯望白蓮詩素蘂多蒙別豔欺此花端合在瑤
池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觀東坡
與子帖則此詩之妙可見然陸此詩祖李長吉
長吉詠竹詩云研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
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籠千萬枝或疑
無情有恨不可詠竹非也竹亦自嫵媚孟東野
詩云竹嬋娟籠曉煙左太冲吳都賦詠竹云嬋
娟檀欒玉潤碧鮮合而觀之始知長吉之詩之
工也

脩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
冥微風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

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
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馬辯淄與澠巢父不
洗耳後世有何稱此詩古文苑止載首二句註
云下缺當補入之以傳好古者

謝宣遠詩離會雖相雜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別筵
之句實祖之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杜子美春
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之句實衍之故子美論
兒詩曰熟精文選理

謝皋羽爲宋末詩人之冠其學李賀歌詩入其室
而不蹈其語比之楊鐵崖益十倍矣小絕句如
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
孤樹絕妙可傳郊島不能過也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
兒此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也有諷諭
而不露得詩人之妙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
梅此貫休絕句也休在晚唐有詩名然無可取
獨此首有樂府聲調雖非僧家本色亦猶惠休

之碧雲也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木
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
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
樓。綺莊不知何時人。詳詩之聲調。必初唐也。

蕭遇春日詩水堤烟報柳山寺雪驚梅。唐人賞之
謂不減庾子山

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虬羅鄴也皆有集行世當
以鄴爲首如閨怨云夢斷南窓啼曉鳥。新霜昨
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
南行云臘晴江暖鷓鴣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
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此二詩隱與
虬皆不及也

唐無名氏詩江上送行人。千山生暮氛。謝安團扇
上。爲畫敬亭雲。僧皎然送邢台州云海上海山
屬使君。石橋琪樹古來聞。他時畫出白團扇。乞
取天台一片雲。二詩命意用事相類。晉人重扇
題畫謂之便面。又曰方麪。如羊孚雪贊右軍蒲

葵是其事也

僧靈徹有詩名於中唐古墓詩云松樹有死枝冢墓惟莓苔石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天台山云天台衆山外歲晚嘗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九日云山僧不記重陽節因見茱萸憶去年諸篇爲劉長卿皇甫冉所稱予獨取天台山一絕真絕唱也

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窓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梁沈氏滿願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韋詩實出於沈然韋有幽意而沈淫矣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納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脩身

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鐘鼓苻菜苾苾夭桃
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脩身齊家字耶皆意在
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
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
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
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
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饑荒則曰牂羊羶
首三星在菑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乾
也杜詩之含蓄蘊籍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
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訐訕乃其下乘末脚而
宋人拾以爲已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
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
卦氣歌納甲歌兼陰陽而道之謂之詩易可乎
晉傳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略曰聿脩厥德令
終有淑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
淑讒人罔極有覲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或謂
集句起於王安石非也

近有士人熟讀杜詩余聞之曰此人詩必不佳所記是棋勢殘著元無金鵬變起手局也因記宋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寶也此可與知者道

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詩話亞稱之然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已先道之矣但王語渾含勝崔

宋范季隨云唐末詩人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令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

略不可究

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葦航紀談云黃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
月黃昏謂夜深香動月爲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蓋夜半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藥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宋人梔子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亦是此理余嘗有詩云曉屏殘夢暖香中花氣熏人怯曉風亦與此意同蓋物理然耳

教陶孫器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
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
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
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
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
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
丸走阪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
事事言言皆著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
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

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
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
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
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疇獻秩如時
有諷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
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
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恠終
歸雄渾歐公如四珣八璣正可施之宗廟荆公
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弘

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
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士女步春。總傷
婉弱。陳后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
不求識賞。韓子蒼如黎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
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
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側側輕寒剪剪風。
許奕小詞玉樓十二春寒側。呂聖求詞側寒斜
雨側寒字。人相承用之。不知所出大意側不

正也。側寒字甚新特拈出之。

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
隔風烟。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
之。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短褐風霜入。惟宋元本仍
作短。今本皆作短褐。短晉豎二字見列子。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
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
帝登樓賦詩。受詔卽成。帝謂其祖。旣曰蓋實才。

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手於貽厥乎。又稱兄弟
爲在原天屬。稱故鄉爲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
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
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曹孟德樂府如苦寒行。猛虎行。短歌行。膾炙人口
久矣。其希僻罕傳者。若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
亡有命。慮之爲蚩。又云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
時進趣。將以惠誰。不特句法高邁。而識趣近於

有道可謂文姦也已。

說文熨火申繒也。考詩人用熨字極少。杜工部詩
美人細意熨帖平。此乃正用也。白樂天詩金斗
熨波刀。剪文溫庭筠詩綠波如熨。割愁腸。陸龜
蒙詩波平熨不如。又天如重熨皺。王君玉詞金
斗熨秋江。此借用也。熨本謂火。而云熨江熨波。
尤爲奇特。詩人翻案之妙如此。
唐人評韓翃詩謂比興深於劉長卿。筋節減於皇
甫。冉比興景也。筋節情也。

上林賦垂條扶疎落英幡纒紛溶箭筈猗狔從風
瀏莅焮彳數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
其用字既古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畧解之紛
溶猶丰茸也猗狔猶猗那也字一作猗旒又作
猗儺箭筈卽蕭森瀏莅卽流麗焮彳卽歛吸歛
字古作參見石鼓文省寫作焮五臣注遂誤以
爲卉字按長門賦列丰茸之游樹靈運詩升長
皆丰茸則紛溶丰茸一也杜詩巫山巫峽氣蕭
森則箭筈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楚辭紛猗

旒乎都房阮藉詩猗靡情歡愛則猗狔也猗儺
也猗旒也猗靡也一也陶弘景詩悽切嘹唳傷
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鳥則瀏莅與嘹唳及
流麗一也杜詩秋風歛吸吹南國則焮彳與歛
吸一也字有古今音有楚夏類如此聊舉其畧
耳

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
惟揚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
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州一半夕陽開

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
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
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
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
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
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
賦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揚雄
之旨者其王維乎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
夜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
孟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青青河
畔草不是望鄉時亦祖太白句法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
也絲竹管絃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
重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又云吾無
糧我無食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
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
邠鄆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被服羅衣裳後漢

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爲復矣

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至今不廢楊仲弘選唐音自謂詳於盛唐而畧於晚唐不知渾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弘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陳后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斯卓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當時已有公論惜乎伯謙輩之情於此也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

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卽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也審如此則是石勒之鄴宮煬帝之江都矣劉勰云鉛黛所以飾貌而眇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予嘗戲云美人未嘗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才未嘗不讀書讀書未必皆奇才

王右丞詩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孟浩然云重

以觀魚樂因之鼓柷歌雖用助語辭而無頭巾
氣宋人黃陳輩效之如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
之又如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殆不止學步
邯鄲效顰西子已也

洪容齋錄唐人絕句之外又得二首其一無名氏
詠姑蘇臺無端春色上蘇臺鬱鬱芊芊草不開
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褰裾拂過來其二柳公
綽題梓州牛頭寺一出西城第二橋兩邊山木
晚蕭蕭井花淨洗行人耳留聽溪聲入夜潮

杜詩七言律如玉臺觀第三句遂有馮夷來擊鼓
第七句更有紅顏生羽翼寄馬巴州首句勲業
終歸馬伏波第五句獨抱漁竿終遠去猶王右
軍書帖多誤字皆玉瑕錦類不可效尤也今之
臨文荒率者動以二公為口實是壽陵學邯鄲
之步良可笑也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
雲間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
人皆知之矣予嘗惟脩竹本無鶯啼事也後見

孫綽蘭亭詩啼鶯吟脩竹游鱗戲瀾濤乃知老
杜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蘇味道詩星橋鈇鎖開本陳正見詩天路橫秋水
星橋轉夜流之句

余最愛樂府桂殿江鳥對彫屏海燕重之句不知
何人作也

假象太過則與類相遠命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辨
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

慕容氏自軒轅之後從於紫濛之野晉書慕容氏

贊曰紫濛徒構玄塞分疆角端偃月步搖翻霜
乘危蝟起怙險鷓鴣張守以不德終致餘殃宋人
送虜使詩云風急紫濛催玉勒日長青鎖聽薰
弦正用此事

杜工部補稻畦水詩云芊芊烟翠羽剡剡生銀漢
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傳
白餐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陸龜蒙引泉詩
曾聞瑤池溜亦灌朱草田鳧伯弄翠並鸞雛舞
丹烟凌風捩桂舵隔霧馳犀船二詩曲盡農田

之景而詞語且磊落

李太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溫庭筠咏柳詩香隨
靜婉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傳奇詩莫唱踏
春陽令人離腸結郎行久不歸柳自飄香雪其
實柳花亦有微香詩人之言非誣也

劉文靖公因書事絕句云當年一線魏瓠穿直到
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
鶻宋子虛宋安石亦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
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柰花飛怨杜

鵲二詩皆言宋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蓄不露
可謂詩史矣

元天目山釋明本中峯有九字梅花詩云昨夜西
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坵野樹占
梅獨卧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窓敲半枯半
活幾箇擲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
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勒池南唐
文薦詩謂余曰此詩不佳影不可以言敲又後
四句有齋飯酸餡氣屬余作一首乃口占云玄

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
贈不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牕下來。歌
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
恨尚樓三弄叫雲笛。無柰二十四番花信催。近
盪贊元醪醖花詩云。天將花王國。艷毀春色。
自醪洗粧素頰相追陪。絕勝濃英綴枝不韻予。
堪友橫斜照水攙。先梅瑤池董雙成。浴香肌露
竹林嵇叔夜。醉玉山頽風流何事不入錦囊句。
清和天氣直挽壽陽回。亦九字律也。詩亦有思

致以李花爲不韻甚切體物前人亦未道破者
張旭以能書名世人罕見其詩近日吳中人有收
其春草帖一詩陸子淵爲余誦之所謂春草青
青萬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
不寄雲間一紙書。可謂絕倡余又見崔鴻臚所
藏有旭書石刻三詩其一桃花磯云。隱隱飛橋
隔墅烟。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
在清溪何處邊。其二山行留客云。山光物態弄
春暉。莫爲輕陰便擬歸。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

深處亦沾衣。其三春遊值雨云欲尋軒檻倒清
尊。江上烟雲向晚昏。須倩東風吹散雨。明朝却
待入華園。字畫奇恠。攏雲挾風而詩亦清逸。可
愛好事者模爲四卷懸之。

陳文惠公堯佐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
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
鄉。後人於其地立鱸魚鄉亭和者百餘人皆不
及也。又碧瀾堂詩云茗溪清淺雪溪斜。碧玉光
寒一萬家。誰向月明中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

二詩曲盡東南之景。後之作者殆無復措手。

宋詩信不及唐。然其中豈無可匹。休者在選者之
眼力耳。如蘇舜欽吳江詩。月從洞庭來。光映寒
湖凸。四顧無纖塵。魚躍明鏡裂。王半山雨詩云。
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紋。欲上人
衣來。孔文仲早行云。客行謂已旦。出視見落月。
瘦馬入荒陂。霜花重如雪。崔鷄春日云。落日不
可盡。丹林紫谷開。明明遠色裏。歷歷暝鴉回。寇
平仲南浦云。春風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

離魂江花泣微雨郭公甫水車嶺云千丈水車
嶺懸空九疊屏北風來不斷六月亦生冰蘇子
由中秋夕云巧轉上人衣徐行度樓角河漢冷
無雲冥冥獨飛鵲旅行云猿猱號枯木魚龍泣
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婦隔江南朱文公雨詩孤
燈耿寒焰照此一窓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
休張南軒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色已如許
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
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

長吟伐木詩佇立以

五月暮飛鳥歸門前長

春水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
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
魚可數却上采菱舟舟過南浦五詩有王維
朝川遺意誰謂宋無詩三

絕句四句皆對杜工部兩箇黃鸝一首是也然不
相聯屬卽是律中四句也唐絕萬首惟韋蘇州
踏閣攀林恨不同及劉長卿寂寂孤鶯啼杏園
二首絕妙蓋字句雖對而意則一貫也其餘如

李嶠送司馬承禎還山云蓬閣桃源兩地分人
間海上不相聞一朝琴裏悲黃鶴何日山頭望
白雲柳有征人怨云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
策與刀鐔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繞黑山
周朴邊塞曲云一隊風來一隊沙有人行處沒
人家黃河九曲水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亦其
次也

張文潛蓮花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
水宮仙子鬪紅粧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

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濕一
陣風來碧浪翻真珠零落難收拾此二詩絕妙
又劉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鸞結爛學宮
妝勻膩雪風吹涼鬢影蕭蕭一林疎雲對斜月
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
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亡友
何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余
一日書此四詩訊之曰此何人詩荅曰唐詩也
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也仲默沉

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倔強矣

唐彥謙絕句詩用字隱僻而諷諭悠遠似李義山如奏捷西蜀題沱江驛云野客乘輅非所宜况將儒服報戎機錦江不識臨邛酒幸免相如渴病歸卽李義山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之意也其餘如登興元城觀烽火云漢川城上角三呼護蹕防邊列萬夫褒姒塚前烽火起不知泉下破顏無鄧艾廟云昭烈遺黎死尚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食巴

山伴武侯此卽唐人題吳中范蠡廟云千年宗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之句也漢殿云鳥去雲飛意不通夜壇斜月轉桐風君王寂慮無消息却就真人覓鉅公首首有蘊藉堪吟咏比之貫休胡曾輦天壤矣考其世蓋僖宗時人也陳范靜妻沈滿願詠竹火籠詩曰剖出楚山筠織成湘水紋寒銷九微火香篆百和薰氤氳擁翠被出入隨細裊徒悲今麗質豈念昔凌雲此詩言外之意以諷士之以富貴改節者卽孟子所

和妻詩集 卷三
云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而爲之者，而含蓄蘊藉如此。徒悲豈念四字，尤見其意上薄風雅，下掩唐人矣。宋人稱李易安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之句，以爲婦女有此大議論，然太淺露。比之沈氏，此詩當在門墻之外矣。

二友安公石嘉州人，妙於集句。以鱸魚正美，不歸去。對瘦馬獨吟，真可哀之句。又請君酌我一斗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又梁間燕子聞長歎。李義

山樓上花枝笑，獨眠。劉長卿水國蓮花府。韓翃

雲帆楓樹林。杜又集杜句，弔葉叔晦，讀者爲之泣下。其詩曰：臨江把臂難再得，便與先生成永訣。文章曹植波瀾闊，死爲星辰亦不滅。老去新詩誰與傳，男兒性命絕可憐。出門轉盼已陳迹。妻子山中哭，向天中夜起。坐萬感集，人生有情淚沾臆。鳳凰騏驎安在哉，石田茅屋荒蒼苔。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悲風爲我從天來。

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於二十一字之中。

最爲難工。徧檢前賢詩，不過四五首而已。岑之敬當壚曲云：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留賓。四眸百萬橫自陳。最爲絕倡。唐傳奇無名氏春詞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斜捲千條入。謝舉羽寄鄧牧心云：杜鵑花開桑葉齊。戴勝芊生藥草肥。九鎮山人歸未歸。洪武中詹天驥寄山中友人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近日雲南提學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

綠葉翠翩翩。露中幾枝紅鸚鵡。亦風韻可愛也。刺桐花雲南名爲鸚哥花。花形酷似之。彭公此詩本四句，命吏寫刻于扁，遺其一句，復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余聞之，晉寧侍御唐池南云：余少年與恒忱二弟賞梅，世耕庄懸掛燈于梅枝上。賦詩云：疎梅懸高燈，照此花下酌。只疑梅枝然，不覺燈花落。王浚川見而賞之，曰：此奇字奇句，古今未有也。近閱趙德莊眼兒媚詞云：黃昏小宴到君家，梅粉試春華。暗香素蕊，橫枝疎月。

淡風斜更饒紅燭枝頭掛粉蠟鬪香奢元宵近也小園先試火樹銀花則昔人亦有此興矣杜審言詩使出鳳凰池京師易春晚奇句也蓋言繁華之地流景易邁李頎詩好在長安行樂地空令歲月易蹉跎亦此意耳近刻本改作陽晚非也幸唐詩品彙可証余嘗言古書重刻一番差訛一番一苦于人之妄改二苦于匠之刀誤書貴舊本以此

司空圖字表聖避亂居王官谷胡致堂評其清節高致爲晚唐第一流人物信矣余嘗愛其論詩云陳北濫觴之餘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夏若清沈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就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夢得揚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得仁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又曰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適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其論皆

是而推尊右丞蘇州尤見卓識宜其一鳴於晚唐也其文集罕傳余家有之特標其論詩一節又有韻語云知非詩詩未爲奇奇研昏練爽憂魄淒肌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八垠卷之萬象河渾沈清放恣縱橫濤怒霆蹴掀鼇倒鯨鏡空擢壁崢冰擲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隣女自嬉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絢鼠革丁丁炊之則穴蟻聚汲汲積而隕凸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試自是非吾心也其目曰詩賦言自知非

詩乃是詩也謂未爲奇乃是奇也句法亦險惟隋王無功詩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清溪歸路直乘月醉歌還閒詠此詩有疑難者曰石苔之滑踐之豈不顛余曰非也觀其詩中一幸字便得其解蓋言石苔本難踐幸有叢枝一攀援耳古人用意須三思乃得之謝靈運詩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此反其意唐杜審言詩攀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又順用無功詩意也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間桂花落夜靜

春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北史稱崔浩尪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
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
文人造語如商彛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
世不朴則雕矣

南濠詩話

都穆

楊憲使孟載與高侍郎季迪張太常來儀徐方伯
幼文友善四公皆吳產皆妙於詩世稱高楊張
徐孟載詩律尤精如云花無桃李非春色人有
笙歌是太平一官不博三竿日萬事無過兩鬢
星予愛其閒曠及云亂世身如危處立異鄉人
似夢中來千金已廢牀頭劍一字無存架上書
則又歎其困窮細雨落花來袞袞綠波芳草去
迢迢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予愛

其含蓄及云柳色嫩於鵝破殼蘚痕斑似鹿辭
胎小雨送花青見萼輕雷催笋碧抽尖則又驚
其新巧至翠袖錦箏邀上客畫船銀燭照歸人
高樓錦瑟花連屋深巷珠簾柳映橋則又見其
情致之綺麗矣宣王石鼓青苔澁武帝金盤玉
露多八陣雲開屯虎豹三江潮落見鼉鼉則又
見其氣象之突兀矣他如半醉半醒花冉冉閒
愁閒悶雨沉沉恨不髮如春草綠笑曾花似面
顏紅萬里歸心鷗送客片時殘夢鳥驚人則又

優柔痛快而無牽合排比其亦詩人之豪者哉
無錫浦源字長源送人之荆門詩中有雲邊路繞
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之句閩人林子羽甚
加歎賞遂許入社與之唱酬

世人作詩以敏捷為奇以連篇累冊為富非知詩
者也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蓋詩須苦吟則
語方妙不特杜為然也賈閬仙云兩句三年得
一吟雙淚流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
愁盧延遜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杜荀鶴

和妻言
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予由是知詩之不
工以不用心之故蓋未有苦吟而無好詩者唐
山人題詩瓢云作者方知吾苦心亦此意也
楊孟載詩律精切其追次李義山無題五首詞意
俱到真義山之勅敵也

元杜清碧本集亡宋節士之詩為谷音二卷惜世
罕傳予近得其本如程自脩痛哭云匆匆古今
成傳舍人生有情淚如把乾坤誤落腐儒手但
遣空言當汗馬歲暮云鄉里小兒紇那歌前輩

先生八風舞欲挽東流無萬年抱膝長吟聽更
雨冉琇蓬萊閣云魯連唯有死王粲不勝哀元
吉上黨云嗚呼皇天肯悔禍豈有盜賊稱天王
夜坐云忽憶梅花不成語夢中風雪在江南朱
尚書席上云主憂臣辱坐感激忍對花鳥調歡
娛張琰官柳云裊裊亭亭忒無賴又將春色誤
江南汪涯采石獨酌云天翻地覆有今夕酒熟
詩正無可人丁開可惜云父老俱嗚咽天王本
聖明魚潛送鄭秘書云童子歌鸚鵡幽人拜杜

鷓鴣柯茂謙魯港云可惜使船如使馬不聞聲鼓
但聲金皆悲憤激烈讀之可爲流涕

東坡云詩須有爲而作山谷云詩文唯不造空強
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予謂今人之詩唯務應
酬真無爲而強作者無恠其語之不工元遺山
詩云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其殆
知此病者也

國初詩僧稱宗泐來復同時有德祥者亦工於詩
其送僧東遊云與雲秋別寺同月夜行船詠蟬

云玉貂名並出黃雀患相連泐復不能道也又
卜築云草生橋斷處花落鴈來初亦佳句

古人詩有唱和者蓋彼唱而我和之初不拘體製
兼襲其韻也後乃有用人韻以荅之者觀老杜
嚴武詩可見然亦不一一次其韻也至元白皮
陸諸公始尚次韻爭奇闢險多至數百言往來
至數十首而其流之弊至於今極矣非沛然有
餘之才鮮不爲其窘束所謂性情者果可得而
見邪

元柯博士九思在奎章日得出入內廷後失寵退
居吳下虞文靖公作風入松詞贈之中亦微露
此意予聞柯嘗畫黃鸝白頭題詩二絕白頭云
春濃不放小禽棲白髮衝冠向曉啼簾幙半開
人未起樓臺風暖日猶低黃鸝云春風嬌軟綠
陰肥上苑鶯花紫翠圍却向後宮深院裏一枝
閒自理金衣近嘉興周伯器題二圖云奎章閣
下老詞臣吟徧鶯花上苑春回首金衣閒自理
綠陰多處少風塵重重簾幙護輕寒聽徹春禽
午夜闌無限江南歸興裏不將華髮漫衝冠蓋
用其語而反其意也

魏仲先詩十卷名鉅鹿東觀集予嘗閱之今記其
數聯閒居書事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和
王衢見寄云身猶爲外物詩亦是虛名詠懷云
拜少腰寧負眠多眼不辜春日云妻喜我花活
兒誇聞草嬴村居述懷云鶴病生閒惱僧來廢
靜眠又有詠盆池萍云莫嫌生處波瀾小免得
漂然逐衆流真隱者之言

鄉先生陳太史嗣初嘗云作詩必情與景會。景與情合。始可與言詩矣。如芳草伴人還。易老落花隨水亦東流。此情與景合也。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此景與情合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秋藪談宗卷之三

梁溪周子文岐陽父彙選

同邑龔植惟成父校次

解頤新語

皇甫汈

夫詩匪作之難知之惟難匪知之難論之尤難識

美延陵庶其能聽起予商賜可與晤言

以下敘論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哉義軒莫測其始唐

虞乃見其初厥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

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晉宋二蕭之世其

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為詩未發為謀

詩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故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

三百之篇義歸無邪

孔演圖詩含六情故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

雅作矣故曰詩迹所用隨運而移

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沉歷樞以金木水火明四始之義深遠矣七畧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桃李有實成谿自易樹蘭無情終歲不芳若夫志深軒冕而泛詠臯壤心纏機務而虛述人外亦詩之病也靈運云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袁粲云訪跡雖中宇循寄乃滄洲孰與心遠地偏者哉楚辭曰杼中情而屬詩

詩有六義一曰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左傳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文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漢書不歌而頌謂之賦釋名曰賦者敷也敷布其義也揚雄曰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閑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

三曰比不敢斥言比類以見也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物理而物理至賾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辟邪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蟪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

四曰興興者感發興起也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所由作也漢益州刺史王襄宣感懣以舒音被中和而詠德

五曰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

馬淮南八公之流擬之而作小山大山荀卿曰
君子安雅

六曰頌頌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化偃一
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良耜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
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
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

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亡國之音哀
以思其民困菽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
之甚也大東云睠言顧之潛焉出涕思之篤也
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杯是其民困也故
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而聲音之道
與政通矣

苟謂聲音之道不足以感天地動鬼神則燕市擊
筑而白虹晝現蓋山鳴弦而清泉夕沫孰使之

然哉

戎豈得妓於襄陽崔郊還婢於帥府喬碧玉之自
墜佩詞裙帶孟才人之腸絕感曲笙囊豈徒變
徵之音激楚之奏可使壯夫飲泣死士吞聲而
已哉

沈約云自漢至魏辭人才子文體三變一則啓心
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工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
然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
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

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
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
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
雕藻淫豔傾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
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又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魏承
永嘉之餘周乏適時之用自後雅道淪缺典則
漸乖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並宗輕險
準古傷於矯枉詞林目爲罪人逮東帝歸秦青

蓋入洛意在驕淫辭猶浮蕩至唐太宗大難始
夷餘風未革揣合低昂王楊爲之伯元宗頗好
經術群臣稍厭雕琢崇雅黜浮氣益雄渾燕許
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抵轅晉魏止軋
漢周爲一王法此其極也大抵江左官商發越
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明重乎氣質開元天寶
異不及俳怨不及誹然持華者質反好麗者壯
違沈約庾信以音韻婉附屬對精密宋之間沈
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喜尚形似當時語曰

蘇李居前沈宋比肩又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亂世之音怨以怒亡
國之音哀以思氣喪而語偷聲煩而調急甚者
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正字王玄云時明則詠
時暗則刺之

劉勰云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
哉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鍾嶸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情性形諸舞
詠欲以照燭三才暉麗萬有莫近於詩

皮日休云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卽江左矣不能求麗於江左卽南朝矣

李華云六經之後屈宋雄壯賈生詳正枚司瓌麗然不近風雅矧其下乎

劉夢得云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與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陳子昂曰觀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

永歎

開元始切於儷偶拘於聲勢然詩云邁憫旣多受侮不少其屬對工矣堯典聲依永律和聲其爲律甚矣

史記古詩三千孔子刪取五百五篇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蓋聲韻之文非獨詩頌雲龍風虎聖作物觀舉易足以例餘經矣非調習五音無以諧會范曄王融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然旣多拘忌懼傷本真蓋文取諷誦不可蹇礙但清

濁流通唇吻調利斯爲足矣

卜商小序因詩闡義韓嬰外傳就事明詩

以下述事

鍾記室云屬辭比事乃爲通談若夫經國文符庸資博古譔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性情亦何賞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旣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皎然詩式以不用事爲第一格如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偶與張邴合久欲歸東山師消久不奏誰能宣我心皆寓意古人並

非用事否則貽誚疊棺取譏鬼簿任昉用事過多効者遂至穿鑿矣

又若泉思香水池辨影娥夏日徙懷海之龜秋風零向洛之葉天親無著寧別兩僧喚起催歸詎分二鳥使各當所用奚病於辭

賡歌之美肇自虞庭讌樂之章盛於周室白雲黃竹想見遺風綠水翠華傳爲盛事

孝成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詔見承明之庭奏甘泉以諷上河東以勸

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末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鄴中集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時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才多忌若魏文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延攬文學追思勝遊愴啓路之南笳傷從車於西蓋

昆侖張山人爲余道先朝弘治正德間海內寧謐

學士大夫彬彬藻蔚李文正公尤推轂後進如關中李獻吉大梁何仲默吳下徐昌穀起衰振秀挽唐風而追魏晉之軌邊熊王薛嗣響接武或一室晤言或千里投劄確評定凡宋聲元調汰澆殆盡三君之力也今時昏夜群居卮談道德寒暑造請亟就功利一及藝文輒以器識短之至搔手吐舌痛以爲諱使賈生蒙年少之譏正平負才高之戚文不逮古豈直學力要亦時之趨使之然已作者不自知知之者不敢言

和真詩卷
卷三
故仕通者鮮累句名炫者無弱辭以此詮藝視
古何如哉

梁昭明荅湘東書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
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遊藉芳草而
眺矚或未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
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
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
手為心使昆弟宴則墨以硯露

蕭子顯云追尋平生頗好辭藻登高目極臨水送
歸風勤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
來斯應每不能已也

元微之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
敗日月遷逝光景舒慘山川勝槩風雲氣色當
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
恙其身悼懷昔遊凡所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
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春女思秋士悲可
以觀物化矣王鑒流連於雕候宋玉悲愴於蕭
晨然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閒物色雖繁而析辭

尚簡

春秋大夫陳事必多稱詩至於聘會又賦以見意如穆叔聘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鴈見叔向賦載馳一人自賦也宣子聘魯昭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宣子賦角弓武子賦節之卒章彼此互答也

若夫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殷浩致慨於韓甥生存華屋處零落同荒丘羊曇流悲於安石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季嬪抒情於靜帝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昭明廣志於番侯後世廢此矣

宋武帝將北伐登城屬詠謝晦誦王粲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焉傷心肝流涕因之輟駕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於庭乃曰此木易成數年可庇契苾何力誦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驚悟更植以桐近乎詩諫矣

唐文宗曰若非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

耶乃能辨革非賴蕭知釗為跳脫也自古帝王
皆遜志典學稽古禮文故相如子雲辭賦譎誕
音韻聲牙漢帝一誦如素閒習

世之膚淺不學則曰何必讀書鄙樸無文乃言耻
為小技是嫫母毀黛丐兒誚金也

論者謂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夏歌鬱陶乎予心詩
體未備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
目陳思代馬群章王粲飛為諸製四言之美前
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

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然擊筑
易水叩角南山大風酣詠於沛中拔山泣歌於
垓下七言之作非此獨先矣三六雜言則自出
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
為始聯句共韻則栢梁餘製

以下考證

獨孤及云五言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
李盛於曹劉當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
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踈越
六羹遺味之歎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

施五綵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寢遠其利有過於古亦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

周公爲詩以貽成王山甫作頌以贈申伯酬贈其來尚矣駮乘歌以牛犀役夫荅以丹漆倡和之意也悠悠遠道獨筑筑由是反覆興焉後牖有朽柳偏眠船舷邊由是疊韻興焉蟬螻在東鴛鴦在梁雙聲興焉惟南有箕近乎戲矣圍棋燒敗襖看子故依然風人之作興焉昭明善賦短

韻吳均善壓強韻自是小言大言了語危語作矣又荔浦雲丘竟陵之縣名也栢山衣錦梁元之藥名也簡文卦名惠曉百姓沈炯六甲十二屬鮑照建除字謎蔡黃門口字及鳥獸草樹果名將軍宮殿姓名自君之出兩頭纖纖藁砧五雜組三婦艷百一數詩諸體皆詩之變例也麥麴河魚藏頭亦有自矣孔懷貽厥歆後其昉此乎

夫義則盡備於周三言因之振鷺五言本之雀角

我姑酌彼金罍六言之準也七言則黃鳥于桑
九言則行潦注茲自是安世房中孟堅郊祀三
四之選也張華沈約皇雅間為五言矣庾信調
曲燕歌六言則云樹君所以牧人七言則云乾
坤以含養覆載八言則云止戈見於絕轡之野
九言則云君以宮唱寬大而謨明凡此諸體悉
見全篇

元微之云詩迄於周離騷迄於楚是後詩之流為
二十四賦銘頌贊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歌章篇
操引謚謳歌曲詞調皆六義之餘

由操而下八名引謚謳歌曲詞調皆起於郊祭軍
賓吉凶苦樂之際審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
度短長之數聲律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
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疇者為謚謳
備曲度者總為之新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
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行咏吟題怨
歎章篇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悉謂之詩可
也後之審樂者往往採取其詞度為新曲蓋選

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纂撰者盡編為樂府

劉勰云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咸英以降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為北音夏甲歎於東陽東音攸發殷虓思于西河西音以興又甯封南風沙澗方迴諸篇皆音樂之祖也仲尼學文王伯牙作水仙操亦不始於漢魏矣

樂府則郊廟燕射鼓吹橫吹樂則有雅樂凱樂散樂俳樂舞則有文舞武舞雅舞雜舞又鞀鐸羽籥中帔干旄白苧皇人之舞歌則有倚歌雜歌艷歌踏歌相和之歌曲則有琴曲舞曲文曲清商之曲調則有平調側調清調商調楚調瑟調聲則有正聲送聲間絃契注樂錄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序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

栢梁之後宋孝武華林曲水梁武帝清暑殿元帝
清言殿唐中宗內殿及移仗蓬萊宮大明殿會
吐蕃騎馬之戲皆同漢體惟魏懸瓠方丈竹堂
讌饗則人各二句帝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
江左一隅兮獨未照彭城王續歌曰願從聖明
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云云稍變前體
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亭送別各賦一字
至七字以花竹山月茶酒書詩及愁為題此三
五七言二八十言之始也

滄浪論詩體不及建除體吳均體吳富體徐蒞體
彥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鸚閣龍門為
虬戶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竹馬為篠驂月
兔為魄兔之類又三十六體李商隱溫庭筠段
成式俱以儷偶相誇背律體如卧聽巴山月落
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好酒也知光
祿最能詩四句起皆仄聲是也句用字體如春
日繡衣輕春臺更有情春烟間草色春鳥隔花
聲春樹亂無次春山遥得名春風已飄蕩春甕

莫須傾每句用春字為首是也又詠物體禁體
集句體云

詩曰我歌且謠樂府載歌謠而不及諺語如夏諺
齊語皆有聲韻三字如爰清靜作符命能賦詩
裴讓之四字如雖有知慧不如乘勢寧為雞口
亡為牛後之類五字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
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
全匹帛之類七字如嘉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
口
一病欲知
二問任安居今行古任定祖

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之類並詩
之流也

按隋曲有疎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關中人
謂好為鹽施有吾詩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軟吳
娘笑是鹽昔昔鹽亦此意也樂府有魏俞吳俞
劍俞矛俞弩俞善也

元白餘思不盡加為六韻此七言排之始
漢魏六朝三唐以迄宋元豈徒綴辭不倫雖命題
亦異矣

擬古題如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之類樂府題
冉冉孤生竹棗下何纂纂之類省試題用事如
吳宮教戰湘靈鼓瑟之類用句如風動萬年枝
玉水記方流之類卽景如御溝新柳龍池春草
之類又如薛道衡昔昔鹽沈休文東陽八詠後
人每句賦之矣

昔人論省題自成一家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
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他詩可以
縱橫在我也如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而云祥光

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而云方
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騏驥長鳴而云
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而
云天桃花正發穠李葢方繁俱涉兒童語展視
平日諸篇信相愛絕也

挽歌者于寶謂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譙
周謂田橫之徒歌蒿里左氏謂公孫夏命其徒
歌虞殯莊子云紼謳所興必於斥慢緩令用力
也

釋家者流東國結韻以成詠西方偈以和聲奏歌
於金石則謂之爲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爲唄
曹子建旣通般遮之瑞響復感漁山之神製厥
後玄師梵唱赤鷹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
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象馬蹉跎僧辨折調尚
使鴻鶴停飛又若道家鈞天之奏瓊笈之章詞
著步虛歌成遍壘皆詩之餘也
昔有幽憤詩懊懣詩惆悵詩至杜必簡罷官天后
問歡喜否乃命作懽喜詩

唐太宗聞楊徽之詩名盡索所著選十聯寫御屏
遂有句對句圖及主客圖

詩有雜連苦連韻牒皆務於覓句也史稱嵇紹新
解覓句

水月鏡花索窮家罔二乘三昧喻妙禪機儀卿悟
之一字旨同南頓教若西來

以下詮藻

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
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昞摘句褒貶顏廷圖寫情
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

魏文帝詩格六志八對三例八病其說拘泥恐出
僞託

鍾嶸詩品歷敘作者每人明其源所自出蓋辭有
或沿波而討源

劉勰雕龍詩有恒裁體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
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
方來蓋辭有或求易而得難

辭取達意意培其根妙於發生辭暢其枝貴乎華
粲兼之恒難故彥輔敘述次比於黃門禪謀命

草潤色於東里

江淹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
譬猶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
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
共氣而皆悅於魂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
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
直安仁士衡之評評立矯抗况復殊於此者乎
鄭谷云裁鑿英靈得旨品題間氣未公又若格鑿
於金針論垂於玉屑評推李嶠旨密昌齡姚合

輯玄商隱採秀並有雌簧矣

劉勰云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只尺而思隔山河田錫亦云文以意為主主明則氣勝氣勝則鏘洋精彩從之而生

史云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

陳思稱李延年善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王元長謂宮商與義俱生自古詞人不能

能用之明貴審也

詩須五言不可加七字不可減為妙昔棗強尉張懷慶素好偷竊李義府詩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加生情出性照鏡來時演為七字魏扶知禮闈入貢院詩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放榜無名子削其梧桐鎖閉曾是不將刪為五言事雖成戲詩本滲漏王維漠漠水田飛白鷺李白風動荷花水殿香

王用李嘉祐李用何仲言致恨千載樂天云金
鈿來往當春風玉繩蹉跎下雲漢去兩字不成
矣

司空圖謂古今之喻多矣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
江嶺之南止知醜酸而尚乏醇美

語稱潘緯十年吟古鏡蘇洵一夕賦蕭湘才有遲
速而文之優劣固不係焉拙若枚臯何取於速
工如長卿奚病於遲兼二子於金馬千載以來
士簡一人而已至若曹植七步倉卒申情溫卿

八吟從容擅美夫授簡梁園刻燭齊邸彩毫先
落雲錦隨披賞羨松林罰辭金谷但可偶試不
必盡然也

王充著述製養氣之篇故曹植懼為文之傷命陸
雲歎用思之困神然語不驚人死不休也相如
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
思王充氣竭於研慮天后誅成崔生命絕矣戒
哉

唐韋綬感心疾德宗九日作黃菊歌遣使持示遽

和附進帝曰為文不已豈願養耶勅自今勿復爾
以楊脩之敏暑賦彌日不獻才思時或底滯耳故
梁祖戲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
就何事久遲回江革因何記室聯句不成贈曰
龍鱗無復彩鳳翅於茲鍛疇昔似翩翩今辰何
乙乙余在司勳蔡比部朝余亦有思玄或未成
夢裏五倉傾之句

才有高下定於平昔然有時取勝蓋景與情融思
若神助同探鮫室先得驪珠茂沿華光之作頓
揜蕭任之問昆明之篇迥凌蘇沈此太白之登
黃鶴因崔生而不復題也海叟白燕之詩亦詠
物妙綴世稱袁白燕者視趙倚樓遠甚更有擬
而賦者何苦贖其里乎陸機毀草於太冲蔡邕
輟翰於文考古人虚心量力類如此
或謂詩不應苦思苦思則喪其天真此殆不然方
其收視反聽研精殫思寸心幾嘔脩髯盡枯深
湛守默鬼神將通之矣

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蓋一字之瑕足以爲玷片語之類并棄其餘此劉生所謂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者也裴子野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見否雖異刊改則一

杜子美西安寺寄裴十四云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王仲初題元郎中新宅云惟有好詩名字出倍教年少損心神

皎然論詩有三偷謂語意勢也若陳后主日月光天德出於傅長虞沈佺期高樹早涼歸出於柳文暢王昌齡手持雙鯉魚目送千里鴈出於嵇中散然辭相發明語或闔合子美湛湛長江去同於湛湛長江水江平不肯流同於潮平似不流此類蓋多矣

古人不諱重襲若魏武之掇鹿鳴是也若太冲詠史云臨組不肯縈對珪寧肯分又功成耻受賞高節卓不群靈運述德云臨組乍不縈對珪寧肯分又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不惟祖其意而直用其語既他人之先得雖所愛而必捐

劉太真云宋齊間沈謝吳何始精於理意然緣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作者並失其源

義山云沈宋裁辭驚變律王揚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屬對能以四子之作僅能屬對而已又李杜操持事畧齊三才萬象共端倪始包含渾涵信乎殘膏剩馥露丐後人也典論詩賦欲麗建安以前之體也文賦緣情綺靡泰始以後之體也

史謂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公幹稱爲妙絕浩然成於匠心

劉勰曰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七言成章必優柔和平長短與歌貴抑揚頓挫又云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擬其清景暘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

人才各有宜不可強飾如張籍樂府婉麗五言平澹七言則質多文少楊巨源工爲七言虞騫工

爲五言典論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各以所長相
輕所短若班固之小武仲陳思之排孔璋

魏文曰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
高妙理不勝辭

煬帝亦曰氣高致遠歸之王胄詞理清潤其在世
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未可以言詩矣

陸生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故孝若善
構新語昌黎務去陳言乃知模擬非工蹈襲爲
病祖瑩亦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

能共死人同生活也

曹植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
利乃可以議於斷割此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也
昔人歎今之藝者卽醫而斬其病惟恐彼之善察
藥之我攻子建好人譏彈應時改定此其所以
難及也

張率先以詩示虞訥頗爲所詆更作以示託名沈
約遂爲稱嗟率曰此吾作也訥乃大慙世多貴
遠賤近重耳輕目無恠乎士季假論於嗣宗陸

生託譔於孔明也

葛洪評陸機云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
流泉源如一鍾嶸評鮑照云野鵠翻雲良馬走
堤殷璠評王維云在泉為珠著壁成繪陸希聲
評李觀云健馬在御蹀躞不止可謂善喻矣
顏延之問鮑叅軍已與靈運優劣荅曰謝若始發
芙蓉天然可愛君如鋪錦裂繡彫績滿眼可謂
善品題矣

張說論富嘉謨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
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
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
雅則罪人矣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
滋味許景先如豐臚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
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
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可謂善
於美刺矣

皎然論蘇李天與其性發言自高少卿意悲詞切
十九首之流也鄴中七子語與興驅勢逐情起

猶傷用氣康樂本於性情尚於作用沈建昌謂
靈均以來一人而已皆確論也

元稹云詩無姿態則陷流俗欲得思深語近韻律
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

子昂感遇三十首出阮公詠懷

陸龜蒙云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恠異破
碎陣敵卒造平澹此詩之貴乎融渾也

惻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

浪仙雖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蹇澀亦

為體之不備也

尼父刪詩悉翦蕪累梁昭選藝特采菁英以故代
不數人人不數篇如崔顥鶴樓之詠太白覩而
輟翰王灣北固之作燕公揭以表署微雲淡河
漢疎雨滴梧桐才聞兩語已歎服於群公不見
祇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曾不終篇遽增
悲於時主由是觀之美豈在多而傳匪由愛者
昌穀自評其詩若棄妻怨妾此特其早年體耳
薛君采云俊逸真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夫

大復未足於俊逸空同不全於粗豪也

觀今關中之詩粗燕趙之詩厲齊魯之詩侈河內之詩矯楚之詩蕩蜀之詩澀晉之詩鄙江西之詩質浙之詩嘽吳下之詩靡閩粵之詩訥夫屈平尚多楚音徐幹間有齊氣此李益承遺風以自憤楊惲歎習俗之移人也

學貴自信而滿假則非心罕知音而求合亦病以下

祿賞

昔匠氏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嵇琴永謝向秀興悲寶契既潛支林蘊結良有以也

余在滇中楊升菴寄書云趣殊者背馳面舛日進前而不覲道同者膠黏漆澣遙聞聲而相親也皮日休以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可比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可比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甘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可比謝眺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亦足爲賞音矣

謝靈運每一詩至貴賤競寫宿昔偏於士庶王元

長每作一篇朝暮諷誦流聞底於絕域邢子才則紙貴京師俄遍遠近徐孝穆則好事傳寫被之華夷可見當時不獨好文亦能服善也
抱朴覽士衡之集惟恐遽終隱侯談仲言之詩三覆不已

張融戒子云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

唐太宗作述古興亡詩勅褚遂良就虞世南靈座焚之佳惡自得於吾心相知誰定於後世此敬

禮寄慨於陳思也

持正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

九齡龍池之頌更命嗣澤韓愈淮西之碑竟用文昌偶遇不遇耳

王融見柳惲詩嗟賞因題齋壁沈約見劉顯詩歎美命書郊居

詩有逸篇史有關文無事補亡但須刊謬以下遺誤
魏文馬上作觀兵臨江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

林玄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
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
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口鄭人懼
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
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畧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
詩悠悠多憂傷

六言詩魏文亦有之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
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
仕

謝靈運詩黃勉之所刊綠嶂山諸作一十三首世
所未覩青田誌載夜宿石門巖上詩朝寒苑中
蘭畏彼霜下歇暝達雲際宿弄此石上月鳥鳴
識夜棲木落知風發異音同致聽殊響俱清越
妙物莫爲賞芳醕誰與伐美人竟不來陽和徒
晞髮

史載其臨刑詩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
旣迫霍生命亦殞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邈
近竟幾何脩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

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

范蔚宗在獄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愷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

符朗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

自天委化任冥紀

元真興示寮吏義辱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友別平日方寸心殷勤屬知已從今一銷化悲傷無及已詩人雖禍患迫切而言猶平婉若此

晉宣過溫歌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選方將掃群穢還歸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不減魏武

宋祖詔群臣詩季父暨禍先辛生識機始崇替非

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淪中畿儵焉盈百祀不
覩南雲陰但見胡風起亂極治必形塗秦由積
否方欲滌遺氛矧乃穢邊鄙眷言悼斯民納隍
良在已逝將振宏羅一麾同文軌時乎豈再來
河清難久俟駘駟安局步騏驎志千里梁傅畜
義心伊相抱深耻賞契將誰寄要之二三子無
令齊晉朝取愧鄒魯士滑臺詩逆虜亂壇場邊
將嬰寇仇堅城効貞節攻戰無暫休覆瀆不可
拾離機難復收勢謝歸塗單於馬見幽囚烈烈

制邑守舍命蹈前脩忠臣表年暮真柯見嚴秋
楚莊投袂起終然報強讎去病辭高館卒獲舒
國憂戎事諒未殄民患焉得瘳撫劔懷感激志
氣若雲浮願想凌扶搖弭旆拂中州爪牙申威
靈帷幄騁良籌華裔混殊風率土浹王猷惆悵
懼遷逝北顧涕交流 評絕似魏文

吳季重追慕魏文詩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
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
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終見棄棄我

歸黃墟筑築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
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僂俛庶幾烈丈夫其得士
心若此

阮元瑜詩傳者甚少史載琴曲一首奕奕天門開
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知
已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
杜摯與母丘儉詩伊摯爲媵臣呂望身操竿夷吾
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饑不餐
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

故官疊用古人類解嘲賓戲

宗景若獻高允菟我恒嶺滉漭滄溟山挺其和水
耀其精允十二解高允答宗欽湯湯流漢鵠鵠
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亦十二解足嗣響盧
劉辭多不載

傅季友奉迎大駕道路作夙權發皇邑有人祖我
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祿
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晨軌
疏董頓夕輶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命安

可圖懷此作前脩數衽銘篤誨引帶佩嘉謀迷
寵非予志厚德良未酬撫躬愧疲朽三省慙爵
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知式微
發直謳

董興遠高平牧馬詩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
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

胡倫許示陳伯達詩群犬吠新客佞闇排疎賓直
途旣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盼楚悼靈
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

李法主遣志詩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
途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
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
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
傳名噐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

孫仙期從軍贈京邑知友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
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
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
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弃置同芻狗失路乃

西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
城臨獸據天津望斗牛斗牛盛妖氛梟獍已成
群郝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裹粮楚山際被甲
吳江瀆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
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資辨喻蜀幾飛文魯連唯
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
關不樹萱豈爲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
友壯氣後風雲衰髮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
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

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
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
地盛賓僚麗景相携招舟泛昆明水騎指渭洋
橋袂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
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雉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
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
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廻
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
外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

早鶯鳴斷絕心難續恹恍魂屢驚群紀通家好
鄒魯故鄉情若值南飛鴈時能訪死生見本史
何仲誼七夕詩日日思歸勤理髮朝朝仰望懶調
梭凌風寶扇遙臨月映水仙車遠渡河歷歷珠
星疑拖珮冉冉雲衣似曳羅通宵道意終無盡
向曉離愁已復多許敬宗詩一年抱怨嗟長別
七夕含態始言歸飄飄羅襪光天步灼灼新粧
鑿月輝情催巧笑開星靨不惜呈露解雲衣所
歎却隨更漏盡掩泣還弄昨宵機唐初音律尚

未諧協多此類

張諤九日詩秋天林下不知春一種佳遊事事均
絳草從朝飛著夜黃花開日未成旬將衝栢樹
頻驚馬半醉歸途數問人城遠登高併九日茱
萸凡作幾年新此篇初唐之和平者三詩品彙
俱未載

沈佺期七夕曝衣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香
畫閣與天連燈火灼爍九衢映香氣氛氳百和
然此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擾

擾曝衣樓天上娥娥紅粉席舒羅散綵雲霧開
綴玉垂珠星漢迴朝霞散彩羞衣架曉月分光
劣鏡臺上有仙人長命絳中看寶媛迎歡繡璫
瑁筵中別作春琅玕牕裡翻成畫椒房金屋寵
新流意氣驕奢不自由漢文宜惜露臺費晉武
須焚前殿裘

駱賓王帝京篇云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
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峻函谷鶉野龍
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

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嶽岑
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
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鳩鵲觀交衢直指鳳
凰臺劔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
物象昭回鈎陳肅蘭凡璧沼浮槐市銅羽應風
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
抗明臺黃扉通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酌金饌
玉侍鳴鐘小堂縞帳三千萬大道青樓十二重
寶蓋彫鞍金絡馬蘭憲繡柱玉盤龍綺桂璇題

彩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
遊北里暮南鄰陸賈分金將譙喜陳遵投轄正
留賓趙季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
暮青牛網幘紅塵度俠客珠彈垂楊道倡婦銀
鈎采薪路娼家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盛輕肥
延年女弟雙龍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
帶連理織成衣春朝桂樽樽百味秋夜蘭燈燈
九微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
二十八年全寧知四十九年非古來榮利若浮

雲人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
霍有功勲未厭金陵土先開石椁文朱門無復
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相顧百齡若有待居
然萬化成應改桂枝芳氣已消亡柏梁高宴今
何在莫矜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
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鶴徒巢桂青
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見
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湮
淪新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已矣

和東言
卷三
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揚雄仕漢乏良媒
三冬自務成足用十年不調幾遭迴汲黯薪逾
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傳獨負洛陽才又疇
昔篇數百句稍嫌其駁故不采二詩俱徐氏板
所未刻

綦母季通詩傳者頗少英華載其宿太平觀云夕
到玉京寢杳冥雲漢低魂交仙室蝶曙聽羽人
鷄滴瀝花上露清冷松下溪明當訪真隱揮手
入無倪又送崔員外黔中監選云持衡出帝畿

星指夜郎飛神女雲迎馬荆門雨濕衣聽猿收
淚罷繫鴈待書稀蠻貊雖殊俗知君肝膽微
蘆蕉城易犯危藤復將齧一隨柯已微當年信長
訣已同白駒去復同紅華熱妍容一旦罷孤燈
徒自設

伏枕愛危光痾纏生易折無因雪岸草慮返芒山
穴消渴腴腸腑疼塞憂支節如何促齡內憂苦
無暫缺

緩心雖殊用滅景寧優劣一隨業風盡終歸虛妄

設五陰誠爲假六趣寧有截零落竟同歸憂思
定相結

俗幻生影空憂繞心塵曠於茲排四纏去矣求三
涅下學背流心方從窈冥別已悲境相空復作
池空滅四詩見法苑珠林楊氏禪藻集惜未載
李商隱詠雪時將東行詩寒氣先侵玉女扉清光
旋透省郎闈梅花大庾領頭發柳絮章臺街裡
飛欲舞定隨曹植馬有情應濕謝莊衣龍山萬
里無多遠留待行人二月歸又淚詩求巷長年

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湘江竹上痕無數峴
首碑前灑幾多人去紫臺秋入塞兵殘楚帳夜
聞歌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此二
詩亦婉慨而選者止知隋宮茂陵碧城錦瑟因
表出之

古來詩僧支公玄悟洪偃藻思慧遠闡義於周雷
湯休標聲於顏鮑懸峰白雲上掛月青山下乃
道琳之雅篇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斯帛猷
之秀句至唐靈徹靈一皎然齊已多出江右並

冠一時若寶月之樂曲佛大之淫辭雖窺藝苑
終玷戒河矣

僧正惠詠獨杵搗衣云非是無人助意欲自鳴砧
照月歛孤影乘風送迥音言擣雙絲練似奏一
絃琴令君聞獨杵知妾有專心諸家未載

作稱閨秀體備香奩則詠始班紈文成竇錦感衝
颯於階樹擬迴雪於庭花朱顏怨離白首存故
徐淑左芬鮑暉李季代不乏人矣太義公主書
屏風詩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

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
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
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中
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

古今武夫雖在軍旅不廢雅歌蓋聽鼓聲以永思
望旌旗而增慨往往篇成於橫槊藝習於投戈
如沈慶之者手不知書猶能口授顏師伯曰微
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骨盡徒步歸南
崗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詩亦雄壯若素工

於作者

蠢茲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蕞爾河右劉延明之
銘酒泉悉臘請筆歌玉醴以獻觴新羅織錦稱
指戈而開業乃知聲教既迄詩道亦行也

武陵著迷花之詠安業載弄玉之篇仙家之詩傳
於世者多矣顧况紀秦時建阿房之宮采木者
偶食黃精天蒜不覺竦身飛上就山下人家栽
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
山弄明月近余友周虛巖託葬虞山降乩錢侍

御家往往賦詩清逸不減生時之作亦奇矣哉
又若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畚歡娛不終清
尊翠杓爲君斟酌今時不飲何時歡樂此詩山
谷東坡並稱爲鬼中子建信出清遠之上矣靈
運守永嘉遊石門洞入沐鶴溪泊舟溪旁見二
女浣紗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是
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紗娘箭從何處落
二女邈然不顧又嘲之曰浣紗誰氏女香汗濕
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甘良苦俄而二女微吟

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雲踪
何處覓吟罷不見康樂遂回過二三里其弟亦
來訪與偕回後人以康樂回處曰大郎回其弟
回處曰小郎回余佐梧州經其地賦詩曰謝公
永嘉守在郡宥無爲敦賞值令弟華粵每相携
躋險旣山頓窮源亦水嬉溪名沐鶴是入觀游
龍非駕言輟棹際並影浣紗時凌波餐秀色拾
翠逗芳儀援琴挑未就解佩贈猶疑高唐侈宋
玉洛浦悵陳思抒章但唇動締心空目馳來同
湫風止去作飄雲辭停聲三婦鮑嗣響二郎回
爲郡人傳誦云

異物志擁劔狀如蟹何遜詩躍魚如擁劔以蟹爲
魚矣高僧傳支遁養馬愛其神駿司空圖詩支
遁何妨亦愛鷹以馬爲鷹矣莊子野馬塵埃原
是二物杜牧詩窓裏日光飛野馬又以塵埃爲
野馬矣博如子美謝安所携豈是漢妓而云杳
杳東山携漢妓蕭何所居原非功曹而云功曹
無復漢蕭何古人用事之誤多此類夫文亦有

然如帝靈而云求蟄臣死而曰升遐謬矣

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不忘本也文姬笳拍猶製漢音明君琵琶豈作胡語哉

太冲賦都自謂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若藻飾不經玉卮無當皆辭之病也盧橘非上林之樹峨嵋豈巫山之途推此可例其餘矣

劉季緒好爲詆訶而才固不逮顏憲子善調律呂而集則大謬知者未必能作矣

以下譏評

王維送秘書姚監還日本詩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亦可謂工於發端矣謝靈運登海口盤嶼山詩莫辨洪波極誰知大壑東良自有本也

劉禹錫欲問江深淺應知遠別情李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江淹擬休上人怨別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何必長短深淺耶綦母潛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雲信爲絕倡劉長卿香隨青靄散鐘過白雲來亦其亞矣崔峒清磬渡山翠乃爲勅敵

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親本於王維他鄉絕
儔侶孤客親童僕

仲宣從軍詩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庾肩吾既
得從神武何須念久勞此善用古人而非蹈襲
也

少玄嘗云宋詩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李詩只
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足以相擬余謂宋詩夜
絃響松月朝楫弄苔泉李詩蘿月掛朝鏡松風
鳴夜絃更無差勝

六朝詩緣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又周郎不相顧
今日管絃調又要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同用
一事而興寄愈密乃知詩之妙用無方也

唐詩平生復能幾一別十餘春又一別二十春人
堪幾迴別歲月彌遠而意想並同

顧况黃金費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白樂天
歌舞教成心力費一朝身去不相隨並足興慨
靈運詩每用易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盡上貴
不事履二美貞吉幽人長坦步高尚邈難匹否

素未易繫泰茅難重拔

孟浩然日夕望京口烟波愁我心劉脊虛滄溟千
萬里日夜一孤舟王摩詰九江楓樹幾回青一
片揚州五湖白豈有意於屬對哉

戴石屏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王摩詰宛是野
人也時從漁父魚雖巧不宜法

岑參鶯花朝送酒山月夜供詩不及孟浩然衆山
遙對酒孤嶼共題詩

王建換白方多錯回金法不全校之王維白髮終

難變黃金不可成大有慙沮矣

劉隨州惆悵南朝事長江獨至今不及前朝楚水
流言簡而意盡太白并隨人事盡東逝與滄波
意同

劉隨州離心與流水萬里共朝昏本於謝宣城大
江流日夜客心愁未央

怨詩云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又願作西南風
長逝入君懷齊幹將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懷以
月待風善發詩人之意

犬吠不若雞鳴詩云無使厖也吠後之作者如犬
吠松間月又犬吠水聲中
犬吠白雲間犬
吠奚足寄興而松月雲水遂
致此詩人善

於形容也

昭君怨載者多矣顧朝陽影銷胡地月不盡漢宮
香亦是佳句

杜甫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常建夜久潮侵岸
天寒月近城並佳

樂天去郡詩云官舍非我廬官園非我樹用張景

賜此鄉非我地此郭非我城

宋之問茲遊不可再留步惜芳菲意眷言前杜審
言坐携餘興往還似未離群語深情外

杜牧寄韓緯於揚州云二十四橋明月夜張喬寄
維揚故人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
想故人之居當其過半乃知詩人無虛語也

崔峒追尋恨無路惟有夢相思沈約夢中不識路
何以慰相思語近似而意各非

李君虞受降城聞笛教坊取為度曲征人歌曉行

和曼詩
卷三
詩好事寫爲圖畫若王摩詰欲投人際宿隔水
問樵夫孟浩然再來迷處所花下問漁舟並可
作畫

蘇郁關月夜懸青塚鏡寒雲秋薄漢宮羅萬齊融
綠水殘霞催客散畫樓初月待人歸皆初唐警
句也

尉遲斥塞上曲紀事載其一聯夜夜月爲青塚鏡
年年雪作黑山花楊太史續成全篇今見集中
崔湜婕妤怨年年後庭樹榮落在深宮崔國輔長

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

鄭情詩塞外三篇足稱佳麗至折楊柳傳書向蘇
武陵也獨何心殊含遠意冷朝陽登靈善寺空
聞指歸路煙處有垂楊李元絃綠墀怨別君如
昨日青海鴈頻過暢當遲暉耿不暮平江寂無
聲意皆遠矣

庾開府畫屏風詩澗水纔窻外山花卽眼前劉隨
州美人障子窻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古詩去
馬不移足來車豈動塵意並同

徐摛筆詩直寫飛蓬引橫承落絮篇詠物之秀句
徐延壽人日剪綵詩葉催情綴色花寄手成春
卽事之麗辭司空曙立秋詩花酣蓮報謝葉在
柳呈疎感時之妙境

戴叔倫除夕宿石頭一年將盡夜萬里木歸人古
今稱之李福業嶺外守歲寒暄一夜隔客髮兩
年催亦自爭勝

魏收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何雄也蘇武生當
復來歸死當長相思何壯也張洎青山無限路

白首不歸人何悽也賈島淚落故山遠夢來春
草長何婉也

高仲武謂劉長卿詩十首已上語意稍同於落句
尤甚恐岑參未免此病

詩之淵妙近體難工而鮮叛選體易似而實離世
之生剥張篇行剽沈集者辭語匪不艷麗而姿
神興態絕無可玩譬則倩衣於毛嬙借飾於西
子然腰慙玉束眉謝蛾顰始勞髣髴終露本來
作者旣非匠心覽者又皆庸目乃曰甲幾魏晉

乙庶齊梁是何古人之多也

世之評詩曰某句是某人某篇是某人非但類盲者妄意於物色直病狂寤語耳

李端贈郭都尉詩原以流字為韻景工錢起謂素為之更令賦錢字又工於前衆乃推服袁彥伯之續北征信口占誦張思光之益海賦引毫立成並稱才敏矣

樂天論詩須雕藻三兩字文彩不得全真恐傷鄙朴如花飛織錦處月落搗衣邊又岸綠開河柳

池紅照海榴

李白千鍊成句百鍊成字鍊字之妙如澗花輕粉色山月少燈光澗花然暮雨潭樹暖春雲近鐘清野寺漁火點江村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鳥道掛疎雨人家殘夕陽鶴唳靜寒渚猿啼深夜洲

南部新書唐人讌集每賦詩推一人擅場昇平公主宅卽席李端擅場送王相鎮幽朔韓翃擅場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高氏晦日林亭會者二

十一人同以華字爲韻崔知賢柳搖風處色梅
散目前花劉友賢興闌情未極步步惜風花並
足馳藻矣

五言詩如焦仲卿妻之作七言詩如鄭嵎津陽門
之作最長矣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而猶患事盡於形
情急於意意其指韻移其意沈尚書亦云自
此秘未覩或閤與理合匪由思至蓋
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此陸

韜卿有浮聲切響之談揣情適句之論也梁儲
亦云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
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
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非中
今時之弊哉

沈休文守東陽題玄暢樓云夕行聞夜鶴晨征聽
曉鴻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襞羅幃晝未
空歌屏朝掩翠粧鏡晚窺紅宋詩最忌重與犯
然無足取也

執斧伐柯取則不遠斲輪運手心領誠難以下雜紀
六朝不獨詩尚綺靡文亦藻豔中有抑揚頓挫語
雖合璧意若貫珠非書窮五車筆含萬化未足
云也世之膚學妄謂渠第能作六朝文耳何視
之易易也曰我能上法左氏其擬跡非難曰我
能遠追史公其描影若易令其試擬六朝立見
窘澁譬貧家効富室之宴本乏水陸之珍安充
圓方之饌草具雜陳窮態畢露矣

先持正公謂陶詩切於事情但不文爾深有警於
率意者元白多坐此病

賓王蕩子從軍賦賦中之詩淵明歸去來辭辭中
之賦

詩有借對滄浪指孟詩鷄黍楊梅李詩雲母石楠
杜詩竹葉菊花不及謝詩交交止栩更啣啣食
革鹿又如齒錄牙緋甲帳丁年比是而文更多
此類

昨夜越溪難舍悲赴上蘭今朝踰嶺易抱笑入長
安又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鈎末影東北墀娟

娟似蛾眉此謂隔句體也然小雅已有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也牙成之格如往來舟楫路前後別離人故人雲雨散空山來往踈歲時傷道路親友在西東死生今忽異懽娛竟不同

若謂聯聯交絡之格則如陸士衡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王仲宣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李義山棹裏自成歌歌竟乘流去各自一體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梁范雲詩越鳥巢

北樹胡馬畏南風借其意而反其辭亦一體也詩不名字並稱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是也杜子美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講者瘡已郭元振久戍人偏老長征馬少肥聿之妖滅詩亦有神哉

詩中用字多以平作去如杜甫會須上番看城竹獨孤及徒言沅水繞容舫王建勞動先生還相示朱褒斷腸猶繫琵琶絃番纔相琵琶俱作去

殷進士璠曰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嚴羽卿謂有古律今律知者蓋鮮王仲宣流落名士多造問詩律故杜子美詩云詩律群公問

又曰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舍今之詩曰臺閣體曰翰林體是位詩勢詩也觀者徒以銜耳

張又新以指染酒題盤贈妓是為情來也

夏侯誥作周詩潘岳因作家風詩陳思之責躬康樂之述德既詳世胄兼敦孝友故士衡於穆予宗雲申答章子安卓彼我系屬製叙語余昆季並有斯綴無忝前人

錢起郎士元並擁大名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子無詩祖餞時論鄙之余與蔡子木同官陪都頗亦似之後余在澶州寄懷詩末云日日江頭聞送客每於詩卷恨錢郎

杜甫晚於律細故林逋謂詩應細評然又須玩理

於趣中逆志於言外若謂諫草非獻君之物鳴鐘豈夜半之時則是明月不獨照乎巴川而周民誠無遺種於雲漢矣

李太白論詩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束於聲調俳偶哉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顆之句蓋譏拘束也太白七言律絕少惟馬懷素多製七言

子安兄嘗曰詩雖選體亦無使盡闕唐風至為歌行必本樂府叅之太白隳括饒吹猶患易弱將降格錢劉也故其詩特工五言至七言近體薄不多作語見集序蔡子木悼兄云五字沉吟詩品絕一官顛顛世塗難非相知之深不能及此明興詩教盛行學士大夫喜製七言凡贈送酬答唱和疊用往復累數十篇至以五言為牽率簡畧矣昌穀云聲長字縱易以成六余亦謂纏綿靡緩妙於感物也既逐時好遂染塵態首原世家
家中迷數歷末致覬望義同頌規旨畔風雅寢失作者之意此七言之極弊也辛亥之春余除

服起家朝謁甫畢客舍頗暇迺取唐諸家選其
詩類分之專祖聲韻兼采才情初唐未協李杜
變格皆不經選崔顥鶴樓之詠李頎塘池之作
亦別置焉嘗與程松谿孫季泉二禮侍論此後
處州方守剡博選唐七言詩具載序中
劉希夷代白頭翁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
人不同宋之問欲奪為已作竟以土囊壓殺之
不知希夷佳句更有傷心不可去回首怨如何
可盡奪耶

音人愛其詩卽援以爲句如太白解道澄江靜如
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鄭谷贈高蟾君有君恩秋
後葉可能更羨謝玄暉

太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而東坡賦實用之惟
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
得之而成色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謝希夷月
賦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而昌齡
詩實用之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播遷之容易於憔悴詩云惟憂用老余蓋身歷之

如白髮嶺南生髮到陽關白誰念三千里江潭
一老翁

劉夢得云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
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淫乎文故詩貴
和平令人易曉溫柔敦厚詩之本教也如子淵
蕭頌侍於宮媵百藥童規諷於熊廝長恨一曲
童子解吟琵琶一篇胡兒能唱豈必深險

韓退之云和平之音淡泊而愁思之聲要眇懽愉
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妙也是故文章之作
恒發於羈旅草野王公貴人氣得意滿非性能
好之則不暇

故燕會不及贈離閒適不若遊覽思發於塞外情
款於閨中語貧莫踰孟郊述哀必稱潘岳
作詩須量力度才就其近似者而模放之久則成
家矣若性資恬曠而務求華艷寸情綺麗而強
擬沉鬱始雖効顰終失故步所謂行岐路者不
至懷二心者無成也

張衡綴京窮之十年左思鍊都積以一紀非專精

若是不能傳也

詩人善於形容言峻則嵩高極天論袂則河不容
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辭雖已
甚其意無害也

劉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而不能能郡經過
悉去千餘首但留沈佺期王無競皇甫冉李端
四篇而已釋元鑒住荊州陟岵寺張璠畫松於
壁符載贊之衛象詠焉餘悉加聖曰無事疥吾
壁也今之名山勝地為俗子塗穢多矣

賓王詩純用平韻更無仄字終篇者

自古美女衆嫉文士群傾薛道衡遇害以空梁落
燕泥王承基坐誅以庭草無人隨意綠楊脩辭
愆於對鵑禰生致災於鸚鵡誰復憐才寧甘累
句耳

潘岳與石季倫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卒共
見收道璣贈張始均詩子深懷璧愛余有當門
病亦並遇害遂成詩識賓王須臾浪委泥沙
竟淪浙右趙嘏水邊歸去一閑人卒死渭南日

出事生因多避忌矣

楊諤詩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爲登第之兆自是冀望深而避忌多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果躋一品碧雲漫有三十年信明月常爲兩地愁終限兩府宋詩所以不佳也

今之沉逆驚喪不堪贈遠短促凋衰詎宜稱壽卑降免矢忌獻於達官落下遺出惡聞於始進推此類也能無病於言乎

魏收崔巖以雙聲相嘲蘇慙銀合崔病同丁張祐遺詞於款頭白公取譏於尋母又義山破船群玉芝詔羅隱見鬼荀鶴衛子

劉孝綽塞外群鳥返雲中侶鴈歸見奪黃門城關山林遠一去不相聞復還禁侍沈約戲之答曰此卽旣爲風所開復爲風所落也

李正封牡丹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文皇問程脩已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卽以此對時貴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些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自見若以燒氈觸鼎謂無虛境則陋

矣

李泌詩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國志以爲譏已
明皇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爲譏朕可乎使宋
主知此子瞻可以無貶矣

晉玄晏三都賦序詩發乎情止乎禮義賦非尚辭
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深於作者之
意至唐茂政張曲江深愛之謂清頴秀拔有江
徐之風獨孤及云補闕詩天資獨秀非師資所
與高仲武謂前賢失步後輩却立弟孝常爲侍

御體製清潔名相上下司空圖論持正曰祠部
文集外所作亦爲道逸傳者如出世行等篇又
皇甫微出刺蜀州有四相詩皇甫曙立春日呈
侍郎皇甫松登郭隗臺諸作並傳於時我明則
祠部公有韋菴集順慶公有峰集可直公有
少玄集云

稅數談宗卷之四

梁溪周子文岐陽父彙選

同邑龔植惟成父校次

王世貞

藝苑卮言

汎瀾藝海含咀詞腴口為雌黃筆代哀鉞雖世不乏人人不乏語隨珠崑玉故未易多聊摘數家以供濯袂

語關係則有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沈約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
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
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
於下

李攀龍曰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卽有味歌言危則
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
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
蟬蛻汙濁之外者詩也

語賦則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
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
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
傳

揚子雲曰詩人之賦典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語詩則摯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
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
則與情相悖

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

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情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
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鍾嶸曰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
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
延年為輔又曰詩有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
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
詩之至也若專用此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
躓專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詞散

劉勰曰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
理定而後辭暢又曰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
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獨拔又曰詩人
篇什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為情
者要約而守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潤又曰四序
紛迴而入興貴閒物色雖煩而析辭尚簡使味
聽騷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

沈約曰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
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
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

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累句之中輕重
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經辭
者理之緯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
別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
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
玉矣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
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
動情也又曰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
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

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
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
曲詞寡累句又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
常新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離四深謂氣象氛氳
深於體勢意度盤薄深於作用用佯不滯深於
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異類二廢謂雖欲廢巧尚

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
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文而離書生
欲高逸而離間遠欲飛動而離輕浮

梅聖俞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
盡之意見於言外

嚴儀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又曰盛唐
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
透徹玲瓏不可躐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

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葉夢得云古今談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初日
芙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
非人力所能為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
之外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然其精圓之妙
發之於手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又有
引禪宗論三種曰其一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
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超出言外非情識
所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俟

陳繹曾曰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發至情
李夢陽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
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
必二

王維禎曰蝴蝶不與蟋蟀齊鳴絺綌不與貂裘並
服戚懼殊慄泣笑別音詩之理也乃若局方切
理蒐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

謝榛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
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

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又曰七言絕句盛
唐諸公用韻最巖盛唐突然而起以韻爲主意
到辭工不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混成
無跡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
用旁韻牽強成章又曰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
諸衆星麗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觀

何良俊云六義者既無意象可尋復非言筌可得
索之於近則寄在冥漠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裋
語文則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

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曰和平之聲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陳師道曰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李塗云莊子善用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太史公

善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又曰莊子者易之
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總論則魏文帝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
可力强而致

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陸士衡曰其始也收視反聽耽思旁迅精驚八極
心游萬仞其致也精矐矐而彌宣物昭晰而互
進傾群言之瀝液嗽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

流濯下泉而潛進又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
傷又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

柳冕曰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直與氣雄
精則氣生使五采並用而氣行於其中

姜夔云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
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又云人所
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已上諸家語雖深淺不同或志在揚禔或寄切誨
誘擷而觀之其於藝文思過半矣

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勿相雜也世有白
首鉛槧以訓詁求之不解作詩壇亦幟亦有專
習潘陸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擬古樂府如郊祀房中須極古雅發以峭峻饒歌
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須斟酌淺深質文
之間漢魏之辭務尋古色相如瑟曲諸小調係
北朝者勿使勝質齊梁以後勿使勝文近事毋
俗近情毋纖拙不露態巧不露痕寧近無遠寧
朴無虛有分格有來委有實境一涉議論便是

鬼道

古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日解解有多少當是
先詩而後聲詩叙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
盡於曲已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
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趣有亂辭者
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章伊那何之類也豔在
曲之先與亂在曲之後亦有吳聲前有和後有
送也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

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卽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足覆甌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摭拾宜博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疑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淒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如囊聲一擊萬騎忽歛寂然無聲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爲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嘆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此是秘密大藏印可之妙

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皆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又當論定

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歛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

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跡人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起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

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
慎之慎之

絕句固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卽尾離尾卽首而要
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吾嘗
讀維摩經得此法一文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
座文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剎那定作六十小
劫須如是乃得

和韻聯句皆易爲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爲之可也
然和韻在於押字渾成聯句在於才力均敵聲
華情實中不露本等面目乃爲首耳

騷賦雖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
之與鳥獸別爲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
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
暇致詮亦故亂其叙使同聲者自尋脩郤者難
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垂厥體

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
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
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

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
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
廁皆是瑕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惟寒儉率易
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害也賦家不患無意
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擬騷賦勿令不讀書人便竟騷覽之須令人裴回
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歔又三復之涕
淚俱下情事欲絕賦覽之初如張樂洞庭褰帷
錦官耳目搖眩已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

然歌亂甫畢肅然歛容掩卷之餘徬徨追賞
物相雜故曰文文須五色錯綜乃成華采須經緯
就緒乃成條理

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
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
者也曰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
列傳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
述史之變文也曰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
曰教曰劄曰上書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牋

和真言宗 卷之四
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駁曰喻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辨曰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贊曰頌曰箴曰哀曰誄曰悲史之華也雖然頌卽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從衆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來無非妙境古樂府選體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字法皆然惟近體必不可入古耳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卽才之用調卽思之境格卽調之界

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然耳記問既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攪擾驅斥為難若模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宛露非斲輪手只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左傳國語國策管晏申韓離騷呂氏淮南史記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泳之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迹大漠豈不快哉世亦有知是

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却已落第二義矣

詩有常體工自體中文無定規巧運規外樂選律絕句字覓殊聲韻各協下迨填詞小技尤為謹嚴過秦論也叙事若傳夷平傳也指辨若論至於序記志述章令書移眉目小別大致固同然四詩擬之則佳書易放之則醜故法合者必窮力而自運法離者必疑神而並歸合而離離而合有悟存焉

風雅三百古詩十九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階級可尋耳

三百篇刪自聖手然旨別淺深詞有至未今人正如目滄海便爲無底不知湛珊瑚者何處

秦始皇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芑第二章法瑯琊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

老子明道若昧章法

屈氏之騷騷之聖也長卿之賦賦之聖也一以風一以頌造體極玄故自作者毋輕優劣

天問雖屬離騷自是四詩之韻但詞旨散漫事跡尚恍不可存也

延壽易林伯陽參同雖以數術爲書要之皆四言之懿三百遺法耳

楊用脩言招魂遠勝大招足破宋人眼耳宋玉深至不如屈宏麗不如司馬而兼撮二家之勝

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哉漢武故是詞人秋風一章幾于九歌矣思李夫人

賦長卿下子雲上是耶非耶三言精絕落葉哀

和東言字 卷之四
蟬疑是贗作幽蘭秀簾的為傳語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
悔心之萌乎文中子贊二帝語去孔子不遠

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為嫌悲壯烏咽與大風各
自描寫帝王興衰氣象千載而下惟曹公山不
厭高老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開闢日月重光
語差可嗣響

栢梁為七言歌行創體要以拙勝日月星辰一句
和者不及宗室廣大日益滋為宗正劉安國外
家公主不可治為京兆尹按當作內史三輔盜
賊天下危為左馮翊咸宣盜起南山為民災為
右扶風李成信其語可謂強諫矣而不聞逆耳
郭舍人齧妃女脣甘如飴淫褻無人臣禮而亦
不聞罰治何也若枇杷橘栗桃李梅雖極可笑
而法亦有所自蓋宋玉招魂篇內句也

漢時衛霍營平糾糾虎臣然栢梁詩郡國士馬羽
林材和撫四夷不易哉語無愧七言風雅封建
三王表及也田諸疏兩漢文章皆莫能及然三

王表或慕容所為栢梁歌詠咸依位序

韋孟玄成雅頌之後不失前規繁而能整故未易及昌穀少之私所不解

鍾嶸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後併去者日以踈五首為十九首為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鬱鬱遊戲宛與洛為詠東京盈盈樓上女為犯惠帝諱按臨文不諱如總齊群邦故犯高諱無妨宛洛為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

兩宮雙闕亦似東京語意者中間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緩字妙極又古歌云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蹈襲耶抑偶合也以字雅趨字峭俱大有味

東風搖百草搖字稍露崢嶸便是句法為人所窺朱華冒綠池冒字更換眼耳青袍似春草復是後世巧端

李少卿三章清和調適然而不怒子卿稍似錯雜
第其旨法亦魯衛也

上山採靡蕪四坐且莫喧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
至橘袖垂華實十五從軍征青青園中葵鷄鳴
高樹顛日出東南隅相逢狹路間昭昭素明月
昔有霍家奴洛陽城東路飛來雙白鵠翩翩堂
前燕青青河邊草悲歌緩聲八變豔歌紈扇篇
白頭吟是兩漢五言神境可與十九首蘇李並

題

錄蘇李雜詩十二首雖總雜寡緒而渾朴可詠固
不必二君手筆要亦非晉人所能辦也如人生
一世間貴與願同俱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
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短褐中無緒帶斷續
以繩瀉水置餅中馬辨淄與澠仰視雲間星忽
若割長帷彷彿河梁間語

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叙事如畫叙情
如訴長篇之聖也人不易曉至以木蘭並稱木
蘭不必用可汗為疑朔氣寒光致貶要其本色

自是梁陳及唐人手段胡笳十八拍輒語似出
閨襜而中雜唐調非文姬筆也與木蘭頗類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雖爾恍忽何
言之壯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是千古情語之祖

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備作法於涼令人永
慨

長卿子虛諸賦本從高唐物色諸體而辭勝之長
門從騷來毋論勝屈故高於宋也長卿以賦為
文故難蜀封禪絲麗而少骨賈傳以文為賦故
弔屈鵬鳥率直而少致

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為屈乎麗而不俳放
而有制其所以為長卿乎以整次求二子則寡
矣子雲雖有剽摸尚少谿逕班張而後愈博愈
晦愈下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亂長門一章幾
於並美阿嬌復幸不見紀傳此君深於愛才優
於風調容或有之史失載耳凡出長卿手靡不

穠麗工至獨琴心二歌淺稚或是一時匆卒或
後人傳益子瞻乃謂李陵三章亦偽作夫工出
意表意寓法外令曹氏父子猶尚難之况他人
乎

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
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有其意而無
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
不得其精神流動處

孟堅兩都似不如張平子平子雖有衍辭而多佳

境壯語

目略微盼精彩相授姿態橫出不可勝記此玉之
賦神女也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
流盼此玉之賦登徒也神光離合乍陰乍陽進
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
吐氣若幽蘭此子建之賦神女也其妙處在意
而不在象然本之屈氏滿堂兮美人忽與余兮
目成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變法
而為之者也

子雲逐貧賦固為退之送窮文梯階然大單薄少
變化內貧答主人茅茨土階瑤臺瓊榭之比乃
以儉答奢非貧答主人也退之橫出意變而辭
亦雄贍末語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自勝凡子
雲之為賦為玄為法言其旁搜酷擬沈想曲換
亦自性近之耳非必材高也

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也
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
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眭諸
傳以已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
信越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
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
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而
多感慨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
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
浮矣愈下矣元無文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

虛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飶而行

老氏談理則傳其文則經佛氏談理則經其文則傳

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博維摩之奇肆駸駸乎鬼谷淮南上矣

枚生七發其原王之變乎措意垂竭忽發觀潮遂成滑稽且辭氣跌宕恠麗不恆子建而後模擬牽率往往可厭然其法存也至後人爲之而加陋其法廢矣

檀弓簡考工記煩檀弓明考工記奧各極其妙雖非聖筆未是漢武以後人語

呂氏春秋文有絕佳者有絕不佳者以非出一手故耳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揚子雲稱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韓非子文甚奇如亢倉鶡冠之流疑僞書

賈太傅有經國之才言言著龜也其辭覈而開健而飶

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爲之導乎由學者靡而

和事言完
短於思由才者俳而淺於法劉中壘宏而肆其
根雜揚中散法而奧其根晦

東京之衰也其始自敬通乎蔡中郎之文弱力不
副見差去浮耳王充野人也其識瑣而鄙其辭
散而冗其旨乖而穉中郎愛而欲掩之亦可推
矣

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
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
邑其名不雅馴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
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荆
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詩有尚
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薈
者乎四也嗚呼豈惟子長哉

陳壽叙事簡質差勝范曄然宛縲詳至大不及孟
堅也

曹公莽莽古直悲涼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子
建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遜父兄何以故
材太高辭太華

子建謁帝承明廬明月照高樓子桓西北有浮雲
秋風聽蕭瑟非鄴中諸子可及仲宣公幹遠在
下風吾每至謁帝一章便數十過不可了悲婉
宏壯情事理境無所不有

子桓之雜詩二首子建之雜詩六首可入十九首
不能辨也若仲宣公幹便覺自遠

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飾想於文亦爾如養生
論絕交書類信筆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續然
獨造之語自是奇麗超逸覽之躍然而醒詩少

涉矜持更不如嗣宗吾每想其人兩腋習習風
舉

陸士衡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柰俳弱何安仁氣
力勝之趣旨不足太冲莽蒼詠史招隱綽有兼
人之語但太不雕琢

王武子讀孫子荆詩而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
文此語極有致文生於情世所恒曉情生於文
則未易論蓋有出之者偶然而覽之者實際也
吾平生時遇此境亦見同調中有此又庾子嵩

作意賦志爲文康所難而云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此却是文章妙用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是涉世語貴者雖自貴棄之若埃塵是輕世語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出世語每諷太沖詩便飄飄欲僊

石衛尉縱橫一代領袖諸豪豈獨以財雄之政才氣勝耳思歸引明君辭情質未離不在潘陸下劉司空亦其儔也答盧中郎五言磊砢一時涕淚千古

實境詩於實境讀之哀樂便自百倍東陽旣廢夷然而已送甥至江口誦曹顏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泣數行下余每覽劉司空豈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未嘗不掩卷酸鼻也嗚呼越石已矣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彼石勒段碑今竟何在

王處仲每酒間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其人不足言其志乃大可憫矣余讀少陵千秋萬死名寂寞身後事輒黯然低回久

之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茂先嘗謂士衡曰人患才少子患才多然則陸之文病在多而蕪也余不以爲然陸病不在多而在模擬寡自然之致

晉拂舞歌白鳩獨漉得孟德父子遺韻白紵舞歌已開齊梁妙境有子桓燕歌之風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不得已而托之名也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服食求神僊多爲藥所誤亦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至于被服紈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憫矣

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傳休奕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張季鷹之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曹顏遠之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語若卑淺而亦實境所就故不忍多讀

景純游僊擘擘佳麗第少玄旨江賦亦工似在木
玄虛下玄虛海賦人謂未有首尾尾誠不可了
首則如是矣或作九河乃可用此首今却不免
孤負大海

喻波則洪連踳踳吹澗則百川倒流此玄虛之雄
也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此興公
之雄也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此
思光之雄也

淵明托旨冲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
之使無痕跡耳後人苦一切深沉取其形似謂
為自然謬以千里

問君何為爾心遠地自偏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
言清悠澹永有自然之味然坐此不得入漢魏
果中是未粧嚴佛塔級語

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是潘陸
之餘法也其雅縟乃過之清暉能娛人游子澹
忘歸寧在池塘春草下耶桂席拾海月事俚而
語雅天雞弄和風景近而趣遙

延之創撰整嚴而斧鑿時露其才大不勝學豈惟
惠休之評視靈運殆更霄壤

延年五君忽自秀於他作如沈醉似埋照寓辭類
托諷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以比已之骯髒
也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以解已之任誕也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以感已之濡滯也語
意既雋永亦易吟

明月照積雪是佳境池塘生春草是佳語此語不
必過求亦不必深賞若權文公所論池塘園柳

二語托諷深重為廣州之禍張本王介甫取以
為美談吾不敢信也

玄暉不唯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一時之傑
青蓮目無往古獨三四稱服形之詞詠登九華
山云恨不攜謝眺驚人詩來特不如靈運者匪
直材力小弱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
今

梁氏帝王武帝簡文為勝湘東次之武帝之莫愁
簡文之烏棲大有可諷餘篇未免割裂輕佻浮

淺

何水部柳吳興篇法不足時時造佳致何氣清而傷促柳調短而傷凡吳均起語頗多五言律法餘章綿麗不堪大雅

吳興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又太液滄波起長揚高樹秋置之齊梁月露間矯矯有氣上可以當康樂而不足下可以凌子安而有餘

范詹事獄中一篇雖太自標榜其持論亦有可觀范沈篇章雖有多寡要其裁造亦昆季耳沈以四

聲定韻多可議者唐人用之遂足千古然以沈韻作唐律可耳以己韻押古選沈故自失之

楊用脩謂七始卽今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淺深二音故也沈約以平上去入爲四聲自以爲得天地秘傳之妙然辨音雖當辨字多訛蓋偏方之舌終難取裁耳卽無論沈約今四詩騷賦之韻有不

出於五方田畷婦女之所就乎而可據以爲準乎古韻時自天淵沈韻亦多矛盾至於叶音真

同馱舌要之為此格不能捨此韻耳天地中和之氣似不在此

沈休文所載八病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以上尾鶴膝為最忌休文之拘滯正與古體相反唯近律差有關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今按平頭謂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平聲律詩如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涓城風之與將何損其美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雖隔韻何

害律固無是矣使同韻如前詩鳴之與城又何妨也蜂腰謂第二字與第四字同上去入韻如老杜望盡似猶見江淹遠與君別者之類近體宜少避之亦無妨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如老杜水色含群動朝光接太虛年侵頻悵望之類八句俱如是則不宜一字犯亦無妨五大韻謂重疊相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又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胡與鑪愁與游犯六小韻十字中自有韻如薄帷鑒明月清風

吹我襟明與清犯七傍紐十字中已有田字不得著寅延字八正紐十字中已有壬字不得著祗任後四病尤無謂不足道也

張正見詩律法已嚴於四傑特作一二拗語爲六朝耳士衡康樂已於古調中出俳偶總持孝穆不能於俳偶中出古思

梁元帝詩有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陳後主有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又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在沈宋集中當爲絕唱隋煬帝寒鴉千

萬點流水遶孤村是中唐佳境

古樂府如護惜加窮袴防閒托守宮朔氣傳金柝寒光透鐵衣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全是唐律

北朝戎馬縱橫未暇篇什孝文始一倡之屯而未暢涇子昇寒山一片石是語反爲當塗藏拙雖江左輕薄之談亦不大過薛道衡足號才子未是名家唯楊處道奕奕有風骨

王簡棲頭陀寺碑以北統之筆鋒發南宗之心印

雖極俳偶而絕無牽率之病溫子昇之寒陵尚
自退舍江總持之攝山能不隔塵昭明取舍良
不誣也

吾於文雖不好六朝人語雖然六朝人亦那可
言皇甫子循謂藻豔之中有抑揚頓挫語雖合璧
意若貫珠非書窮五車筆含萬化未足云也此
固為六朝人張價然如潘左諸賦及王文考之
靈光王簡棲之頭陀令韓柳授觚必至奪色然
柳州晉問昌黎南海神碑毛穎傳歐蘇亦不能
作非直時代為累抑亦天授有限

晉書南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贗古書
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與其
為新唐書之簡不若為南北史之繁與其為宋
史之繁不若為遼史之簡

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
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
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
第乎下尤為不公少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

子建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
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靈運名章
迫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驛奔會越石善爲
悽悵之詞自有清拔之氣明遠得景陽之詭詼
含茂先之靡曼骨節強於謝混駟邁疾於顏延
總四家而並美跨兩代而孤出玄暉奇章秀句
往往警邁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文通
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

明皇藻豔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
樹合月落成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雞聲逐
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
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
潤色亦不過此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
氣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
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漢魏賔王長歌
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
是千秋絕藝蕩子從軍獻吉改爲歌行遂成雅

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為歌行則佳為賦則醜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為音律法律天下無嚴
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
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傍引情無牽合
當為最勝摩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
蓄開闔排蕩然不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
也

兩謝戲馬之什瞻冠群英沈宋昆明之章問收睿
賞雖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未足遂槩平生也
時小許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雙珠代月移
一聯亦自工麗惜全篇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
無一字不敵特佞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問
結語是佳句中佳句耳亦不難辨也

沈詹事七言律勝於宋員外宋歌行覺自陡健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
暢自是中興之祖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
風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為中晚者若萬楚五日

觀伎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
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却令
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鱗
極嚴刻却收此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
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開
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之
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却敷文則衍徵事則
狹許之應制七言空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

燕之岳陽以後感槩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
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
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
縱橫往往疆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
段褒貶有至意又云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
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
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
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

余謂七言絕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脩為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貴其歌行

之妙咏之使人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僞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太白古樂府窈冥惝恍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心服少陵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道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陡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已尤爲正宗

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爲佳

間有失點檢者如五言律中青門白社青菰白鳥一首互用七言律中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鞞角弓珠勒馬兩馬字覆壓獨坐悲雙鬢又云白髮終難變他詩往往有之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略玄黃取其神檢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擷其佳句真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

卷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

李頎花宮僊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此別二詠張謂星軺計日之句孟浩然縣城南面之篇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却足一倡三歎

青蓮擬古樂府以已意已才發之高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謝氏俳之始也陳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極

也六朝不盡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

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橐鑰于陳隋也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徒號為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山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况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陰陽剝復之妙

豨趨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即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為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為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宮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

首尾句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穠麗沈切惜
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於四章求之
李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
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既而思之
若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
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
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
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
人為之不勝痕跡矣蓋見此老鑪錘之妙

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
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
所無尤不可學凡為摩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
神情傳合渾融踈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
自出宮商之表可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
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境

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林花掃更落徑
草踏還生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

愧俸錢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歎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楊用脩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

則曰雖雖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饑荒則曰牂羊羶首三星在罍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也其言甚辯而覈然不知嚮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

不端死怨讒而曰豺虎不食投畀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脩何如貶剝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脩烏足知之

劉隨州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章以還便自雷同不耐檢

錢劉並稱故爾錢似不及劉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劉調重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是錢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

原何等風調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荅君恩自是壯語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恠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韋左司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卑凡尤不足道

韋左司今朝郡齋冷是唐選佳境

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斑

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尚規子長

之法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之造下此益遠矣

子厚諸記尚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冗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

張為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極有冗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選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道未成慎勿輕看最能易人心手

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尉遲斥夜夜月為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見入集中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

早白海中僊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
前頭萬木春以爲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
致者白又時時頌李頎渭水自清涇至濁周公
大聖接輿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
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亦
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打鉸此老
便是作俑

元淺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
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
如并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又秋風吹
渭水明月滿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

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
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
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謂之元
和體

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
澹五言皆鐵中錚錚者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
舟真不戒柳吳興迴樂峯一章何必王龍標李

和真詩
卷四
四
供奉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絕唱矣惜爲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長沙公少爲詩有聲旣得大位愈自喜雋拔少年輕雋者一時爭慕歸之雖摸楷不足而鼓舞攸賴長沙之於何李也其陳涉之啓漢高乎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目作把君詩過日愁

對寒雲雪滿山作愁對寒雲白滿山關山同一照作關山同一點娟娟戲蝶過閒慢作娟娟戲蝶過閒慢曾閃朱旗北斗閒作曾閃朱旗北斗殷祇綠貧病人須棄作不知貧病關何事握節漢臣迴作禿節漢臣回新炊間黃梁作新炊聞黃梁又麗人行珠壓腰袂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渠羅襪穿鏡銀皆泓渟有妙趣

天闕象緯逼當如舊字作天闕閱咸失之穿鑿王勃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杜荀鶴承恩不在

和真詩宗 卷之四
貌教妾若為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絕
乃妙天寶妓女唱高逵夫開篋淚沾臆本長篇
也刪作絕唱白居易曾與情人橋上別一首乃
六句詩也亦刪作絕俱妙獨蘇氏欲去柳宗元
遙看天際朱氏欲去謝玄暉廣平聽方籍二語
吾所未解耳

王廔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
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
羃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
卧且加餐岑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
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
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
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瞻我行日夜見江
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
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黃茅岡
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拗
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辯讀者當自得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

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謝茂秦謂許渾荆樹有花兄弟樂勝陸士衡三荆
歡同株此語大贖大贖陸是選體中常人語許
是近體中小兒語豈可同日

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
見劉希夷集若究其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
宋落花故應歸劉

盧照隣語如衰髮似秋天駱賓王語如候月恒持
滿尋源屢鑿空絕似老杜

杜紫微掇擊元白不減霜臺之筆至賦杜秋詩乃
全法其遺響何也其詠物如僊掌月明孤影過
長門燈暗數聲來亦可觀

杜牧阿房雖乖大雅就厥體中要自崢嶸擅場惜
哉其亂數語議論益工面目益遠

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
徵事而境殊欠佳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可謂能怨矣
宋人乃以繫雙羅襦少之若爾則所謂舒而脫

脫芳母使厖也吠可稱難犯之節乎哉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為西
崑揚劉蕘竭力馳騁僅爾窺藩許渾鄭谷厭厭
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

今人以賦作有韻之文為阿房赤壁累固耳然長
卿子虛已極曼衍卜居漁父實開其端又以俳
偶之罪歸之三謝識者謂起自陸平原然毛詩
已有之曰受侮孔多遘閔不少

七言歌行長篇須讓盧駱恠俗極於月蝕卑冗極
於津陽俱不足法也

薛徐州詩差勝蔡邕州其佻矜相類蔡之譏四皓
曰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之譏
孔明曰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二
子功名不終亦畧相等當是口業報

晚唐詩押二樓字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長笛一聲
人倚樓皆佳又湘潭雲盡暮烟出巴蜀雪消春
水來大是妙境然讀之便知非長慶以前語
李義山錦瑟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

然不解則涉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言也

謝茂秦論詩五言絕以少陵日出籬東水作詩法又宋人以遲日江山麗爲法此皆學究教小兒號嘖者若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字不得著一意不得起結極斬絕然中自紆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王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隨意照應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于鱗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重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情稍濃敏仲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與王翰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迴同一可憐意也翰語爽敏重語緩其喚發亦兩反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顧况野人自愛山中宿
同一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宋詩如林和靖梅花詩一時傳誦暗香疎影景態
雖佳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非開元大曆人語
至霜禽粉蝶直五尺童耳老杜云幸不折來傷
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風骨蒼然其次則李群
玉云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大有
神采足為梅花吐氣

詩格變自蘇黃固也黃意不滿蘇直欲凌其上然
故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
遠

歐陽公自言廬山高明妃曲李杜所不能作余謂
此非公言也果爾公是一夜郎王耳廬山高僅
玉川之淺近者無論其他只半壁見海日空中
聞天雞太白率爾語公能道否耶二歌警句如
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尋常閨閣
不足形容明妃也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
制夷狄二句警策

永叔不識佛理強闢佛不識書強評書不識詩自
標譽能詩子瞻雖復墮落就彼趣中亦有一時
雄快

曾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墮傍生趣中南渡
以後陸務觀頗近蘇氏而龔揚萬里劉改之俱
弗如也謝臯羽微見翹楚鴻門行諸篇大有唐
人之致

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讀子瞻詩見學
矣然似絕無才者

懶倦欲睡時誦子瞻小文及小詞亦覺神王

剽竊模擬詩之大病亦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
合古語者如客從遠方來白楊多悲風春水船
如天上坐不妨俱美定非竊也其次哀覽既富
機鋒亦圓古語口吻間若不自覺如鮑明遠客
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之於王仲宣從軍有苦
樂但問所從誰陶淵明鷄鳴桑樹顛狗吠深巷
中之於古樂府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王摩
詰白鷺黃鸝近世獻吉用脩亦時失之然尚可

言又有全取古文小加裁剪如黃魯直宣州用
白樂天諸絕句王半山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
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後二語全用輞川
已是下乘然猶彼我趣合未致足厭乃至割綴
古語用文已漏痕跡宛然如河分岡勢春入燒
痕之類斯醜方極模擬之妙者分歧逞力窮勢
盡態不唯敵手兼之無跡方為得耳若陸機辨
亡傳玄秋胡近日獻吉打鼓鳴鑼何處船語皆
不免為盜跖優孟所訾

唐人詩云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至周以言則
云海色晴看近鐘聲夜聽長唐僧詩云經來白
馬寺僧到赤鳥年至皇甫子循則云地是赤鳥
分教後僧同白馬賜經時雖以剽語得名然猶
未見六決撒獨李太白有人烟寒橘柚秋色老
梧桐句而黃魯直更之曰人家圍橘柚秋色老
梧桐晁无咎極稱之何也余謂中只改兩字而
醜態畢具真點金作鐵手耳

又有點金成鐵者少陵有句云昨夜月同行陳無

已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少陵云暗飛螢自照
陳則曰飛螢元失照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陳則
曰文章平日事少陵云乾坤一腐儒陳則云乾
坤着腐儒少陵云寒花只暫香陳則云寒花只
自香一覽可見

宋詩亦有單句不成詩者如王介甫青山捫虱坐
黃鳥挾書眠又黃魯直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
圖畫卽江山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雖境涉
小佳大有可議覽者當自得之

詩人謂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童僕親遠不及王
維孤客親童僕固然然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尚
未崔語雖覺支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

談理而六質而不厭者匡衡談事而文俳而不厭
者陸贄子瞻蓋慕贄而識未逮者

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歛華而實也
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
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思難而好易

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雅

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
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
平子鱗云憚子脩辭理勝相掩誠然哉談理亦
有優劣焉茂叔之簡俊子厚之沈深二程之明
當紫陽其稍冗矣訓詁則無加焉

或謂紫陽齋居大勝拾遺感遇善乎用脩言之也
曰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衽服之冶女角
色澤哉

詩曰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稱廣大教化主者於長
慶得一人曰白樂天於元豐得一人焉曰蘇子
瞻於南渡後得一人曰陸務觀為其情事景物
之悉備也然蘇之與白塵矣陸之與蘇亦劫也
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易安此語雖涉議論是
佳境出宋人表用脩故峻其掎擊不無矯枉之
過

子瞻多用字實從老杜五言古排律中來魯直用
生拗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來介甫用
生重字力於七言絕句及頷聯內亦從老杜律

中來但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
宋詩亦不妨看

嚴滄良論詩至欲如那叱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
母及其目運僅具聲響全乏才情何也七言律
得一點云晴江木落時疑雨暗浦風多欲上潮
然是許渾境界又晴暗二字太巧穉不如別本
作空江別浦差穩

元裕之好問有中州集皆金人詩也其大旨不出
蘇黃之外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元詩人元右丞好問趙承旨孟頫姚學士燧劉學
士因馬中丞祖常范應奉德機楊員外仲弘虞
學士焦揭應奉溪斯張句曲雨楊提舉廉夫而
已趙稍清麗而傷於淺虞頗健利劉多儉語而
涉議論為時所歸廉夫本師長言而才不稱以
斷崇辭之遂成千里

勝國之季業詩者道園以典麗為貴廉夫以奇崛
見推迨於明興虞氏多助大約立赤幟者二
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

溫當是時孟載景文子高輩實爲之羽翼而談者尚以元習短之謂辭微於宋斯乏老蒼格不及唐僅窺季晚然是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風調諧美不得中行猶稱殆庶翩翩乎一時之選也樂代熙朝風不在下斤沈思於宇外撫流景於目前志逞則滔滔大篇尚裁則寂寂數語武陵人之不知有晉夜郎王之漢孰與大非虛語也其後成弘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斑號爲巨擘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捷不入深遇境隨就即

事分題一唯拙速和章累押無患才多北地矯之信陽嗣起昌穀上翼庭實下毗敦古昉自建安揆萃止於三謝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一掃叔季之風遂窺正始之途天地再闢日月爲詞詎不媿哉然而正變雲擾剽擬雷同信陽之舍筏不免良箴北地之效顰寧無私議以故嘉靖之季尚辭者醞風雲而成月露存理者扶感遇而效咏懷喜華者敷藻於景龍畏深者信情於元和亦自斐然不妨名世第感遇無文

和真言宗 卷四
月露無質景龍之境既狹元和之蹊太廣浸淫
諸派溷爲下流中興之功則濟亦爲大矣今天
下人握寸光途邁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復
合浦之遠則以深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寡然則
情景必合風格自上不爲古役不墮蹊徑者最
也隨所與成分隨分成詣門戶既立聲實可觀者
次也或名爲閏繼實則盜魁外堪皮相中乃膚
立以此言家久必敗矣

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

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宋庀材甚溥持議頗當
第以敷腴朗暢爲主而乏裁剪之功體流沿而
不返詞枝蔓而不脩此其短也若乃機軸則自
出耳揚尚法源出歐陽氏以簡澹和易爲主而
乏充拓之功至今貴之曰臺閣體李源出虞道
園穠於楊而法不如簡於宋而學不足豈非天
才因優泮於結撰故耶王資本超逸雖不能湛
思而緣筆一趣殊自斐然晚立門戶辭達爲宗
遂無可取其源實出蘇氏耳烏傷王禕金華胡

翰雜用歐曾蘇黃家語空於文憲而力勝之劉誠意用諸子蘇伯衡方希古皆出眉山父子方才以高然少波瀾耳解大紳文實勝詩頗自足發不知所裁胡光大楊勉仁金幼孜黃宗豫曾子啓土行儉諸公皆廬陵之羽翼也劉文安充而近立文莊裁而俗楊文懿該而凡彭文思達而易復有程克勤吳原博王濟之謝鳴治諸君亦李流輩也王稍知蕙昌秘有體要惜才短耳南城羅景鳴欲振之其源亦不出昌黎務扶奇與

窮變態竟不能似也吳中祝允明始倣諸子得六朝材更僻澁不稱皆似是而非者然古文有機矣何李之外始有康德涵康源出秦漢然麤率而弗工有質木者可取耳王子衡出諸子然拘碎而弗暢崔子鍾出左氏擅巧柳氏才力綿淺而能以法勝之精簡有次陸浚明出班史韓柳氏閒雅有法小窳變態黃勉之出潘陸任庾整麗而不圓王允寧出史漢善敘事工句而不曉篇法神采不流動高子業陳約之出東京雜

史筆雅潔可喜氣乃不長江以達屠文升袁永
之亦是流派江豪而雜屠法而冗袁雅而弱鄭
繼之出西京頗蒼老而短晉江出曾氏而太繁
毗陵出蘇氏而微濃皆一時射雕手也晉江開
闔既古步驟多贅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遜曾氏
也毗陵從偏處起論從小處起法是以墮彼雲
霧中

余嘗序文評曰 國初之業潛溪為冠烏傷稱輔
陸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
方正歷下極深新安見裁理學之逃陽明造其
晉江毗陵藻梳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汎瀾
大要盡之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數談宗卷之五

梁溪周子文岐陽父彙選

同邑龔植惟成父校次

藝苑卮言

王世貞

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高
季迪送沈左司函關月落聽鷄度華嶽雲開立
馬看京師秋興伎同北郭知應濫俸比東方愧
已多梁氏鐘來殘月落漢宮砧_四早鴻過送鄭
都司賜履已分無埭遠舞戈還且有苗來送行

邊兵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錢。西塢松
風吹壁鶴翎墮。梅雨過溪魚子生。謝送酒欲沽
百錢。不覺得忽送一壺。殊可憐。梳頭好鳥語窻
下。洗盥流水剗門前。梅花雪滿山中高士卧。月
明林下美人來。簾外鐘來初月上。燈前角斷忽
霜飛。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清明
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郭子章家
在淮南青桂老。門臨湖水白蘋深。王忠文憶蕭
山夕陽玄度飛輪塔。曉雨文通夢筆橋。劉誠意

侍宴萬里王關傳。露布九霄金闕綉雲旗。又
永星河低半柱。天清猿鶴響空山。宋潛溪送張
翰林歸娶。紅錦裁雲朝奠鴈。紫簫吹月夜乘鸞。
袁海叟白燕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
歸。揚按察春草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
雨中。孫左司遊僊天與數書皆鳥跡。家傳一劔
是龍精。董良史海屋過高雲磬六台寺。泊岸風
帆日本帆。揚訓文采石千山。落日送樵笛。萬里
長風吹客衣。又江上小孤殘照收。江左大別寒

烟鎖漢陽郭。舟屋登太華寺。湖執欲浮雙塔去。
山形如湧五華來。徐璉郢中白雪無人。湖上
青山有夢歸。唐虞士。葡萄引蔓。去月綠屋。首蒼垂
花紫滿。駐。顧觀送人。重經白下橋邊路。頗憶玄
都觀裏花。又吳江鴻鴈一聲天。接水蒹葭八月
露。爲霜。張士行湖中觀月。地與樓臺相上下。天
隨星斗共沉浮。又送人之安慶。年豐米穀上街
賤。日落魚鰕入市鮮。浦長源送人。雲邊露遶巴
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又衣上暮寒吳苑雨。馬

頭秋色晉陵山。謝元功。韓信城天日可明。歸漢
志。風雲猶似下齊兵。方行登秦住山。採窮江海
無靈藥。歸到驪山有劫灰。瞿佑書事射虎何年
隨李廣。聞鷄中夜舞劉琨。吳子愚遣興。摩娑藥
籠三年艾。羨落人寰五石瓢。陳汝言秋夜佳人
搗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顧文昱白鴈錦
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晨度雪沾衣。解大紳挽筠
澗先生。山河百二歸真主。泉石東南隱少微。黃
菊花時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胡虛白送人

之甘州馬援橐中無薏苡張騫槎上有葡萄高
棟旌旗半捲天河落閭闔平分咽色來工文安
贈李將軍夜斬單于冰上渡曉驅番馬雪中騎
謝復古鶯聲盡入新豐樹柳色遙分太液波貝
瓊白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鳳馬頭看劉崧林
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倚樓陶瑾山居江
燕定巢來自熟巖花落子結還稀甘瑾東風門
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又錢塘懷古秦關
壁使星馳夕漢苑銅僊露路泣秋王悅關山月漠

北征人齊倚劔城南思婦獨登樓曾榮維揚懷
古玉樹聽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吳志淳
燕來已覺社日近寒退始知春意深林子羽樓
當太乙星辰近樹拂勾陳雨露香又堤柳欲眠
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劉欽謨一春空自聞
啼鳥半夜誰來問守宮陳思賢山雲映水搖秋
色浦樹合風送晚涼王希範輓宮歸去天涯雙
白髮夢回江上一青山朱琉舟曉幾綠茅屋生
春色無數桃花燒野村牟倫別友天上故人青

眼在蜀中諸弟素書稀。任原送舒從事還海南。
珠崖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雨過城。陳景祺憶
蕭山友。石巖晝暖花偏好。江樹春晴酒自香。許
彬送人陝西。黃河九曲天邊落。華嶽三峯馬上
來。郭登送岳正。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
門親。谷宏經華陰。遠道鴈聲寒雨外。離宮草色
暮烟中。又登岳陽中。流雨散君山出。故國風多
澤寒。錙績寄人歌。鍾暗度新豐柳。游騎晴驕
花。僧來復寄洞庭人。丹壑泉春雲碓藥。摘

林風掃石牀。花張光啓送人入蜀。雲深蜀魄呼
名語。月冷猿聲傍客啼。姚廣孝寄僧林封蘿屋
長疑雨。泉響松巖半是風。晏振之登樓。青山遠
戍寒烟積。芳草平洲夕照多。史明古贈別華髮
鏡中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稀。黃梅雨少河流
澁。綠樹陰多日景微。時用章吳中野店喚呼雙
醞酒。漁舟爭買四腮鱸。沈啓南從軍。匈奴久自
忘甥舅。僕射今誰托弟兄。雲外旂旗沙碛渡。月
中刁斗受降城。童軒九日黃菊酒。香人病後白

蘋風冷。鴈來時。劉忠宣游西山。幾處白雲前代。
事數村流水野人家。吳文定遊東園。繁蕊落盡。
留紅藥。新筍叢生帶綠苔。文太僕相思人在青。
山外。盡日舟行細雨中。趙寬偶志槁木嗒然聊。
隱几。飛蓬搔盡不勝簪。秦廷韶和人。羅雀已空。
廷尉宅。沐猴誰製楚人冠。石熊峯早朝烟靄著。
衣如過雨。御溝搖月欲生潮。單句如張南安。六。
朝遺恨曉山青。邵工部。半江帆影落樽前。此等。
語入弘正間。不復可辨。叅之貞元長慶。此無愧。

色

五言律。清雅如浮雲。看富貴。流水澹鬚眉。已歸仍。
似客。投老漸如僧。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往。
事愁人問。虛名畏客稱。雨花知佛境。流水識禪。
心。涼風動疎竹。明月在高樓。聖代身全老。秋天。
景易悲。霜林收橘柚。風磴坐莓苔。分符來五馬。
如練。照雙旌。一燈今夜雨。千里故人心。樹從京。
口斷。山到海門稀。野蠶成繭盡。江燕引雛回。亂。
山黃葉寺。孤棹白蘋洲。啼鳥醒人夢。流泉淨客。

心身世雙蓬鬢。功名一釣竿。古路無行客。閒門
有白雲。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已知如意事。
不逐苦吟人。卧雲歌酒德。對雨煮茶經。野岸隨
流曲。山門隱樹深。雲烟謝家墅。松柏禹陵祠。避
難疎狂客。長貧少定居。酒盞尋僧舍。書來問客
船。泉聲溪碓急。山色野牆低。烏青呼作使。鶴白
養成群。看人兒女大。爲客歲年長。月從今夜滿。
人在異鄉看。功成百戰後。老去一身輕。鄉淚看
花落。愁腸縱酒寬。落日在高樹。涼風生客衣。夜

月柯亭市。涼風鏡水波。雲氣千峯暝。秋聲一院
涼。旅况頻看月。鄉心獨聽潮。獨醒愁對雨。多病
怕逢春。風塵仍作客。寒暑易成翁。鴈宿蘆中月。
人歸草際烟。種黍都爲酒。誅茅小作菴。海濶疑
天近。山空得月多。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鐘。白
日羲皇世。青山綺皓心。風塵重作客。寒暑易成
翁。夕鳥衝船過。寒波背郭流。草芒經雨歇。蟲響
入秋多。壯麗如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故國
秋雲合大江。春水深風旗。春獵野雪帳。夜收兵

王者應無敵胡塵不敢飛舊射雉離落新乘五
馬行中郎長戟衛丞相小車來千山懸落日一
騎出孤城新成賜將第更築候神臺河山千古
在登眺幾人同馬嘶秋草濶雕沒暮雲平地登
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山色元來蜀江聲直到吳
千林喧客杵一嶂起茶烟入雲蒼隼健坐浪白
鷗閒山雨蟲蛇出江天蟬螻懸天地兵聲合關
河秋色來 鳳黃金榜疏龍白玉除

起句五言如春色醉巴陵闌干落洞庭江東風日

晴把酒送君行全家離故鄉萬里謫窮荒別路
繞珠林秋來落葉深落日敞朱樓江雲暝不流
烟靄散春晴亂鴉深處鳴斜日在松杉千崖暝
色酣長嘯拂吳鉤南園惜壯游聖恩寬逐客不
遣過輪臺不寐月當戶起行風滿天今夕爲何
夕他鄉說故鄉長樂鐘聲動平津樹色開別離
知不遠情至亦潸然涼風起江海萬樹盡秋聲
青山行不盡深樹見僧房東源山色如聞說似
終南我住湖西寺君歸湖上山別淚不可忍杯

行到手空七言如故人已乘赤龍去君得羊裘
釣月明八月十五夜何其鵝湖漾舟人未歸今
年南國天氣暖十月赤城桃有花日暮山風吹
女蘿故人舟楫定如何督亢陂荒蔓草生廣陽
宮廢故城平牛渚磯頭烟水生蛾眉亭下大江
橫

七言結句如沅湘一帶皆秋草欲采芙蓉柰晚何
見說蘭亭依舊在祇今王謝少風流天邊楊柳
雖無數短葉長條非故園趙家姊妹多相忌莫

向昭陽殿裏飛前朝冠蓋多黃土翁仲淒涼石
馬嘶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近來
聞說有奇事買藥脩琴曾到城祭罷鱸魚歸去
晚刺桐花外月如鉤瑣窓獨對東風樹歲歲花
開他自春俱有意味

楊孟載有一起一聯甚足情致而不及之者判醉
望愁醒愁因醉轉增是詞中菩薩蠻調語尚短
柳如新折後已殘花似未開時是浣溪沙調語
故也

湯惠休謝琨沈約鍾嶸張說劉次莊張芸叟鄭厚
敖陶孫松雪齋於詩人俱有評擬大約曰袁昂
評書之論而模倣之耳其宋人自相標榜不足
準則鍾嶸云宛轉清便如流風白雪點綴映媚
如落花在草其次則張芸叟云春服乍成醞醅
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鄭厚云秋蛩草根春
鶯柳陰不必盡當而語頗造微松雪齋不知爲
何人大似不知詩者

高季迪如射雕胡兒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

姬靚粧巧笑便辟劉伯溫如劉宋好武諸王事
力旣稱服藝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
袁可潛如師手鳴琴流利有情高山尚遠劉子
高如雨中素馨雖復嫣然不作寒梅老樹風骨
楊孟載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情至之語風雅
掃地汪朝宗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琅琅有
致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所有情而乏體
度孫伯融如新就銜馬步驟未熟時見輕快孫
仲衍如豪富兒入少年場輕脫自好浦長源林

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論師生天則可成佛甚遙
解大紳如河朔大俠鬚髯戟張與之周放酒肉
儵父揚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曾子啓如
封節度募兵東征鮮華雜沓精騎殊少湯公讓
劉原濟如淮陰少年斗健作噉人狀劉欽謨如
村女簪花穠豔羞澁正得各半夏正夫如鄉齋
夫衣繡見達官雖復整飭時露本態李西涯如
陂塘秋潦汪洋淡泊而易見底裏謝方石如鄉
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嗷吳匏庵如學究出身

人雖復閒雅不脫酸習沈啓南如老農老圃無
非實際陳公甫如學禪家偶得一自然語謂爲
游戲三昧莊孔陽佳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降
神里老罵坐陸鼎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
間張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張靜
之如小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楊文襄如
老弋陽伎發喉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桑民
懌如洛陽博徒家無擔石一擲百萬抹符用如
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微致無乃癡重何喬希大

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具威儀祝希哲如賈
人張肆頗有珍玩位置總雜不堪蔡九造如灌
莽中薔薇汀際小鳥時復娟然一覽而已王敬
夫如漢武求僊欲根正染時復過之終非實境
石少保如披沙揀金時時見瑤文徵仲如士女
淡粧維摩坐語又如小閣踈窻位置都雅而眼
境易窮康德涵如靖康中宰相非不處貴恒擾
麤率無大處分蔣子雲如白蠟糖看似甘美不
堪咀嚼王欽佩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唐虞

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王子衡如外國人投
唐武將坐禪威儀解悟中不免露抗浪本色熊
士選如寒蟬乍鳴疎林早秋非不淺楚恨乏他
致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脫淤泥中
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魏
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顧華玉如春原畫花
苞靡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朱
升之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恨殷近夫如
越兵縱橫江淮間終不成霸王新建如巨爪梵

志彼法中錚錚動人陸子淵如入貲官作文語
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來面目鄭繼之如冰凌
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老談喪亂事皆實
際時時感慨孟望之寒酸澹泊然不至腥羶黃
勉之如假山巧石雖爾華整大費人力高子業
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清又
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薛君采如
宋人葉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疎花獨笑
胡孝思如驕兒郎愛吳音興到卽詭不必合板

馬仲房如程衛尉屯西宮斥堠精嚴甲仗雄整
而士乏樂用之氣豐道生如沙苑馬駑駿相半
恣情馳騁中多敗槩王舜夫如敗鐵網取珊瑚
用力堅深得寶自少孫太初如雪夜偏師間道
入蔡又如鳴蜩伏蚓聲振月露體滯泥壤施子
羽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惜其景物蕭條迫晚
意盡王履吉如鄉少年久游都會風流詳雅而
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揚州大宴雖紅豔水陸
而時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兒駒驕嘶白賞未

諧步驟張文隱如藥鑄鼎燦爛驚人終之古雅
王稚欽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亦自長城
陳約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篋篋初取間適終成
淒楚又如過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楊用
脩如暴富兒郎銅山金埒李子中如刁家奴輝
赫車馬施散金帛原非已物廖鳴吾如新決渠
浮楚濁泥一瞬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
雅絕人惜輕縑短幅不堪裁剪袁永之如王謝
門中貴子弟動止可觀黃才伯如紫瑛石大似

靺鞨晚年不無可恨周以言如中智芘芻雖乏
根具不至出小乘語施平叔如小邑民築室器
物俱完張以言如甘州石斗色澤似玉膚理粗
曼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操舞如度擊
刺未堪華子潛如盤石疎林清溪短棹雖在秋
冬之際不廢楓橘張孟獨如罵陣兵噴目喧袖
果勢壯往張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鑿宛然又
如東銅錮腹滿中外道湯子重如鄉三老入城
威儀舉舉終少華冶態傳汝舟如言法華作風

手裏言宗
話凡多聖少喬景叔如清泉放溜新月在樹然
此景殊少不耐縱觀蔡子木如驕女流黃不
知絲理強自斐然王道思如驚心宿鳥撲刺道
迅殊愧幽閒之狀許伯誠如賈胡子作狎游隨
事揮散無論中節陳羽伯微傳粉澤強工顰笑
王允寧如馬服子陳師自作奇正不得兵法又
如項王嘔嘔未了忽發喑鳴徐昌穀如白雲自
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僊
人偶游下界不染塵俗何仲默如朝霞點水芙

蕖試風又如西施毛嬙母論才藝却扇一顧粉
黛無色李獻吉如金鵝擎天神龍戲海又如韓
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眉積
雪閣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
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
相如渥洼神駒日可千里未免齧決之累又如
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梁公實如綠野
山池繁雅勻適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驚美但
非全盛儀物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具風儀又

如初地人見聲聞則入大乘則遠馮汝行如幽
州馬行客雖見伉俪殊乏都雅馮汝言如晉人
評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張茂叅如荒儉度
江揖讓簡畧故是中原門第盧少推如翩翩濁
世佳公子輕俊自肆朱子价如高坐道人袂衣
躡屐忽發胡語陳鳴埜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
敗彭孔嘉如光祿宴使臣餽飭詳整而中多宿
物徐汝思如初調鷹見擊鷲故難獲鮮黃淳父
如北里名姬作酒色既自可觀時出俊語

為客所賞謝茂秦如太官舊庖為小邑設宴雖
事饌非奇而餽飭不苟魏順甫如黃梅坐人談
上乘縱未透汗不失門宗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王
子充胡仲申二公如官厨內醞差有風法而不
堪清絕劉伯溫如叢臺少年入說社便辟流利
小見口才高李迪如拍張檐幢急迅眩眼蘇伯
衡如十室之邑粗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
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滌洄滉漾之狀頗少解

大紳如遞夾快馬急速而少步驟揚士奇雅步
徐言詳和中時露寒儉又如新廷尉贖有法而
簡丘仲深如太倉粟陳陳相因李賓之如開講
法師上堂敷腴可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如何
敬容好整潔夏月屨衣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弔
喪緩步嚴服動止舉舉而乏至情吳原博如茅
舍竹籬粗堪坐起別無偉麗之觀王濟之如長
武城五千兵閉整堪戰而傷於寡羅景鳴如藥
鑄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桑民懌如社

劇夷歌亦自滿眼充耳揚君謙如夜郎王小具
君臣不知漢大羅彛正如姜斌道士升講壇語
不離法而玄趣自少陳公甫如坐禪僧聖諦一
語東塗西抹亦自動人祝希哲如匠工製錦絲
理多類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
又如飛瀑布巖一瀉千尺無淵渟沈冥之致崔
子鍾如古法錦文理黯然雅色可愛惜窘邊幅
李獻吉如樽彛錦綺天下瓌瑤而不無追蝕絲
理之病何仲默如雉暈五彩飛不百步不能鑠

人目睛徐昌穀如風流少年顧景自愛鄭繼之
如孔北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衡如絲竿旄牛
珍貴能負而不曉步驟康德涵如嘶聲人唱霓
裳散序格高音卑王敬夫如狐禪鹿僊亦自縱
橫高子業如玉盤露屑故自清貴夏文愍如登
小丘展足見平野然是疏議耳王稚欽書牘如
麗人訴情他文未稱郭介夫如鄉老叙事粗見
亶亶豐道生如骨董肆真廣雜陳時亦見寶李
舜臣如盆池中金魚政使足翫江湖空濶便自

渺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豔
黃勉之如新安大商錢帛米穀金銀俱足獨法
書名畫不真陸浚明如捉麈尾人從容對談名
理不乏江于順如試風雛鷹矯健自肆袁永之
如王武子擇有才兵家兒命相不厚揚用脩如
繒綵作花無種種生氣暑文升如小家子充烏
衣諸郎終不堪似王允寧如下邑工琢玉器非
不奇貴痕跡宛然又如王子師學華相國在形
迹間所以愈遠羅達夫如講師叅禪兩處著脚

俱不堪高坐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構華煥
卷空宛轉第匠師手不讀木經中多可憾許伯
誠如通津郵資用本少供億不虛薛君采如嚼
白蠟杖青蘆不勝淡弱朱子价如小兒吹蘆笙
得一二聲似欲隸太常喬景叔如江東秀才文
弱都雅而氣不壯吳峻伯如佛門中講師雖多
而不識本來面目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
洋不則一瀉而已盧少樵如春水橫流滔蕩縱
逸而少歸宿梁公實如貧士好古器非不得一

二醒眼者政苦難繼耳宗子相如駿馬多蹶又
如妙音聲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李于
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
胡可重不可議

獻吉才氣高雄風骨適利天授旣奇師法復古首
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要其所詣亦可畧陳
騷賦上擬屈宋下及六朝根委有餘精思未極
擬樂府自魏而後有逼真者然不如自運滔滔
莽莽選體建安以至李杜無所不有第於謝監

未是初日芙蓉僅作顏光祿耳七言歌行縱橫
如意開闔有法最爲合作五言律及五七言絕
時詣妙境七言雄渾豪麗深於少陵抵掌捧心
不能厭服衆志文酷放左氏司馬敘事則奇持
論則短間出應酬頗傷率易

仲默才秀於李氏而不能如其大又義取師心功
期舍筏以故有弱調而無累句詩體翩翩俱在
鴈行顧華玉稱其咳唾珠璣人倫之雋騷賦啓
發擬六朝者頗佳他文促薄似未稱是

昌穀少卽摘詞文匠齊梁詩沿晚季咀六朝之精
旨採唐初之妙則天才高朗英英獨照律體微
乖整粟亦是浩然太白之遺也騷誄頌劄宛爾
潘陸惜微短耳今中原豪傑師尊獻吉後俊開
敏服膺何生三吳輕雋復爲昌穀左袒摘瑕攻
類以摸剽病李不知李才大固苞何孕徐不掩
瑜也李所不足者刪之則精二子所不足者加
我數年亦可至矣

徐昌穀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楊用脩有六朝之

學而非其才薛君采才不如徐學不如揚而小撮其短又事事不如何李樂府五言古可得伯仲耳

昌穀之於詩也黃鵠之于烏瓊瑤之于石松桂之于木也高叔嗣空谷之幽蘭崇庭之鼎彝也高季廸之流暢邊庭實之開麗鄭繼之之雄健王子衡之宏大孫太初之奇拔顧華玉之和適李賓之之通爽馬仲房之華整皆其次也可謂兼能而不足薛君采俞仲蔚之於五言古王稚欽

吳明卿之於五言律又明卿子與之於七言律高子業之於五言古近體各極妙境可謂專至而有餘

李文正爲古樂府一史斷耳十不能得一黃才伯辭不稱法顧華玉邊庭實劉伯溫法不勝辭此四人者十不能得三王子衡差自質勝十不能得四徐昌穀雖不得叩源推委而風調高秀十不能得五何李乃饒本色然時時已調雜之十不能得七于鱗字字合矣然可謂十不失一亦

不能得八

何仲默謂獻吉振大雅超百世書薄子雲賦追屈
原王子衡云執符於雅謨游精於漢魏以雄渾
爲堂奧以蘊藉爲神樞思入玄而詭寡和如鳳
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異黃勉
之云興起學士挽回古文五色錯以彪章八音
和而協美如玄造包乎品物海渤匯夫波流又
云江西以後愈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
種種殊別新新無已其推尊之可謂至矣然王

敬夫薛君采各有漫興詩王詠何云若使老夫
須下拜便教獻吉也低頭薛云俊逸終憐何大
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則似有不盡然者及觀何
之駁李詩有云詩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空
同丙寅間詩爲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試取丙寅
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
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黯淡而中理披慢讀
之若搖鞞鐸耳李之駁何則曰如搏沙弄泥散
而不瑩濶大者鮮把持文又無針線又云如仲

默神女賦帝京篇南游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
有此法乎蓋彼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為高而
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雖
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
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疊
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二子之
言雖中若戈矛而功等藥石特何謂李江西以
後為離與勉之言背馳此未識李耳李自有二
病曰模倣多則牽合而傷跡結構易則靡縱而

弗工

獻吉之於文復古功大矣所以不能厭服衆志者
何居一曰操撰易一曰下語雜易則沈思者病
之雜則顯古者卑之

獻吉文如譜傳于肅愍康長公碑封事數章佳耳
其他多涉套而送行序尤率意可厭殷少保正
甫為于鱗誌銘云能不為獻吉也者乃能為獻
吉者乎唯于鱗自云亦然

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麟鳳乎

夫鳳質而龍變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賦至何李差足吐氣然亦未是當家近見盧次梗
繁麗濃至是伊門第一手也惜應酬爲累未盡
淘洗之力耳余與李于鱗言盧是一富賈胡群
寶悉聚所乏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李大笑以
爲知言然李材高不肯作賦不知何也俞仲蔚
時得佳者其爲誄贊辭殊古

仲默別集亦不能佳惟空同集是獻吉自選然亦
多駁雜可刪者余見李嵩憲長稱其黃河水遶
漢宮牆河上秋風鴈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
軍韜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
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畧只今誰是郭汾陽一首
李開先少卿誦其逸詩凡十餘首極有雄渾流
麗勝其集中存者爾時不見選何也

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至獻吉而大至于鱗而高
絕句俱有大力要之有化境在

獻吉有限韻贈黃子一律云禁烟春日紫烟重子
昔爲雲我作龍有酒每邀東省月退朝曾對掖

不
門松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體
幸強黃犢健柳吟花醉莫辭從昌穀有寄獻吉
一律云汝放金鷄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日
暮經過燕市曲解裘同醉酒罇傍徘徊桂樹涼
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逢雨雪知予
遙度赤城梁李雖自少陵徐自青蓮而李得青
蓮長篇法徐得崔沈琢句法當為本朝七言律
翹楚而諸家選俱未及于鱗亦遺之皆所未解
也

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
得杜貌華州王維禎得杜一支閩州鄭善夫得
杜骨然就其所得亦近似耳唯孟陽具體而微
李少卿報蘇屬國書不必論其文及中有逗脫者
其傳合史傳纖毫畢備贗作無疑第其辭感慨
悲壯宛篤有致故是六朝高手 明唐伯虎報
文徵明王稚欽答余懋昭二書差堪叔季伯虎
他作俱不稱稚欽於文割裂比擬亡當者獨尺
牘差工耳



講學者動以詞藻為雕蟲之技工文者則舉拙語
為談笑之資若枘鑿不相入無論也七言最不
易工吾姑舉諸公數聯如翼軫衆星朝北極岷
嶓諸嶺導南條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
上潮此薛文清句也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
高不礙牆狂搔短髮孤鴻外病卧高樓細雨中
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處處同殘書漢楚
燈前壘小閣江山霧裏詩化石未成猶有淚舞
鸞雖在不驚塵此莊孔暘句也竹上背水題將

徧石筍穿沙坐欲平出牆老竹青千箇汎浦春
鷗白一雙竹徑傍通沽酒寺桃花亂點釣魚船
此陳公甫句也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
黃昏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春山
日暮成孤坐游子天涯正憶歸沙邊宿鷺寒無
影洞口流雲夜有聲春巖過雨林芳淡暗水穿
花石溜分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
天迥樓臺舍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幽人月出
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山色古今餘王氣江

流天地變秋聲棋聲竹裏消閒晝藥裹窓前對
病僧月遶旌旗千嶂暗風傳鈴柝九溪寒此王
文成句也何嘗不極其致

公甫少不甚攻詩伯安少攻詩而未就故公甫出
之若無意者伯安出之不免有意也公甫微近
自然伯安時有警策

顧華玉才華在朱鄭之上特以其調少下耳如君
王自信圖中貌靜女虛迎夢裏車又古寺頻來
僧盡老重陽欲近蟹爭肥無論體裁俱雋婉有

味至御前却輦言無忌衆裡當熊死不辭尤覺
矯矯壯麗朱句如寒菊抱花餘舊摘慈鴉將子
試新飛亦自楚楚

王敬夫七言律有出門二月已三月騎馬陳州來
亳州一首風調佳甚而選者俱不之知何也
邊庭實聞已卯南征事云不信土人傳接駕似聞
天語詔班師此欲爲古人惻怛忠厚之語而
未免紐造也至自憐秋雨滴不復種芭蕉或云
自聞秋雨聲不愛芭蕉色則上韻亦自可押而

意尤深婉如題文山祠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
精衛浙江潮却甚精麗

楊工於證經而疎於解經博於禪史而忽於正史
詳於詩事而不得詩旨精於字學而屈於字法
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凡有援據不
妙墨守稍涉評擊未盡輸攻

予少時嘗見傳揚用脩春興末聯云虛擬短衣隨
李廣漢家無事勒燕然甚美其意爲之擊節又
讀陸子淵聞警一聯云大將能揮白羽扇君王

不愛紫貂裘紫貂事雖稍涉宋然不甚露其使
事之工駢整含蓄殊不易匹

常明卿有詩弔韓信漢代稱靈武將軍第一人禍
奇緣躡足功大不謀身帶礪山河在丹青祠廟
新長陵一杯土寂寞亦三秦至今爲中原豪俠
之冠

高子業詩如積賤詎有基履榮誠無階旣妨來者
途誰明去矣懷茫然大楚國白日失兼城久卧
不知春茫然怨行役爲客難稱意逢人未敢言

失路還爲客他鄉獨送君衆女競中閨獨退反
成怒寒星出戶少秋露墜衣繁以我不如意逢
君同此心當軒留駟馬出戶倚雙童里中夷門
監牆外酒家胡爲農信可歡世自薄耕稼問年
有短髮逐世無長策林深得日薄地靜覺蟬多
又文章知汝在功名何物是騎馬問春星殘雨
夕陽移清婉深至五言上乘

王稚欽有聞箏一首花月可憐春房攏映玉人思
繁纖指亂愁劇翠蛾顰授色歌頻變留賓態轉

新曲終仍自叙家世本西秦又一書答人云綺
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移義和旣
逝蘭膏嗣輝逸興狎棕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
遺纓絕俱妙極形容可謂才子

胡孝思嘗爲吾吳郡守才敏風流爲一律紀事云
聞道鑿輿曉渡河嶽雲縹緲護晴珂千官玉帛
嵩呼盛萬國衣冠禹貢多鎖鑰北門留統制璿
璣南極扈義和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
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

黃才伯詩亦有佳語如青山知我吏情澹明月照
人歸夢長又長空贈我以明月海內知心惟酒
杯門前馬躍簫鼓動柵上雞啼天地開倦游却
憶少年事笑擁如花歌落梅雖格不甚古而逸
宕可取然至末句乃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喻蓋
此公作美官講學恐人得而持之也

少陵句云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頗無關涉爲
韻所強耳後世不解事人翻以爲法至於北地
所謂鄭縈騎驢無功行縣行縣騎驢既非實事

王績鄭縈又否通人生俗無謂大可戒也近代
謝茂秦大有此病蓋不學之故

宮采初傳長命縷中官競插辟兵符衡陽刺史新
除道濟北藩王已上書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
清嘯滿樓中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
兵儒生東閣承顏色酋長西羌識姓名繁花向
日宜供笑幽鳥逢春各異啼老去自秦簫粟
西征曾比漢嫖姚水落盡如雷電過山迴俱作
鳳凰飛山學翠屏開作畫水從金谷瀉成春門

逕近連馳道樹池塘遙接漢宮流雲裁玉葉和
烟潤瀑濺珠花映雨飛此嘉靖時爲初唐者也
細雨薜蘿侵石徑深秋稷稻滿山田業淨六根
成慧眼身無一物到茅庵空庭廬嶽晴雲色燕
坐潯陽江水聲虎患已從鄰境去猿聲偏近郡
齋前萬里辭家身是夢三年作郡口爲碑遶院
松林嵐翠重滿庭蕉葉雨聲多清樽自對叢花
發高枕無如啼鳥何此其稍變而中唐者也
吾友宗子相天才奇秀其詩以氣爲主務於勝人

間有小瑕及遠本色者弗恤也異明鄉才不勝
宗而能求詣實境務使首尾勻稱宮商諧律情
實相配子相自謂勝吳然已不戰屈矣徐子與
斟酌二子頗得其中已是境地精思便達梁公
實工力故久才亦稱之

子相自閩中手一編遺余乃五七言近體予摘其
佳句書之屏間雖沈侯采王筠之華皮生推浩
然之秀不是過也世言古今不相及殊贖贖有
識者當辨之耳中聯寄贈予者如萬里藤蕪色

秋風一夜深又一身詩作癖萬事酒相捐枕簟
疎秋雨江山隔暮烟又金山一柱立滄海萬波
隨又愁來失俯仰書去畏江河又屢書心盡折
一字眼堪枯又袖中芳草寒相負馬首梅花春
自憐孤角千家滄海戍故人雙鬢薊門烟他作
如開尊銷夜燭聽雨長春蔬又爾輩甘雲卧吾
生豈陸沈又宦情疎病後世事得愁先又青山
移病遠白鴈寄書輕又忽雨新楓橘如雲長巖
薇又工樹低從密溪流曲更分又雨氣千江入

秋聲萬木多又日落中原紫天高北斗垂又夜
立殘砧杵園行久薜蘿又江平低鴈翼潮落進
漁竿又星河雙杵夕風雨七陵秋又戰伐乾坤
色安危將相功又白雪孤調世黃金巧識人又
種橘開新溜尋芝數落霞又生難看白髮死豈
負青山又誰家羌笛吹明月無數梅花落早春
又愁邊鴻鴈中原去眼底龍蛇畏路多又衝泥
匹馬時時立入座寒雲片片孤又絕壁畫開風
雨色斷虹秋掛薜蘿長結句如登樓知有賦莫

和曼言
卷三
向衆人傳又浮生同遠近斟酌向鷓鴣又秦陵
千古淚一灑翠華東又吾將付風雨片片作龍
鱗又自知寒色甚不敢怨明珠又薊門舊侶能
相憶八月雙鴻起太湖又衣裳歲暮吾將換好
與青山長薜蘿又浮生轉覺江湖窄難把衣裳
任芰荷又醉來偃蹇三湘裏更是何人白雪篇
又江門千里垂楊色莫把時名負釣綸精言秀
語高處羽翼王孟下亦追步錢劉

謝茂秦曳裾趙藩嘗謁崔文敏銑崔有詩贈之

以救盧次榎北游燕刻意吟詠遂成一家句如
風生萬馬間又馬渡黃河春草生皆佳境也其
排比聲偶爲一時之最第興寄小薄變化差少
僕嘗謂其七言不如五言絕句不如律古體不
如絕句又謂如程不識兵部伍肅然刁斗時擊
而寡樂用之氣

吾嘗合刻盧次榎俞仲蔚及茂秦集蓋取次榎騷
賦俞五言古謝近體爲一耳然歌行旣乏絕句
亦少俞嘗有寶劔篇中海內嘗令萬事平匣

中不惜千年死如此語亦不可多得

徐子與之於各體無所不工明卿乃有獨至

李于鱗文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

前其自敘樂府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又云日新

之謂盛德亦此意也若尋端擬議以求日新則

不能無微憾世之君子乃欲淺摘而痛訾之是

訾古人矣

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鱗簡而法且

有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

余嘗有漫興十絕其一云野夫興到不復刪大海

迴風生紫瀾欲問濟南奇絕處蛾眉天半雪中

看於乎此義邈矣寥寥誰解者

于鱗才可謂前無古人至於裁鑒亦不能無意向

余爲其古今詩刪序云今于鱗而輕退古之作

者間有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

也此語雖爲于鱗解紛然亦大是實錄

始見于鱗選明詩余謂如此何以鼓吹唐音及見

唐詩謂何以衿裾古選及見古選謂何以箕裘

風雅乃至陳思贈白馬杜陵李白歌行亦多棄
擲豈所謂英雄欺人不可盡信耶

于鱗歸杜門嘗爲詩有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
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者矣

于鱗嘗爲朱司空賦新河詩中一聯曰春流無恙
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不知者以爲上單下
重按三月水謂之桃花水爲害極大此聯不惟
對偶精切而使事用意之妙有不可言者

于鱗自棄官以前七言律極高然其大意恐以字
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故三首而
外不耐雷同晚節始極旁搜使事該切措法操
縱雖思探溟海而不墮魔境世之耳觀者乃謂
其比前少退可笑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沒惜其
不多寥寥絕響

王允寧生平所推伏者獨杜少陵其所好談說以
爲獨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貴有照應有開闔有
關鍵有頓挫其意主興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
插要之杜詩亦一二有之耳不必盡然予謂允

寧釋杜詩法

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出三謝以後者峭峻過之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於辭而微傷其氣晚節雄麗精美縱橫自如燁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絕句亦是太白少伯鴈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盡少陵之變誌傳之文

出入左氏司馬法甚高少不滿者須益今事以附古語耳序論雜用戰國策韓非諸子意深而詞博微苦纏擾銘辭奇雅而寡變記辭古峻而太琢書牘無一筆凡語若以獻吉並論于鱗高獻吉大于鱗英獻吉雄于鱗潔獻吉冗于鱗艱獻吉率令具眼者左右袒必有歸也

喬景叔世寧所有行卷內一七言律寄王太史元思謫戍玉壘者云學士兩朝供奉年上林詞賦萬人傳一從玉壘長為客幾放金雞未擬還聞

道買田臨灌口能忘歸馬向秦川五陵他日多
豪俊空望城南尺五天詞頗佳而集不之選何
也集詩小弱不稱豈梓行者有長吉友人之恨
耶聞康德涵卒後佳文章俱爲張孟獨摘取今
其集殊不滿人意以此予於于鱗不爲刪削耳
太原兄弟俱擅菁華汝南父子嗣振騷雅徵仲三
絕彭嘉有二道復二妙括得其一吳中一時之
秀海內寡儔

皇甫子安之東覽古選頗勝子循之碑樓近體爲

佳子安卒蔡子木以詩哭之云五字沈吟詩品
絕一官憔悴世途難可謂實錄蔡每對余讀輒
哽咽淚下又華先生哭施子羽云生前獨行殊
寡諧死後遺文更誰輯比之一領青山消不得
者更神傷矣

吳人顧季狂頗豪於詩不得志章道華用短不入
卑調劉子威用長不作凡語周公瑕挫名割愛
潛心吾黨黃淳父麗句精言時時驚坐王百穀
苟能去巧去多便足名世魏季朗滔滔洪藻張

幼于朗朗警思伯起正自斐然魯望必為媿媿對陸叔平俞仲蔚便似見古人又雲間莫雲卿練川殷無美詞翰清麗時時命駕吾廬步武之外有曹甥子念者近體歌行酷似其舅王君載者能為騷賦古文饒酒德亦何嘗落莫也吾在晉陽有感云借問吳閭詩酒席十年雞口有誰爭殆是實錄

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雜調夫意在筆先筆隨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證必切敢於數子云有微長庶幾未之逮也而竊有志耳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令人至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絀徵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

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拙筆明遠累辭於
乎忌則忌矣後世覓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揚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乘從
又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揚
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
於積猗頓之財

王充有云韓非之書傳在秦廷始皇歎不得與此
人同時陸賈新語奏一篇高祖稱善左右呼萬
歲王莽時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因至大用

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文皆比
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若金玉
孝明覽而異焉當時人主自曉文藝作主試令
人躍然

應制爭標往往擅場如昆明夜珠入上官之選龍
池錦袍奪東方之氣聲華豔羨遂無其偶又有
武平一者以正月八日立春綵花應制詩成中
宗手勅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蕊
之先開訝黃鸞之未轉循環吟咀賞歎無懷今

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讀中宗紀令人懋懋氣
塞惟於詩道似有小助至離宮列席領略佳候
使才子操觚次第稱賞亦是人主快事爲詞林
佳話

巧遲拙速摛辭與用兵故絕不同語曰枚臯拙速
相如工遲又曰工而速者唯士簡一人士簡張
率也第一時賞譽之稱耳皇甫氏乃以入談何
也時又有蘭陵蕭文琰吳興丘令楷一擊銅鉢
響滅而詩成唐溫飛卿八义手而成八韻小賦

俱不足言蓋有工而速者如淮南王禰正平陳
思王王子安李太白之流差足倫耳然鸚鵡一
揮子虛百日煮豆七步三都十年不妨兼美

謝安石見阮光祿白馬論不卽解重相咨盡阮歎
曰非惟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杜
公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亦謂此耳夫
剡鉢心腑指摘造化如探大海出珊瑚奈何令
逐臭吠聲之士輕讀之也至於有美必賞如響
之應連城隱璞卞生動容流水離絃鍾子拊心

古人所以重知己而薄感恩夫豈欺我

每歎嵇生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覽之猶為不堪况其身乎與陶徵士自祭預輓皆超脫人累默契禪宗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陶云但恨在生時飲酒未得足此非牽障語第乘謔云耳孔文舉生存何所慮長寢萬事畢歐陽堅石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石季倫天下殺英雄卿亦何為爾潘安仁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謝靈運邂逅竟幾何脩短非所愍符朗冥心乘和暢未

覺有始終元真興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皆能驅使大雅以豁至怖便未真得猶足過人若乃息夫絕命於玄雲蔚宗推醜於一丘可謂利口則吾誰欺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今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祕則真宰默讎擅人群之譽則衆心未厭故呻佔推琢幾於伐性之斧豪

吟縱揮自傳爰書之竹矛刃起於鬼鋒羅網布
於鴈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爲之愴
然以慨肅然以恐

詞者樂府之變也昔人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
揚用脩又傳其清平樂二首以爲調祖不知隋
煬帝已有望江南詞蓋六朝諸君臣頌酒賡色
務裁豔語默啓詞端寔爲濫觴之始故詞須宛
轉絲麗淺至儂俏挾春月烟花於閨幃內奏之
一語之豔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爲

貴耳至於慷慨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作
可耳作則寧爲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六
朝隄也卽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爲也何者
其婉孌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
近俗也詩蟬緩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詩而
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言其業李氏晏氏
父子者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
也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

辯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興而樂府亡矣曲興而詞亡矣非樂府與詞之亡其調亡也何元朗云樂府以敷逕揚厲爲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

隋煬李白調始生矣然望江南憶秦娥則以辭起調者也菩薩蠻則以辭按調者也

楊用脩所載太白有清平樂二闕識者以爲非太白作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不應復有詞第所謂女伴莫話高眠六宮羅

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教在誰邊亦有情語余每誦之及樂天絕句云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遍却及千門三千宮女如花面幾箇春來無淚痕輒低回歎息古之怨女棄才何限也

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風乍起吹皺一池萍水關卿何事與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此語不可聞鄰國然是詞林本色佳話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意似祖述之而句小不逮然亦佳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外曉風殘月與秦少游酒醒處殘陽亂鴉同一景事而柳尤勝

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隋煬詩也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少游詞也語雖蹈襲然入詞尤是當家

昔人謂銅將軍鐵著板唱蘇學士大江東去十八九歲好女子唱柳屯田楊柳外曉風殘月為詞家三昧然學士此詞亦自雄壯感慨千古果令銅將軍於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至咏楊

花水龍吟慢又進柳妙處一塵矣

予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清天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又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爽語也其詞濃與淡之間也

歸來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能有幾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直是詞手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暖春雞報非歌行麗對
手細雨夢迴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青鳥不
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識燕歸來非律詩俊語乎然是天成一
段詞也著詩不得

斜陽只送平波遠又春來依舊生芳草淡語之有
致者也角聲吹落梅花月又滿院落花春寂寂
又一鈎淡月天如水又鞦韆外綠水橋平又地
卑山潤人靜費鑪烟淡語之有景者也平蕪盡

處是青山行人又在青山外又郴江幸自遶郴
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此淡語之有情者也拚則
而今已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斷送一生憔悴
能消幾箇黃昏此恒語之有情者也咏雨點
點不離楊柳外聲聲只在芭蕉裏此淺語之有
情者也淡語恒語淺語極不易工因爲拈出
美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
字以故價微劣於柳然至枕痕一線紅生玉又
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綿冷其形容睡

起之妙真能動人

孫夫人間把繡絲擣認得金針又倒拈可謂看朱成碧矣李易安此情無計可消除方下眉頭又上心頭可謂憔悴支離矣秦少游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則十二時無間矣此非深於閨恨者不能也易安又有寵柳驕花寒食夜種種惱人天氣寵柳驕花新麗之甚

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類易安

而小遜之其天淡銀河垂地語却自佳

溫廷筠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陳無已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皆彈箏俊語也

張子野青門引万俟雅言江城梅花引青玉案句字皆佳詞內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又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三瘦字俱妙

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俱妙在押字乍雨乍晴花易老却不在押字而

在乍字

史邦卿題燕曰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
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相
字星相之相從俗字

永叔極不能作麗語乃亦有之曰隔花啼鳥喚行
人又海棠經雨臙脂透

王元澤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鬪可謂巧而費力
矣史邦卿做雨欺花將烟困柳殆尤甚焉然與
李漢老叫雲吹斷橫玉謝勉仲染雲爲幌美成

暈酥砌玉魯直鶯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
俱爲險麗

吾愛司馬才仲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
雨有天然之美令鬪字者退舍

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
之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

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
公極矣南宋如曾覿張掄輩應制之作志在鋪
張故多雄麗稼軒輩撫時之作意存感慨故饒

明爽然而穠情致語幾於盡矣

元有曲而無詞如虞趙諸公輩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氣槩屬詞詞所以亡也

我明以詞名家者劉誠意伯溫穠纖有致去宋尚隔一塵楊狀元用脩好八六朝麗事似近而遠夏文愍公謹最號雄爽比之辛稼軒覺少精思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比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何元朗云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高平般涉三調南人之歌亦有南九宮然南歌或多與絲竹不協豈所謂土氣偏詖鍾律不得調平者耶

涵虛子記元詞一百八十七人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鼉鼓浪費唐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鷓鴣王實甫如花

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
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无咎如太華孤峯已
上十二人爲首等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賓
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間雲魚于去矜如
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如竹裏
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
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珮玉鳴鑾劉廷
信如摩雲老鶻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
孤雲野鶴馬九皋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

瑤草蓋西村如清風爽籟朱廷玉如百卉爭芳
庾吉甫如奇峰散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
庵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
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盤
牡丹阿魯威如鶴唳青霄呂止庵如晴霞結綺
荆幹臣如珠簾鸚鵡陸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
夫如雪窓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
玉笛橫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
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劔氣冲霄

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鷗鷺凌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瑟李叔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宜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

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鴈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蓉尚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鴛戲波已上七十人次之又

有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庵高拭史敬

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百五人不著題評抑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謂嚴矣

國初十有六人王子一如長鯨飲海又如漢庭老吏劉東生如海嶠雲霞王文昌如滄海明珠谷子敬如崑山片玉可入首等藍楚芳如秋芳桂子陳克明如孤鶴鳴臯穆仲義如洛神凌波湯舜民如錦屏春風賈仲名如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雲林之豹楊彥華如春風飛花楊文奎如匡廬墨阜夏均政如南山秋色唐以初如僊女散花可次貫酸齋輩

四友齋叢說

何良俊

詩有四始有六義今人之詩與古人異矣雖其工拙不同要之六義不可一日闕於天下者也苟於六義有合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六義苟闕卽古人之詩何取焉余觀孔子所定三百篇雖淫奔之詞猶存之以備法鑒則其所去者正所謂於六義有闕者是也况六義者旣無意象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邈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裋又何恠乎今之作者之不知

之耶然不知其要則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則其所謂托興引喻與直陳其事者又將安從生耶今世人皆稱盛唐風骨然所謂風骨者正是物也學者苟以是求之則可以得古人之用心而其所作亦庶幾乎必傳若舍此而但求工於言句之間吾見其愈工而愈遠矣

詩以性情為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今詩家所稱莫過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意深至而辭句簡質其後或有托諷者其詞不得

不曲而婉然終始只一事而首尾照應血脉連屬何等妥貼今人但模倣古人詞句餽釘成篇血脉不相接續復不辨有首尾讀之終篇不知其安身立命在於何處縱學得句句似曹劉終是未善

選詩之中若論華藻綺麗則稱陳思潘陸苟求風力適迅則自十九首之後便有劉楨左思

詩家相沿各有流派蓋潘陸規模於子建左思步驟於劉楨而靖節質直出於應璩之百一蓋顯

然明著者也則知鍾叅軍詩品亦自具眼
詩自左思潘陸之後至義熙永明間又一變矣然
當以三謝為正宗蓋所謂芙蓉出水者不但康
樂為然如惠連秋懷玄暉澄江淨如練等句皆
有天然妙麗處若顏光祿鮑叅軍雕刻組績縱
得成道亦只是羅漢果

永明以後當推徐庾陰何蓋其詩尚本於情性但
以其工為柔曼之語故乏風骨猶不甚委靡若
梁元帝簡文帝劉孝綽後至楊素孫萬壽諸人
則頽然風靡矣陳伯玉出安得不極力振起之
哉

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自是不同如王無
功古意李百藥郢城懷古之作尚在陳子昂之
前然其力已自勁挺蓋當興王之代則振迅激
昂氣機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孰謂文章不
關於氣運哉

唐人詩如王無功山中言志王維贈房瑄詩是皆
直言情致何等真率若後人便有許多緣飾

世之言詩者皆曰盛唐余觀一時如王右丞之清
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
曠李頎之沉著岑嘉州之精鍊高常侍之老健
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極者也然終
輸杜少陵一籌蓋盛唐之所重者風骨也少陵
則體備風骨而復包沈謝之典雅兼徐庾之綿
緜采初唐之藻麗而清深豪宕俊逸高曠沉著
精鍊老健蓋無所不備此其所以集大成者與
沈宋始創爲律詩排比律法穩順聲勢其鑄詞已
別是一格矣然觀其五言古詩大率以五言律
詩句用之夫律詩之句不可用於古詩中猶古
詩句不可用於律詩中也故五言律雖工而五
言古詩終輸陳拾遺一籌

韋左司性情簡遠最近風雅其恬淡之趣亦不減
陶靖節唐人中五言有陶謝遺韻者獨左司一
人

五言絕句當以王右丞爲絕倡七言絕句則唯王
昌齡李太白劉賓客擅場餘不逮也

張籍長於樂府如節婦吟等篇真擅場之作

中唐人詩如月到上方諸品靜身持半偈萬緣空之句興象俱佳可稱名作

齊梁體自盛唐一變之後不復有爲之者至溫李出始復追之今觀溫飛卿西州曲及李義山之無題與詠月詠荷花效江南曲又效徐陵體賜更衣等作使雜之王臺新詠中夫孰有能辨之者

宋初之詩劉子儀楊大年諸人皆學李義山謂之

西崑體然義山蓋本之少陵也當時猶具體而微至神宗朝蘇東坡黃山谷王半山陳后山諸公出而詩道大備東坡山谷專宗少陵半山稍出入盛唐后山則規模中唐簡質可尚

倪雲林詩法韋蘇州思致清遠能道不喫煙火食語昔人言韋蘇州鮮食寡欲愛掃地焚香而坐雲林實類之蓋不但其詩之酷似而已

袁海叟尤長於七言律其詠白燕詩世尤傳誦之而空同以爲白燕詩最下最傳蓋以其詠物太

工之興象耳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康滸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倡復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寶應朱交溪則其流亞也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稍後則有亳州薛西原蕙祥符高子業叔嗣廣西戴時亮欽沁水常明卿倫河南左中川國璣關中馬西玄汝驥諸人薛西原規模大復時出入初唐而過於精潔失其本也便覺太枯高子業是學中唐者

故愈淡而愈見其工耳馬西玄極重戴時亮二公皆工初唐故也左常二公宗李翰林皆翩翩欲度驊騮前者也他如王庸之教李川甫濂則空同門人樊少南鵬戴仲鵬冠孟望之洋則大復門人譬之孔門其田子方荀卿之流列王槐野論詩必要有照映有開合有關鍵有頓挫而南人唯重音調不甚留意於此若近時吳下之作不復有首尾矣

詩式云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

東而得若神表又曰詩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
溢要氣足而不怒張此語皆切中詩家肯綮古
今論詩無有能出其右

詩說

謝榛

詩乃模寫情景之具情融乎內而深且長景耀于
外而遠且大當知神龍變化之妙小則入乎精
罅大則騰乎太宇此惟李杜二老知之古人論
詩舉其大要未嘗喋喋以泄真機但恐人小其
道爾詩固有定體人各有悟性夫有一字之悟
一篇之悟或由小以擴乎大因著以入乎微雖
小大不同至於渾化則一也或學力未全而驟
欲大之若登高臺而摘星則廓然無著手處若

能用小而大之之法當如行深洞中捫壁盡處豁然見天則心有所主而奪盛唐律體追建安古調殊不難矣

得句不在遲速以工爲主若麗而雅清而健奇而穩此善造句者務令想頭落於不可測處

凡作詩須知要緊下手處便了當得快也其法有三曰事曰情曰景若得要緊一句則全篇立成熟味唐詩其樞機自見矣

凡作詩先得警句以爲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若主客同調方謂之完篇

初唐盛唐十二家詩集併李杜二家當選其諸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哀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壅謫仙而畫少陵也何者萬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

凡作七言絕句起如爆竹斬然而斷結如鐘鐘餘響不輟此法之正也

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者

清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樂府
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

詩本無說古人獨妙在心所蘊深矣漢魏有詩而
無法託之比興不淺魏晉諸家同一源流各見
體裁鏗然聲律之漸至鮑謝輩對偶已工綺麗
相炫駸駸乎唐初調矣暨李杜並出以骨為主
以氣爲輔其妙機渾涵而不露晚唐以來談詩
者紛紜互以雄辯相高使人愈趨愈遠不得捷
要故爾

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仄
穩帖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朝千變萬化至
盛唐極矣

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迹
可也

用事多則流於議論子美雖爲詩史氣格自高
作詩譬諸用兵慎敵則勝命題雖易不可造
筆至於渾化無施不可

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大曆以下稍有旁

出者作者當以盛唐爲法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渾成無迹此所以爲盛唐也宋人亦合刻意精鉅或難於起句借用傍韻牽強成章此所以爲宋也

長篇之法如波濤初作一層緊於一層拙句不失大體巧句最害正氣

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化韻勝似

海棠欲韻勝者易欲格高者難兼二者孟浩然得之

長篇古風最忌鋪叙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

氣格高雖的對不害爲大家氣格卑雖不拘對偶亦是小家

詩有四格曰興曰趣曰意曰理太白賤法

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此興也陸龜蒙詠白蓮曰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

時此趣也王建宮詞曰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
人恨五更風此意也李涉上于襄陽曰下馬獨
來尋故事逢一惟說峴山碑此理也吾
庸心以求或失之矣

盛唐人以漢魏之氣為主以六朝之辭為輔晚唐
人專以六朝為主所以這就有差等

五言律首句用韻宜突然而起勢不可遏若子美
落日在簾鉤是也若許渾天晚日一便無力

六



秘藪談宗卷之六

執圃擷餘

王世懋

詩四始之體惟郊專為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他

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

以故說詩者八自為見若孟軻荀卿之徒及漢

韓嬰劉向等或因字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

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為之

同子文岐

植惟成父校次

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詩懷亦自深于寄潘陸而後雖有四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于今餞送接贈之作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攣極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丁謂十六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俳律也當以質之識者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七
卽景造意何嘗有
真然矣然一家言未

盡古今之變也古
真以來曹子建出而始
爲宏肆多生情態此
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
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
不爲用矣翦裁之妙千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
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
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裨官都作雅音馬洵
牛溲咸成鬱於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
欲令人毀靚於張空考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
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

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為故事所使如禪家轉法華勿為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為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漢難至苦一漢倣時隔一塵即為建安不二落六朝一語為三謝

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玉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况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為病者摘瑕者因而酷病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詩者既知是瑕不妨并去如太史公蔓詞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定爾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

畧具數條以見其餘如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
范僕射一詩二壓情字老杜排律亦時誤有重
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闊之三何至王
摩詰尤多若暮雲空磧玉鞞角弓二馬俱壓在
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暎白鳥
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惜
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
二三四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
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卽景後必

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
行漏香鑪次聯云神詔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
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
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
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
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羣之句摩詰
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
缺陷如吾人不能運便自誦不流暢不爲可也
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繇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分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其間逗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爲嘉州函谷璠谿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于大曆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干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

和裏言宗 二卷
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為揜瑕雖然更千百世
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
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
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詞而隱然言
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
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
群肆擗剥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為律
者然不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評高天下者也

初學輩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
成篇因自說好古薄後世律不為不知律尚不
工豈能工古徒為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
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却本相
樂府兩字到老搔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
都曾做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詩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
者得杜工部四語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
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

是見道者得王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始知
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

李于鱗七言律佳潔響亮余兄極推較之海內爲
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鷺至使人厭余謂學于
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孟唐何者老
杜結構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
意象聲響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
來者彼學而成爲柳爲韓吾却又從韓柳學又
落一塵矣輕薄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

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
勢旣不能易韻以就我又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
就一題衍爲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
結之意每苦無餘于是別生支節而博會或卽
一意以支吾掣衿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
床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家寥難繼不
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
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豈非栢梁之

餘材初爲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談執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出亦見精嚴然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神情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者不少寧盡被

汰也邪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爲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意止擊節奏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

晚唐詩萎蕭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原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

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著盛唐惟青蓮龍標二
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沃心露骨便
非本色議論宜處逗宋詩之徑聲詞卑處開大
曆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
盛有稱大曆而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
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
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
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

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
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
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哉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遯迹詩第二
句下一物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
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
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
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
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執苑卮言余後觀郎士

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知襲用顏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華豈堪聞合掌可笑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朓二於發端比之于今有慚阻矣若謂出於譏戲何得入選果謂發端工乎謝宣城地下當為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目為勅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慨

慊差足勝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卽結語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為當乎日暮鄉關煙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煙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寧以予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為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則不敢辭

和曼言完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靈微月清光猶為君
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
靜為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雅堪作
配未易優劣也

錢貞外詩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
口其原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
唐相關何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衙官屈宋然詩自佳華于
子昂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
陵鬯其家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
又不足言矣

一日偶誦賈島素乾絕句見謝枋得注云旅寓十
年交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
渡素乾而望并州反以為故鄉也不覺大笑拈
以問玉山程生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
解余謂此島自思鄉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
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
素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并州且不得住何

况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註有分毫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爲問所未聞不知向自聽夢中語耳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

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

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乎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薛君采王稚欽之上邊廷實而下益無論矣

高季迪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高作僕

子美而後能爲其言而真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
家耳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
人語趣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更
合七言律獻吉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
似於情而求勝於句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于高處失穩
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永
知鹿死誰手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沉思久之如
瓴水去壘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全集却於此時
要下翦裁手段寧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
人各自爲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畧不能整頓攝
服使一軍無譁若爾朱榮處貼葛榮百萬衆求
之詩家誰當爲比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
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卽以充後故每不得佳余
戲謂河下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
沉思忽至種種真相見矣

附遺家兄元美書

世懋以丙子歲六月受四部稿於鄖邸奔走終歲
卒業舟車間未遑窺作者之奧也在昔士龍獻
評于平原君子無譏焉竊不自揆屢攄所見倘
汗我者以爲阿好則有斯集在夫角力者力有
大小角藝者藝有精疎所以皦然易辨者何在
旅勝旅負耳書畫稍涉印證便自難於藝力然
有跡可尋具眼自見至乃文章之業寸心千古
雕蟲自工刻鶩忘贗匠鑄旣自殊途評隲又豈

恒論雌雄今古於斯實難若區區之見猶謂匪
然政以世無真才才乏通方卽以吾兄言之弇
州一集足藏數賢卽忌才者可謂文章小道不
可謂才遜古人由斯而言寧無定價蓋謬悠之
談至乎人才極矣以是古非今之口值朝賢暮
佞之身幸則藏拙於筆端不幸則照成於脰角
所以我明三百年來堂堂大業而必謂聖庭絕
從哲廡隔塵遠則董相之賢不信於歆固近則
文成之詣尚思於羅李良可歎也詩道拓基於

北地極深於濟南然而採蓄之途尚狹游矯之神未克兼此二家登乎彼岸古唯陳思子美今則吾兄庶幾五兄境雖神詣然亦學以年邵白雲之什雖經刪改未離矜莊逮乎讎獄三輔建節青土字字快心言言破的性靈効矣變化見矣擊節賞勝每恨古人無此快句然謂稍遜古十九首意者亦坐斯媿居憂以後縱心觸象取材愈博演教彌神或鬼篆地文冥搜六合之外牛溲馬勃近取咫尺之間離觀則邈若無關

湊泊則天然一色大都字險者韻必妥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爲預設此真執林之絕技律家之玄造也甚或直指故陳纖辭間作雖淮陰用兵多多益善瞿曇拈指頭頭是道然第臆陳則謂周行所示末流宜慎何者恐比丘無餘鍼之能效羅什而有室也所以鄭襄諸篇特寡遊戲簡善諠以示娛弘大雅而垂訓意在茲乎騷賦同原長短各擅作者無幾成章斯達即使美不逮於古人長足掩乎末世况文質麗爾彬

彬具足者哉樂府一出必使于鱗匿響明卿竄
影宏篇奧句故是苦心極力之言齊梁小調當
與六言並觀前無敵手世眼不解取膺青蓮異
時分道並馳未可知也文章之妙尤不易言自
宋迄明可謂無文而吾兄獨收二李之都長上
接西京之宗旨紀事持論各臻妙境出沒變幻
殊非一途所謂大能使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
使之實實能使之虛遠能使之近近能使之遠
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庖丁解牛輪扁斲輪

莊生喻道吾以論文唯諸小論稍質于歐蘇而
微弱於韓柳尚未當家故毋足傷其大也弟與
胡郎元瑞論古今文人互有雌黃至于吾兄無
可瑕摘妄謂具美之中稍露巧骨似于古人滔
滔莽莽渾厚質直之意少殊然作文至此正亦
何須莽直胡郎笑而不答元瑞又爲弟言古八
文章大家無關博洽至專門肉譜尚多譌漏而
君家中丞於博洽中特擅精覈此在古人尤以
爲難弟頗賞其能言抑亦可爲篤論矣昔玄德

短氣於伯符衛媪揮涕於逸少弟豈敢謂來者
之無人終自信真才之難再耳興集神來不知
所裁倘獲首肯毋以示人如其未安請俟來論

少室山房詩評

胡應麟

夫燧人遐邈聲詩篋聞尼父刪脩制作斯備夷考
國風雅頌非聖臣名世之筆則田峻紅女之詞
大以紀其功德微以寫厥性情曷嘗刻意章句
步趨繩墨而質合神明體符造化猶夫上棟下
宇理出自然此道既開後之作者卽離朱墨翟
奚容措手東西二京人文勃鬱章益諸篇無非
二雅枚乘衆作亦本國風迨夫建安黃初雲蒸
龍奮陳思藻麗絕世無雙攬其四言實三百之

遺參其樂府皆漢氏之韻盛唐李杜氣吞一代
目無千古然太白古風步驟建安少陵出塞規
模魏晉惟歌行律絕前人未備始自名家是數
子者自開堂與自立門戶庸詎弗能迺其流派
根株灼然具在良以前規盡善無事旁搜不踐
茲途便為外道故四言未興則三百啓其源五
言首創則十九詣其極歌行甫起則李杜為之
冠近體大暢則開寶擅其宗使枚李生於六代
必不能舍兩漢而別構五言李杜出於五季必

不能舍開元而別為近體盛唐而後樂選律絕
種種具備無復堂與可開門戶可立是以獻吉
挺起成弘追師百代仲默勃興河洛合軌一符
古惟獨造我則兼工集其大成何忝名世上下
千餘年間豈乏索隱弔詭之徒趨異厭常之輩
大要源流既乏蹊徑多紆或南面而陟冥山或
褰裳而涉大海徒能鼓聲譽於時流焉足為有
亡於來世其僅存者若唐李長吉之歌行樊紹
止之序記堂與門戶竟何如哉

自二百篇以迄於今詩歌之道無慮三變一盛於漢再盛於唐又再盛於明典午創變至於梁陳極矣唐人出而聲律大宏大曆積衰至於元宋極矣明風起而制作大備

國初稱高楊張徐季迪風華頴邁特過諸人同時若劉誠意之清新汪忠勤之開爽袁海叟之峭拔皆自成一家人足相羽翼劉崧貝瓊林鴻孫賁抑其次也

國初文人率由越產如宋景濂王子充劉伯溫方希古蘇平仲張孟兼唐處敬輦諸方無抗衡者而詩人則出吳中高楊張徐貝瓊袁凱亦皆雄視海內至弘正間中原關右始盛嘉隆後復自北而南矣

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越詩派昉劉伯溫閩詩派昉林子羽嶺南詩派昉於孫黃仲衍江右詩派昉於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第格不甚高體不甚大耳

宣太史諸集格調體裁不甚逾勝國而才具瀾翻

風骨頴利則遠過元人昭代初雅堪禘禩而弘
正諸賢揚摧殊不及之用脩詩鈔始加蒐輯至
兩瑯琊咸極素章衆論遂定然高下便應及楊
徐張二子遠矣

務孟載結客少年行用沈君攸體如豪名獨擅秋
千社俠氣平欺蹴鞠場白璧一雙酬劔客明珠
千斛買胡娘金丸挾彈章臺左寶騎聞箏太液
旁梅子隔牆羞擲果桃花深院笑求漿等語視
沈作遠過之又岳陽一首壯麗欲亞孟浩然其

末句何人夜吹笛風急雨冥冥尤爲膾炙然元
調未除正坐此音節迫促故也

季迪下劉青田才情不若楊孟載氣骨稍減汪忠
勤以較張徐諸子不妨上座絕句小詩特多妙
詣但未脫元習耳旅興等作有魏晉風足爲國
朝選體前驅

符默於國初特推袁海叟其詩氣骨出高楊上才
情大弗如也閩林員外子羽諸體皆工五言律
元勝合處置唐錢劉不復辨別甘瑾浦源藍智

百有可觀

高廷禮擬早朝大明宮及送王李二少府詩如旌
旗半捲天河落閭闔平分曙色來清川雨散巴
山出大澤天寒楚樹微殊有唐風國初襲元此
調罕覩

子羽七言律如珠林積雪明山殿玉澗飛流帶苑
墻諸天日月環龍衮九域山河拱象廷衲經鴈
宕千峰雪定入蛾眉半夜鐘雲邊夜火懸沙驛
海上寒山出郡樓皆氣色高華風骨遒爽而諸
選詩家例取其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
銜來等句迺其下者耳

國初三張以靈光弼仲簡以靈氣骨豪上國初募
儔藻繪畧讓耳光弼仲簡亦有住處然率與元
人唱酬故明風當斷自高楊作始若廉夫大樸
輩俱鼎盛前朝無聞當代掠其餘剽尤匪所宜
宋承旨不喜作六朝語而思春曲十韻如南浦沉
書傳素鯉東風將恨與新鶯物華半老臙脂苑
春霧輕籠翡翠城因彈別鷓心如剪為妬文鴛

才真言
卷之
二
繡懶成陽臺樹密朝霞迥巫峽潮回暮渚平等
句特精工流麗與孟載詩皆七言排律妙倡第
稍異唐調耳仲珩春夜詞采桑曲皆工

孫仲衍驪山老妓行濃麗繁富殆過千言而中多
猥冗蓋歌行雖極長贍而精嚴不失逸宕之內
而紀律森然乃爲可貴不然卽萬言易與耳孫
同時嶺南黃哲亦長七言古才情少劣氣骨勝
之

永樂中姚恭靖楊文貞文敏胡文穆金文靖皆大

臣有篇什者頗以位遇掩之詩體實平正可觀
宣廟好文海內和豫雖大手希聞而名流錯出若
曾子啓劉孟熙張靜之李昌祺及閩中諸王軍
皆浸潤明風解脫元習然才俱不甚宏鉅非國
初比

成化以還詩道旁落唐人風致幾於盡隳獨李文
正才具宏通格律嚴整高步一時興起李何厥
功甚偉是時中晚宋元諸調襍興此老砥柱其
間故不易也

國朝詩流顯達無若孝廟以還李文正東陽楊文襄一清石文隱瑤謝文肅鐸吳文定寬程學士敏政凡所製作務為和平暢達演繹有餘覃研不足自時厥後李何並作宇宙一新矣

觀察開創草昧舍人繼之迪功以獨造驟乘其間考功以通方繼躅其後一時雲合景從名家不下數十故明詩首稱弘正然崔康但以文名敬夫獨長樂府自餘邊顧朱鄭之流遺集具在余備讀之揔之派流甚正聲調未舒歌行絕句時得佳篇古風律體殊少合作與嘉隆諸羽翼大槩互有短長也

李獻吉詩文山斗一代其手闢秦漢盛唐之派可謂達磨西來獨闡禪教又如曹溪卓錫萬衆皈依至品藻人倫則尚有不愜人意者如序徐昌穀集云大而未化故蹊徑存焉何元朗謂獻吉詩比之昌穀蹊徑尤甚王長公謂昌穀所未至者大也非化也世以何王為篤論則獻吉非至言駁何仲默書云君詩如風螭巨鯨步驟雖奇

和東言完 卷三 三
不足爲訓然仲默詩溫雅和平動合規矩與李
評殊不類又謂何百年萬里層見疊出今李集
此類尚多於何所極稱張光世讀芟陵集亦殊
未見超遠非何徐比

獻吉送徐昌穀詩金華數子真絕倫謂宋王諸公
也偉哉東里廊廟珍楊文貞也我師崛起楊與
李京口長沙二相也弘正以前巨擘大槩盡之
但送昌穀而不及其本郡高楊輩豈謂尚存元
調耶

古今文人蚤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蚤慧兼
斯二者獨魏陳思次則唐王子安明何仲默二
子風華神秀絕自相當然子安尚沿六代綺靡
仲默一掃千秋茅塞其識與功不可同日語也
弘正間宗工巨擘若李獻吉何仲默羅景鳴皆文
人兼氣節者崔子鍾王子衡薛君采皆文人兼
學術者

揚用脩格不能高而清新綺縟獨掇六朝之秀合
作者殊自斐然如題柳七言律云垂楊垂柳掩

芳年飛絮飛花媚遠天金距鬪雞寒食後玉蛾
翻雪煖風前別離江上還河上拋擲橋邊與路
邊遊子魂銷青塞月美人腸斷翠樓煙風流蘊
藉字字天成如初發芙蓉鮮華莫比第此等殊
不多得大槩錯綵縷金彫績滿眼耳滇中作如
春興八首語亦多工

楊五言律高柳分斜月長榆合遠天新水催飛鷁
微霜度蚤鴻等句置齊梁不復可辨卮言盛稱
王稚欽花月可憐春一首亦六朝語非盛唐也

用脩才情問學在弘正後嘉隆前挺然崛起無復
依傍自是一時之傑第詩文則餽訂多而鎔鍊
乏著述則剽襲勝而考究疎大槩議論太高者
力常不副涉獵太廣者業苦不精此古今通病
匪獨用脩也

今人因獻吉祖襲杜詩輒假仲默舍筏之說動以
牛後鷄口爲辭此未覩何集者就仲默言古詩
全法漢魏歌行短篇法杜長篇王楊四子五七
言律法杜之宏麗而兼取王岑高李之神秀卒

於自成一家冠冕當代所請門戶堂奧不過如此古人影子之說以獻吉多用杜成語故有此規自是藥石非欲其盡棄根源別安面目也今未嘗熟讀其詩熟參其語徒執斯言師心信手前人棄去拾以自珍一時流輩互相標鵠將來有識渠可盡誣譬操一壺以涉溟渤何岸之能登

陳約之高子業集序云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時則高楊爲之冠成化以來海內蘇豫縉紳

之聲喜爲流易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時則有李何爲之倡嘉靖改元後生黃秀稍稍厭棄更爲初唐之體家相凌競斌斌盛矣夫意製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畧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縉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

而舉其詞則其聲闡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
更相笑也論國初及弘正而下格調之變無如
此序之精當者

洪永以至嘉隆國朝製作又四變矣吳郡青田纖
穠綺縟一變也長沙京口典暢和平一變也北
地信陽雄深鉅麗一變也婁江歷下濤大高華
一變也

永樂以後諸子變高揚者也見謂汰尖纖而就平
實其流也庸冗厭觀嘉靖以前諸子變何李者
也見謂畧粗重而掇精華其弊也弱靡不振
初唐詞藻豐饒而氣象宏遠中唐格調流宛而意
趣悠長嘉靖之為初唐者豐饒差類宏遠未聞
為中唐者流宛頗親悠長殊乏藉使字之酷肖
不過沈宋錢劉能與開元天寶競乎故取法不
可不上也

自北地宗師老杜信陽和海岱名流馳赴雲合
而諸公質力高下強弱不齊或強才以就格或
因格而附才故弘正自二三名世外五七言律

往往剽襲陳言規模變調粗疎澁拗殊寡成章
嘉靖諸子見謂不情改創初唐斐然溢目而矜
持太甚綢繡滿前氣象既殊風神咸乏既復自
相厭棄變而大曆又變而元和風會所趨建安
開寶之調不絕如綫王李再興擴而大之一時
諸子天才競爽近體之工欲無前古盛矣

高子業視李何後出而其五言古律之二不欲作
今人一字在唐不減張曲江韋蘇州矣孫山人
五言律晚唐之卑弱者七言律晚宋之疎慢者
僅歌行一二王稚欽才高一時而制作遂無入
彀五言律稍成篇亦非上乘中年潦倒不能盡
其才耶

嘉隆並稱七子要以一時制作聲氣傳合耳然其
才殊有徑庭于鱗七言律絕高華傑起一代宗
風明卿五七言律整密沈雄足可方駕然于鱗
則用字多同明卿則用句多同故十篇而外不
耐多讀皆尺有所短也子相爽朗以才高子與
森嚴以法勝公實績麗茂秦融和第所長俱近

體耳。

長興商也。廣陵師也。迪功夷也。歷下尹也。信陽顏也。北地武也。

弘正之後。嘉隆之前。之爲律詩者。吾得二人。曰皇甫子循之五言。清空瀟灑。色相盡空。雖格本中唐。而神韻過之。曰嚴唯中之七言。鍊鍛精工。爐錘盡泯。雖格本中唐。而氣骨過之。

弘正五言律。自李何外。如薛君采之。端麗溫淳。高子業之。精深華妙。置之唐人。毫無愧色。然二君俱不能七言律。高蓋氣局所限。薛由工力未加。于鱗七言律。所以能奔走一代者。實源流早朝。秋興李頎。祖詠等詩。大率句法得之。老杜篇法得之。李頎屬對多偏枯。屬詞多重犯。是共小疵。未妨大雅。

紫氣關臨天地闊。黃金臺貯俊賢多。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少陵句也。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王維句也。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

題柱憶仙郎南州秔稻花侵縣西嶺烟霞色滿
堂李頎句也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
洲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青蓮句
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
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祖詠句也千門柳
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花迎劔佩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岑參句也凡于鱗七言律大
率本此數聯而李頎四首尤其是濟南篇法所自
弇州四部稿古詩枚李曹劉阮謝鮑庾以及青蓮

工部靡所不有亦鮮所不合歌行自青蓮工部
以至高岑王李玉川長吉近獻吉仲默諸體畢
備每效一體宛出其人時或過之樂府隨代遣
詞隨題命意詞與代變意逐題新從心不踰當
世獨步五言律宏麗之內錯綜變化不可端倪
排律百韻以上滔滔莽莽杳無涯際五七言絕
句本青蓮右丞少伯而多自出結構奇逸瀟灑
種種絕塵七言律高華整栗沉著雄深伸縮排
蕩如黃河溟渤宇宙偉觀又如龍宮海藏萬恠

和東詩宗 卷之六 三
惶惑王太常云詩家集大成手古惟子美今則
吾兄汪司馬云上下千載縱衡萬里其斯一人
而已

弘正之後繼以嘉隆風雅大備殆於無可著手而
敬美王公特拔新標異於四家七子之外古詩
歌行勁逸適爽宗吳李謝方之蔑如以配哲昆
誠無愧色五言律氣骨雖自老杜肯趣時屬右
丞至七言律卽右丞不能脫穠麗而獨以清空
簡遠出之詞直而意婉語淡而致濃此格古未

覩也唐人稱樂天廣大教化主李益清奇雅正
主二子不足當謂兩瑯琊可耳

余與友人拈二王律詩長公有花裏鳴絃千嶺色
月明飛鳥萬家春次公則飛鳥夜懸大姥夢栽
花春映赤城標長公有悲歌碣石虹高下擊筑
咸陽日動搖次公則星近長安多聚散雲深碣
石易浮沉真勅敵也

七言律大篇于鱗華山四首元美味物六十首皆
古今絕倡然于鱗四首之內軌轍已窘元美百

和真詩字 卷三十一
十一
篇之外變幻未窮

獻吉仲默各有秋興八章李專主子美何兼取盛
唐故李以骨力勝何以神韻超學何不至不失
雕龍學李不成終類畫虎

李以氣骨勝微近粗何以風神勝微近弱濟南可
謂兼之而古詩歌行不競

徐子與七言律閱大雄整卓然名家惜少沉深之
致耳品格在明卿左子相右公實於諸子最早
成律尤溫厚縝密但氣格微弱茂秦雖流暢然

自是中唐與諸公大不同

仲默昌穀外集殊不佳仲默是後人集其幼時未
成之作昌穀是後人集其初年未變之作于鱗
遺集不多却有絕佳者

中原自李何輩先達高子業以中遠繼之嗣是作
者雖篇什間存終非炳赫嘉靖中張助父最爲
傑出諸公後當首稱

高自標致前無古人論學問無如鄭漁仲論書畫
無如米元章而後人卒莫之許也二子氣質傲

誕相近觀其著述無論是非可為絕創本朝楊
用脩論詩論學亦然而疎漏尤甚三子者不同
道其趨一也

杜之和賈大減王岑李之岳陽遠慚孟杜信陽北
地並賦無題而獻吉偏工歷下瑯琊俱味雙塔
而于鱗特勝皆一日之短長非終身之優劣

國朝學杜者獻吉歌行如龍跳天門明卿近體如
虎卧鳳閣獻吉得杜之神明卿得杜之氣皆未
嘗用其一語允可為後學法

使事自老杜開山作祖晚唐若李商隱深僻可笑
宋人一代坐困此道後之作者鑒戒前規遂為
大忌國朝諸公間有用者束而未暢惟弇州信
手匠心天然湊泊千秋妙解獨擅斯人觀察系
興尤得三昧極盛之後殆難繼矣

皇甫子循以六朝語入中唐調而清空無迹楊用
脩以六朝語作初唐調而彫績滿前故知詩有
別才學貴善用

汪司馬伯玉以文章名天下中歲尤刻意詩歌五

七言近體盡刷鉛華獨存天骨雄深渾朴壁立
嘉隆諸子間自為一家非俗眼所易識也其格
調精嚴句律整峭斷削鍛鍊之工幾于毫髮亡
遺恨深于少陵者當自得之弟仲淹仲嘉並工
詩競爽世稱二仲云

詩至七言律八句之中往往冗弱况衍之十韻以
上其難可知唐老杜外作者絕少惟近王次公
壽長公十五韻豐勻整密字字精工足為此體
作祖且盡刷鉛華獨存風骨尤排律所難也

允詩初年多骨格未成晚年則意態橫放故惟中
歲工力並到神情俱茂興象諧合之際極可嘉
賞如老杜之入蜀仲默于鱗之在燕元美之伏
闕三郡明卿藏甲西征敬美檐帷蘭省皆篇篇
合作語語當行初學所當法也

老杜夔峽以後過於奔放獻吉江西以後漸失支
離仲默秦中之作畧無神彩于鱗移疾之後大
涉刻深元美鄖臺之後務趨平淡視其中年精
華雄傑往往如出二手蓋或視之太易或求之

太深或情隨事遷或力因年減雖大家不免世
返以是爲工者非余所敢知也

詩之晚年彌工者惟張肖父汪伯玉二司馬黎惟
敬歐楨伯亦不失故步皆嶺南巨擘也

獻吉學杜趨步形骸登善之模蘭亭也于鱗擬古
割裂餽飭懷仁之集聖教也必如獻言歌行于
鱗七言律斯爲雙鵬並運各極摩天之勢

張助甫五七言律高華雄爽類宗子相而精密過
之黎惟敬五七言律深靚莊嚴類梁公實而老

律過之

重臣分省出臺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歸
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函關月落聽鷄度華岳
雲開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
安右季迪送沈左司入關作壯麗和平句句大
體可爲國初七言律第一

吾婺景濂文仲珩書皆國初第一而七言律亦盛
有佳篇如承旨送張仲藻畢姻紅錦裁雲朝奠
鴈紫簫吹月夜乘鸞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

似玉堂寒舍人題水簾洞雲屋潤含珠網密月
鈎涼沁玉繩低鮫人夜織啼痕濕湘女晨粧望
眼迷皆精工華整國初似此有幾

弘正前七言律數篇外惟危素送人之嶺右有中
唐風王直西湖高啓早朝得初唐調此外或句
聯工而全篇不稱或首尾稱而氣格太卑不足
多論

當弘正時李何王號海內三才外如崔仲鳧康德
涵王子衡薛君采高子業邊廷實孫太初皆北

人也南中惟昌穀繼之華玉升之士選輩不能
得三之一嘉隆則惟李于鱗謝茂秦張助父北
人而南自王汪外七言律唐人名家不過十數
篇老杜至多不滿二百矣州乃至千數誠謂前
無古人然亦最不易讀其總萃諸家則有初唐
調有中唐調有宋調有元調有獻吉調于鱗調
其遊戲三昧則有巧語有諱語有俗語有經語
有史語有幻語此正弁州大處然律以開元軌
轍不無泛濫讀者務尋其安身立命之所乃爲

善學不然是效羅什吞針踵夸父逐日也

嘉靖初爲初唐者唐應德袁永之屠文升王汝化任少海陳約之田叔禾等爲中唐者皇甫子安華子潛吳純叔陳鳴野施子羽蔡子木等俱有集行世就中古詩冲淡當首子潛律體精華必推應德

同時爲杜者王允寧孫仲可爲六朝者黃勉之張愈先允寧於文矯健勉之於學博洽皆勝其詩咏物七言律唐自花宮仙梵外絕少佳者國初季

迪梅花孟載苦草海叟白燕皆膾炙人口而格調卑卑僅可主盟元宋獻吉題竹仲默鱗魚于鱗雙塔始爲絕到元美至六十餘篇則前古所無也

弘正間詩流特衆然皆追逐李何士選繼之升之近夫獻吉派也華玉君采望之仲鶚仲默派也昌穀雖服膺獻吉然絕自名家遂成鼎足

以唐人與明並論唐有王楊盧駱明則高楊張徐唐有工部青蓮明則弇州北郡唐有摩詰浩然

少伯李頎岑參明則仲默昌穀于鱗明卿敬美
才力悉敵惟宣成際無陳杜沈宋比而弘正嘉
隆羽翼特廣亦盛唐所無也

唐歌行如青蓮工部五言律排律如子美摩詰七
言律如杜甫王維李頎五言絕如右丞供奉七
言絕如太白龍標皆千秋絕技明則北郡弇州
之歌行仲默明卿之五言律信陽歷下吳郡武
昌之七言律元美之五言排律五言絕于鱗之
七言絕可謂異代同工至騷不如楚賦不及漢

古詩不逮東西二京則唐與明一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學詩宗

卷之六

七

與方子服論詩

王穉登

足下吳人也吳人之詩大率驕淫綺靡之思多輕
慨激烈之音少足下毅然欲盡洗其陋于鄉國
辭人及當代闡奇登藻之士舉莫當意而獨于
關西李氏之作咨嗟擊節命為絕倡此則鄙人
所未喻也中興宗匠夙稱李君當其文采葩流
辭條豐鬱山龍藻火之文章黃鍾玉磬之音韻
宮商朱紫盈耳炫目誠亦一代之奇也然僕以
為李君之詩功崇而業淺何謂功崇而業淺蓋

明朝以來作者絕響聲律之學幾乎掃地其或
為當時之嘖嘖者取覽其文悉皆死聲木色庸
近卑下不可垂之後世獨其氣質朴厚未可泯
沒逮乎英皇之朝則益猥弱雕瑣無足采觀又
并其氣而亡之矣李君生於弘治正德之間崛
起關隴蛟騰虎視力挽七朝之廢身濟百年之
溺指而號於衆曰古不漢魏非古也律不盛唐
非律也一時海岱英靈之士翕然趨之而風雅
之學亦遂復振今讀其詩吾獨惜其調高而意

直才大而情疎體正而律庸力有餘而巧不足
也何則矯枉太過和平不及摹倣刻深陶鎔未
暇凡有識者不言可知此猶戰國嬴秦之後繼
以炎劉方其持寶鏑斬白蛇除煩章削苛政其
功非不快也然問其詩書則陸生爾矣禮樂則
叔孫通爾矣僕以為李君之詩撥亂反正之力
多粉飾太平之事少所謂可與創造難與守成
故曰功崇而業淺也武宗之時文士輩出李君
赤幟于關西徐子白眉于東海李資弘亮徐學

精深長才絕力則徐不逮李清聲古色則李不逮徐蓋李君之才產于北郡其地土厚水深其民莊重質直其詩發揚蹈厲吾吳土風清嘉民生韶俊故其詩亦冲和蘊藉政自不能一律齊也僕謂武皇草昧之頃難少李君今日全盛之時當多徐子何哉時異而勢不同耳故曰分路揚鑣城門一軌畫虎類狗識者病馬足下賤家丘之易而效邯鄲之步舍熊掌之珍而甘嗜魚之癖不已謬乎雖然匠不為拙工而廢繩墨羿

不為拙射而變穀率三百篇者詩之繩墨穀率也今之作者即不能為三百篇然古詩必準于建安黃初律詩必期于開元天寶詩云尚有典刑此之謂也若夫寄興含思比物醜類會美善于一塗融情議于兩得則化裁之妙運于一心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足下努力而已

與友人論詩

屠隆

里中有友人見過與僕抵掌談詩文自三百篇下逮唐人若李杜若高岑王孟以及我朝李獻吉李于鱗王元美諸公迤置喙焉而獨推宋人詩若蘇長公輩及我朝楊用脩及一不知名某秀廉謂周漢間文字不可學獨昌黎氏可學唐人惟杜少陵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比物連彙字句皆鑿鑿有據景與意會情緣事起隨地布語不執一塗其最可喜者不避粗硬不諱朴野縱

其才情之所之若無意爲詩者李太白凌空駕
語務言言蕭灑都不切事情如詩何杜萬景皆
實而李萬景皆虛杜深於賦而李獨長於興然
杜猶恨其時有詩人之態耳僕謂老杜大家言
其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是已乃其所以擅場
當時稱雄百代者則多得之悲壯瑰麗沉鬱頓
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諱朴野固云無所不有亦
其資性則然老杜所稱擅場在此不在彼明矣
而謂杜之妙在粗朴何也且杜亦自云平生性

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良工苦心往往形
神爲索而謂杜無意於詩且不擊登聞鼓訟寃
乎李杜品格誠有辨矣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
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
倪乃右實而左虛而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辨
何與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畫馬行諸作
神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群品安在其萬
景皆實而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慷慨沉
著安在其萬景皆虛夫品格旣高風韻自遠凌

空駕語何害大雅屈大夫傷時眷主見諸篇什
誠然實景至其遠遊等篇凌虛徑度豈不高哉
大人凌雲疇非佳境遊仙招隱亦是美談今夫
登閣風坐天姥傍日月挾飛仙卽不能至言以
快心思之神王豈必據寸壤處蓬茨盤跚蹶躄
食飲而已然後爲實景可貴哉賦之與興六義
所該詩人何可不有而謂杜深於賦李獨長於
興且以此置雌黃焉何居杜如垂老新婚潼關
石壕兵車出塞悲陳濤哀江頭賦也紀行懷古

赤霄朱鳳秋風佳人何謂無興也李如飛龍懷
仙天姥太白興也大雅蟾蜍南箕北斗興也何
非賦也客曰李杜之詩之美猶可識李杜而下
無論其他卽如世所稱王揚沈宋高岑王孟其
美安在藉令諸公得意之詩爲後人所遞相贈
炙者嘗試存其篇什掩其姓名而謂爲近世之
作人柰何能知其美也僕曰人柰何能不知其
美也於此不知安用詩爲又云唐人安得有詩
夫天下事物無盡情景累移唐人都不能隨事

觸景創出胸臆或博蒐古今奇文奧義多所鋪
陳而徒以天地山川風雲草木數字遞相祖述
稍變換而爲之蓋千篇一什也而且自謂能發
抒性靈長於興趣安在其爲詩且詩道大矣鴻
鉅者纖細者雄偉者尖新者雅者俗者虛者實
者輕而清者重而濁者華而縟者朴而野者流
利而俊響者艱深而詰屈者景之所觸質直固
可情之所向俚下亦可才之所極博綜猥瑣亦
可如是乃稱無所不有茲老杜之所用擅場也

而唐人徒用麗字秀語爲聲俊取其鼓吹鏗然
如出一口今之王李如足下往往誦法唐人務
爲工緻而已于鱗旣已若此足下何不廣心自
縱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自爲一家言
以傑然特立諸公之上而徒沾沾工緻自喜學
唐人不成卽又爲于鱗而已僕謂何言之易也
唐人長於興趣興趣所到固非拘攣一途且天
地山川風雲草木止數字耳陶鑄旣深變化若
鬼卽不出此數字而起伏頓挫迴合正變萬狀

錯出悲壯沉鬱清空流利迥乎不齊而總之協於宮商嫺於音節固琅然可誦也子徒以其琅然可誦也而謂一切工緻已爾唐人不又稱大寬乎誠如子云詩道不已雜乎詩者非他人聲韻而成詩以吟咏寫性情者也固非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詭者也卽欲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詭曷不爲汲冢竹書廣成素問山海經爾雅本草水經齊諧博物淮南呂覽諸書何詩之爲也且詩出

於三百篇三百篇誠多識鳥獸草木然不過就其所見觸物而爲之何嘗炫奇標異試取三百篇而讀之大率閒雅且都出於田夫里婦之口何者不委宛曲折琅然可誦而乃務以朴野質直爲能自脫筆墨蹊徑不落藩籬乎老杜語多質朴濫觴蘇黃諸君不知老杜之所以高妙特立正不在此矣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如陰房鬼火青壤道哀湍瀉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如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

病獨登臺如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
陰如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如五
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如永夜角聲
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如金粟堆前松柏裡
龍媒去盡鳥呼風如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
古凡馬空不大悲壯乎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
未了如公主歌黃鵠君三指台日如中宵驅車
去飲馬寒塘流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如
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如吳楚東南坼乾坤

日夜浮如星隨平野濶月漫大江流如詔從三
殿去碑到百蠻開如山河扶綉戶日月近雕梁
如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如浮雲連海岱平
野入青徐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
今如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如江
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不大瑰麗乎
如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如天寒翠袖薄日
暮倚脩竹如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如妾身
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如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

梁如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如少壯幾時柰
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如古人白骨生青苔如
何不飲令心哀如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
橫門道如君王舊跡令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如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如暗水流花徑春
星帶草堂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如親朋
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如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
前如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如疎
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如畫圖省識

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不大宛轉流利乎老
杜之美其大者灼灼若是乃一切置不論而獨
取其粗朴以爲擅場老杜有靈不胡盧地下乎
又云今人文章往往好學周漢周漢之文非不
美顧何可學學而不成祇增醜耳余曰韓昌黎
何如曰昌黎蓋文章家之武庫也何所不有矣
且其文大氏雅馴不詭於大道然則朱仲晦之
註疏可學與曰彼蓋有意爲文者也美宜矣余
曰不然周漢之文與昌黎文具在業已有定品

無庸短長且人亦何學也脫人能立剖判之先
出六合之外從前人之所不道而高自出奇又
何學也卽學矣獨柰何能舍周漢而學昌黎氏
也謂昌黎無所不有周漢獨何所無邪謂昌黎
不詭於大道周漢獨於大道詭邪仲晦無意為
文卽無論工拙六經獨有意為邪無論無不有
也無有也周漢之文美也無論美也周漢也無
論不美也昌黎也無論有意為也無意為也六
經之文合大道也無論大道合不合也六經美
也無論美也六經也仲晦氏也同日語矣

焦氏筆乘

焦竑

余家有鄭善夫批點杜詩其指摘疵類不遺餘力然實子美之知己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真處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爲貴但可以爲難而

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爲詩雅道大壞由杜老起之也一云杜陵只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如孟詩云當杯已入手歌妓莫停聲便自風度視玉佩仍當歌不啻霄壤矣此詩終以興致爲宗而氣格反爲病也善夫之詩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而又知其敝者也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

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
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
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二語
風致較逖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毛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見月懷人能道意中事
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窺明
月子美夢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
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
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

和東言字 卷三
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類甚多大抵出自陳風也

何遜之詩極爲少陵推服嘗曰能詩何水曹是也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騷頭等語今集中無之則軼者不少矣他如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花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繞樯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諸語皆采爲己句但少異耳

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爲佳然遜句如此者甚多如天幕遠山清潮去遙沙出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文室墮傾城佩門交接慙車蕭散煙霞晚淒涼江漢秋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枝橫卻月觀花遠凌風臺又水影漾長橋蛺蝶縈空戲川平看鳥遠皆秀拔可喜顏黃門乃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不幾於失實乎哉

崔署踏歌詞二首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

栽錦繡翡翠帖花黃歌響舞行分豔色動流光
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壺催夜盡羅袖舞
寒輕笑樂暢懽情不盡看天明末十字上七下
三新體妙思前此未有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
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厨禁籞云此詩舍不
盡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
絕句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
上人衣來董道畫跋更有王維人家在仙掌雲

氣欲生衣二句今集中俱不載

退之贈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
終始許顛云玉川子春秋傳漢家舊有之辭簡
而遠得聖人之意則玉川又有經學不但能詩
而已晚唐詩人予最喜玉川子及司空表聖二
人人品甚高不為勢利所汨沒故其詩能不涉
世俗蹊徑此非具隻眼者安能別之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幸不折來傷
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蓋情在景中意超物外

最得詠物之妙李群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
亭亭待夕陽方之爲著相矣前此何遜枝橫卻
月觀樹繞凌風臺後周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
悟有香來二詩可謂得其半神

花鳥之詩最嫌太著余喜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
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花之神韻宛然在
掬謂之寫生手可也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
頭翁垂綸幾年也一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

詩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
効丘也亦瀟灑可喜他若山如仁者壽風似聖
之清大類學究口吻不足言詩矣

定襄伯郭登嫺於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
爭衡嘗記其二詩哀征人云天迷離水嗚咽戰
馬無聲寶刀折冤鬼慘酸啼夜月青燐熒熒明
又城照見征夫戰時血客中春晚云遠塞書難
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歲不曾來

韋蘇州詩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間條

然在目荆公隣雞生午寂芳草弄秋妍雖語出
韋然亦工絕矣

葛常之云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
里歸思欲迷雲一灘又窓前一榻篆煙碧門外
四山秋葉紅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
少觀其體格不過煙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徐
師川乃極稱之何耶

晉時沃州山帛道猷陵峯採藥詩後人截取四句
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

有人誦之更覺高妙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
忽有人家笑語聲僧參寥隔林彷彿聞機杼知
有人家在翠微皆竊其意然誦二詩益見道猷
之工學者知二詩不知道猷可與言詩矣

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解者紛
紛殊未愜意余曰人以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
不知此其所輕為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
伊侶而失蕭曹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殲僅
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詩八句一

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

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憫勞者之口則爲正
雅而出於困後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
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
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
桓叔段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
者之口則可錄也

詩論

李維楨

譚者曰唐以詩進士童而習之故盛士以詩應舉
追趨逐嗜故衰少陵宗工曾不得一第右丞維
伶人而奏技主家于詩品何損也貞觀開元二
帝以豪爽典則先天下詩宜盛而最闇弱者中
宗能大振雅道卽德文兩朝不及中晚人才樸
遯詩宜衰彼元白錢劉柳州姑無論昌黎望若
山斗猶且服膺工部供奉而避其光燄何也古
者上自人主下自學士大夫以及細民莫不爲

和真詩宗 卷六
詩而詩盛衰之機在上後世細民不知詩人主
罕言詩僅學士大夫私其緒而詩盛衰之機在
下長慶西崑玉臺能爲體以自標異而無能使
人盡爲其體少陵詩盛行迺在革命之代其轉
移化導之力詎足望人主乎則唐與古殊矣樂
八音皆詩詩三百皆樂唐人樂府已非漢魏六
朝之舊自郊廟而外時采五七言絕句長篇中
雋語被絃管而歌之代不數人人不數章則唐
與古殊矣六朝以上惟樂府選詩眉目小別六

致固同至唐而益以律絕歌行諸體曷不相侔
夫一家之言易工而衆妙之門難兼則唐與古
殊矣先王辨論官才勸懲嫩惡于詩焉資其極
至于饗神祇而若鳥獸善作者莫如周公董董
可數他皆太史所采稍爲潤色春秋列國卿大
夫稱詩觀志大抵述舊而唐一人之詩常數倍
于三百篇一切慶弔問遺遂以充筐篚餼牽用
愈濫而趨愈下則唐與古殊矣三百篇刪自仲
尼材高而不炫奇學富而不務華漢魏近古十

肖二三六朝厭爲卑近而求勝於字與句然其
材相萬矣故博而傷雅巧而傷質唐人監六朝
之弊而歲濯其字句以當於溫柔敦厚之旨然
其學相萬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窺要其盛衰
可畧而言律體情勝則俚才勝則離法嚴而韻
諧意貫而語秀初盛奪千古之幟後無來者絕
句不必長才而可以情勝初盛饒爲之中晚固
無讓也歌行伸縮由人卽情才俱勝俱不失體
中晚人議論多而敦琢踈故無取焉初盛諸子

啜六朝餘瀝爲古選不足論子昂應物復失之
形迹之內李杜一大家故自濯濯喪之不越
唐調不敢目以漢魏况三百乎漢魏六朝遞變
其體爲唐而唐體迄于今自如後唐而詩衰莫
如宋有出于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
加于初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
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益
乎不佞竊謂今之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太
過卽事對物情與景合而有言幹之以風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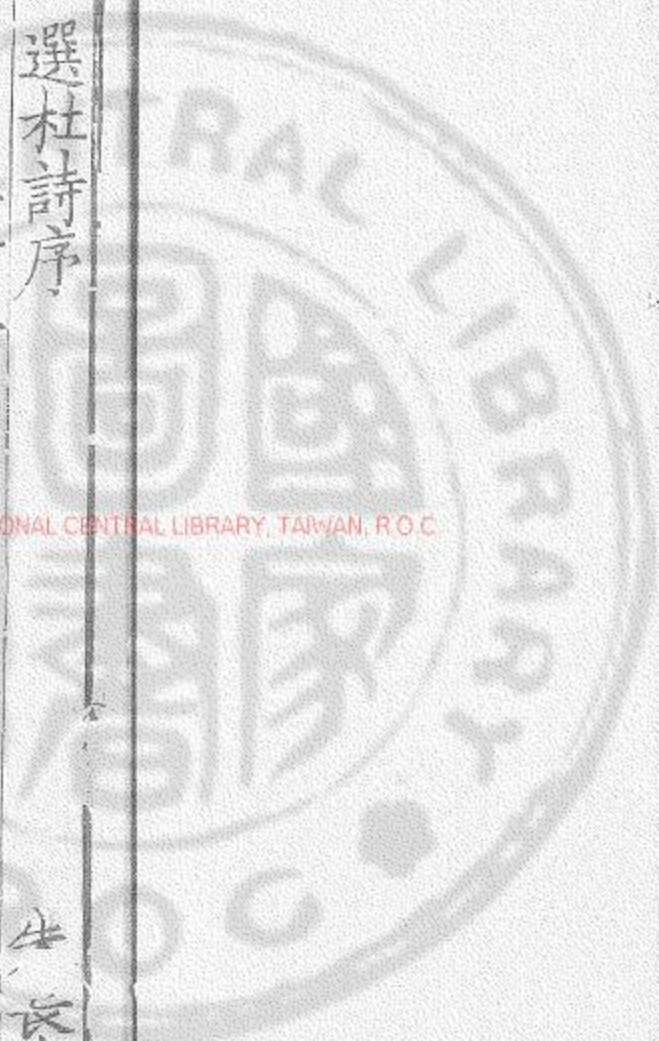
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爾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弔詭蒐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宴遊則興寄清遠朝饗侍從則制存莊麗邊塞征伐則悽惋悲壯睽離患難則沈痛感慨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懼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於悽惋悲壯沈痛感慨過也律體出而才下者沿襲為應酬之具才偏者馳騁為誇詡之資而選古幾廢矣好大者復諱其短強其所未至而務收各家之長撮諸體之勝攬

擷多而精華少摹擬勤而本真漓是皆不善學唐者也

選杜詩序

生長春

海內習杜詩今特盛吳有鄭子王子特異其習也
若不習也非世謂習也蓋兩子習十年餘矣而
得余特起若旦暮然余蓋見鄭子所自抄杜詩
序云其言曰道性情者詩之本古有詩無法今
有法無詩因陳天下學杜詞家三病語截截有
致也余讀而歎曰何其憂乎憤世之言也故曰
吾明詩之本也詩安得無法今夫瘖者嘶者舌
木者齒豁者唇缺者鼻勳者皆不可歌此皆失



其元聲者也若以令神巧輔清喉童兒授之篇
數不教以如亢如墜纍纍等法直張口而呼烏
烏則巷中里下頑兒婦女接手蹋足延聲相和
之曲不比而登於堂上也又不工者也詩安得
無法吾所謂法非沈約之法蓋詩在成周始盛
而孔子刪二代列國朝里雜唱歌什定篇三百
其法始嚴蓋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
哀情性也不淫不傷非法何以得乎要以情性
為主法為輔輔具而主善大約歸之不可協

焉自騷聲賦誦廟曲樂府歌謠長短參差變方
屈宋蘇李栢梁鄴中諸流未有遺法而况至於
律則音節諧和從風不舛法久益嚴自然之勢
也杜氏蓋備衆體而律為最其於詩蓋乃法家
深文無害者哉嘗訂其法有四非自杜始古法
也四法者由性情設還為性情制介胄之夫賁
起章甫之士脩容草莽之子夷率山林之客道
遙入朝極辯履險多危思婦悲銜逐臣恨飲別
旅興致集讌增懷戚俗無容朋遊感義其於情

也有理理不可焚其法在體聲過則厲調過則離情過則柔理過則贅大亢而比殺太宛而比慢太流而比濫太苦而比數豪心者蕩焉拘節者畜焉榮華之人麗焉靡靡者淫焉俗夫鄙焉溺無制焉其於情也有僻僻不可任其法在格首尾合以亭也骨脉通以王也節奏諧以中也布置當以勻也不穠不枯不局不踰不方不歎不厲不離無情而若有情至若不深其整若亂其高若平不言而意存其於情也爲細合乃成

方其法在章高如山下如水清如風曠如天動如雲一質一文迭相爲經小大疏密不相奪倫如鐘發聲中闕以平旣闕有音一言不可更一字易而不成聲其於情也爲佐變化無窮其法在句句合成章章合成格格合成體體合成詩此法古法也而獨備杜甫當是時唐中葉衰天下定復亂亂復安數四甫以介忠孤憤身丁盛衰多故而又自初流迹吳落以至脫難赴主服官抗詞逋遷奔走其家族弟妹妻兒散不相顧

平生故交多零落浮沈生死別離之思而親遭
饑寒困頓免死偷安一切寄之詩而感多思深
畢其才於吟故其發情性至真至變法亦稱焉
此所云主立而輔具者哉甫性貞志苦身擔古
人之事以挽世興雅為務自言曰作者寸心知
曰晚節漸于詩律細律是法也細詳矣今取其
詩篇一一按前四法無不應性情者故可備式
因論其指夫衣者抒而為疋剪而為幅縫而合
之緣而飾之成而服之狼狽無異陳衣然使人

裸而毀服被褐之博立中朝則童子八之矣故
由前則無性情之喻由後則無法之喻也詩安
得無法鄭子明詩之本也予以此言也示王子
王子曰然故當兩行之因序於後

朱長春

詩自序

不佞蓋嘗論詩至難自為詩十年未嘗敢自滿志
也嘗皇皇恐一言之無比於古嘗畸於人不敢
為溺音習移又未嘗敢叫囂自壯與世諸君子
善鳴堅白標亢故十年不求名人亦不我名然

以名如諸君子雖燁然傾一世不佞亦不敢願
焉歲己丑冬過吳門訪李叔玄於虎關叔玄少
年希古甚盛自爲詩美秀有唐人之聲則索予
詩讀之爽然大喜相結以不佞者能不爲今之
詩也叔玄苦持去刻之業不得止叔玄顧叔玄
獨好謂我能不爲今亡謂今將目我爲不祥厲
物哉我故不愛名如譽人者不自爲地乃不辭
自爲解以序曰詩之用尚矣不佞何敢與焉其
義則竊聞之詩者施也施之章曲道志詩者

持也持之禮義善其情兩者備而後節詩爲
故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三百九歌無議矣古
體絕於正始近體絕於大曆非其比詠聲華之
絕施不諧而持不正也要以古人言志理情則
爲無詩故詩有本有末亢者夷者深茂者清冲
者奇者典者華鮮者吟焉各得其性之所近總
歸於和諧無不合則有本之故如百昌生而有
根未有離情而得爲詩今世之言詩者家宗漢
魏人擬開寶以爲絜宋元則斌斌盛哉然名耳

其實亡以過夸大之士鞭叱風雲睥睨天地目
為高矣然而沈洋無當遠不相次則傷體也博
比之士稽按成言鉤引故實目為富然而補綴
離跂而結屈不可韻則掩於情也都華之士采
鮮美揚聲調爛然鏗然目為工然而塗飾逐外
往往偽而去其真則無質也樸古之士損約文
物酌施情理以要於雅而其希踪太過高而鬱
乾而無聲則又質而不成方也清貴之士恬簡
自好冲情諧曲以要於和而其易而付拘而不

能變致澁而骨曼則又不成松也此元之最佳
神之不善之或二章之不合調之或諧理之
不中篇之或成體之不適其末未嘗不似而本
稍陵夷也夫使天下之物若薰蕕雖盡無薰不
累有薰外而猶中且令天下不知薰故孔子曰
惡似而非此微寧無過宋元殆又甚哉不佞心
塞而目能辨真性孤不能同波於時而有古癖
自少居平憤憤以為詩雖小技然大雅關天地
元音萬古不可磨滅故時猶往往與淫蛙迭進

退而定自中唐以來沿到今垂千年響絕寥矣
雖曰世喪道則人心亦使然夫好名速成護拙
欺人賢豪才子往往有之故始不得不借色以
徇行既則流遁而錮情其究不知古人之是而
已之非以旦夕虛名熏心號曰陵古而無前妄
古人已陳無口莫舌爭矣百年之後吾等亦無
口而使後人寘我同古人委定其短長夫措足
何地乎唐十才子以來今聲稱得無如前坦
生聰明嘔肝之用竟令聲與名滅不取義不可

出此自弱冠鄉舉後與里鄒允升得知所
為古人詩三年而求之意倪知有端矣未得
骨又三年而求之體局知有會矣未得其機尋
仕為令膠膠日夜簿書徵會之不給廢墮故業
為詩亦耘耘支離似不可進於技已乃艱歸社
門五年重得閒汎濫於諸家初深求之一年而
率二年而出又微求之一年而渾二年而揚今
乃求之罔象於古人神境有無離合妙解旦暮
之指稍稍涉涯而望中似津津焉然又瞠後之

界過此未知所力已茲矣不知所進故不佞獨
論詩至難柰何今爲詩易之也易者從外難者
從內穀種於土發爲苗穎而采苗穎不可生穀
故內求之其勢必出而外不可復入故曰傳神
全在阿堵中四體何關哉雖然不佞大言矣行
之惟艱能不爲今不能爲古幾莊周言寄躡者
之造悲耶若夫不悅遠而高不結屈而博華而
實雅而韻清中而玉川古之人古之人哉庶
千秋雅道之屬乎 國家運至隆作 至六天

下至大以爲卓絕 代之言家起而任之長春以付
執業氏首而事焉詩興意在茲乎意在茲乎